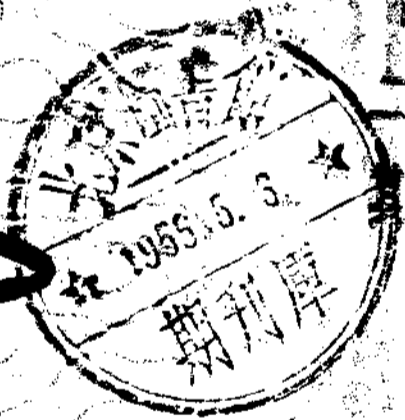


偵探世界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偵探世界第二十二期目錄

李蠻牛

偵探小說雜誌

蛀蟲

白光如電

怪病人

出獄後

偵探小說的壽命

園屍

溝中銀幣

我的婚姻

糊奸團

程瞻廈

姚廣慶

馬二先生

王定庵

胡寄塵

徐卓呆

芝岩

王天恨

關北徐公

程小青

黃梅隱

偵探世界第二十二期目錄

天甯寺僧

路工仇殺案

法庭上之時鐘

跛道人

很奇怪的一封信

顏希回

第二號室

桂林僧

近代俠義英雄傳

(兩回)

金惕夫

鹿厂

卓弗靈

穎川秋水

王蟬塵

金惕夫

程小青

金惕夫

不肖生



程瞻廬先生。擅長社會和滑稽兩派的小說。武俠作品很少。這次他偶爾高興。作了一篇「李蠻牛」。寄給本雜誌。情節詼詼。筆致輕靈。想愛閱程先生著作者。定必歡迎也。馬二先生的「蛀蟲」。是一篇曲折而有深味的譯稿。一結尤令人叫絕。

人們在肉慾衝動的時候。又受了不良社會的引誘。品格極易墮落。結果或且不顧道德和名譽。做出種種犯罪行為。雖然是個人意念不堅。論造因。還當歸罪於萬惡的環境。寄塵欲為社會下針砭。特做了一篇「怪病人」。寄意於微。不露痕跡。然而絃外餘音。會心不遠。確是有功世道之作。

頃得吳說修君來函。對於滑稽體偵探小說。絕端反對。勸我們不必登載。并云。如欲登載。不妨另設滑稽一欄。同人考察之下。覺得滑稽偵探小說。也是個中之一體。未可偏廢。不登一節。似難照辦。至於另設滑稽一欄。倒是一樁善政。稍緩即當着手。因在此先答覆數語。以謝吳君。并請大多數讀者指教。



這一期爲本誌第一年上半卷的一個小結束。從下期起想把編制改變一下。并添出幾個門類來。想來諸君是贊成的。至於排列上面。也想加意經營。務求繁簡得當。文質相稱。能調和眼光。而不取厭於讀者。其餘有可刷新地方。也總努力幹去。總之。此後我們雖不敢說精益求精。但總抱著很熱的一顆心。取著漸進的態度。逐步向前進行。使讀者益讀益滿意。益讀益高興。這纔合我們的初衷啊。

下期爲下半卷的第一期。故將材料特別加多。篇幅較之平常。要增添三分之一。用報讀者愛護本誌之雅意。如今且將內容預先披露一下。短篇小說。有程小青先生的「不可思議」。是一篇霍桑探案。向愷然先生的「紀林齊青師徒軼事」。是一篇紀實體武俠小說。這兩種作品都是很名貴的。也都是外間所最愛讀的。我們竟一期中把他登了出來。這種機會真正難得。徐卓呆先生的「賊醫病」。妙趣環生。胡寄塵先生的「今游俠傳」。情文



並茂。這都是他們各人最擅長的一體。足當珠聯璧合四字。沈禹鍾先生的「空篋」。情節好的了不得。文字高的了不得。并且還是他偵探小說中一篇處女作。我們倒不可等閒視之啊。趙茗狂先生的「黑夜賊眼」。是說一個人自己去偵探自己所犯的案子。佈局之奇。為從來所未有。據他自己說。也是年來最刻苦經營的一篇偵探小說咧。餘如張碧梧先生之「一張名片」。何樸齋先生之「毒針」。顧明道先生之「俠女復仇記」。張無諍先生之「斧」。皆為不可多得之作。此外又有五分鐘小說三篇。短峭而有趣。致當為諸君所愛讀。雜作一方。「有銀幕上的偵探」。「偵探談話會」。「二門」都是新添出來的。所載皆為極有趣味的作品。諸君看了。一定滿意。更有偵探謎一種。足供研索。作為餘興。總之。我這一張口。也說不了這許多。橫豎再過半月。這第十三期也就出來了。諸君看見以後。包管要誇讚我一聲。說我講的是實話。倒不是在那裏吹牛呢。

色特書本

① 搜羅宏富 本書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
 萬言新奇 妙與衆不同曲調技術樣樣精工此
 一編包教 視聽皆娛
 括圖美觀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美術大
 家精繪插圖 四百餘幅左右字與趣倍濃精美雅
 麗至堪悅目 本書精裝一巨冊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裝訂精雅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風雅異常 定價低廉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定價低廉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普及定價 低廉僅收成本



全一巨冊 價洋八角

目編書全

- ▲ 曲調遊戲
- ▲ 戲劇遊戲
- ▲ 音樂遊戲
- ▲ 魔術遊戲
- ▲ 文字遊戲
- ▲ 笑話遊戲
- ▲ 酒令遊戲
- ▲ 手談遊戲
- ▲ 栽花遊戲
- ▲ 養物遊戲
- ▲ 益智遊戲
- ▲ 兒童遊戲
- ▲ 運動遊戲
- ▲ 體操遊戲
- ▲ 養球遊戲
-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本書係採集古今中外許多著名戲劇家音
 樂家魔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藝家音
 種分門別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
 目分門別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
 雪消人快之精神無窮萬般煩惱頓刻
 謂盡速購閱之能事窮樂之大觀與各界男女
 盡速購閱之能事窮樂之大觀與各界男女

不可不備——「遊戲全書」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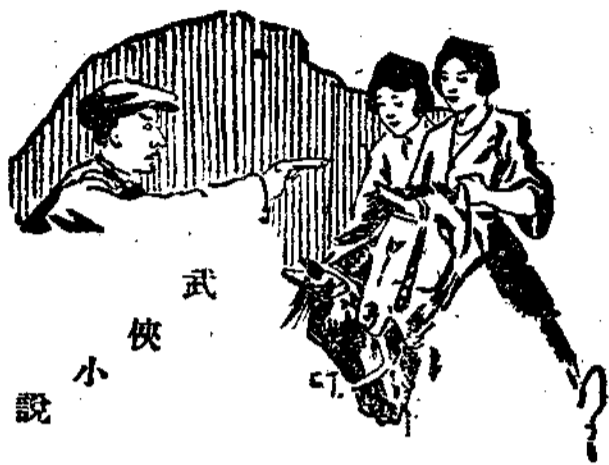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安徽繁昌縣畫家杜癩鶴君曾以嬰孩自己藥片治愈其二歲公子之患腹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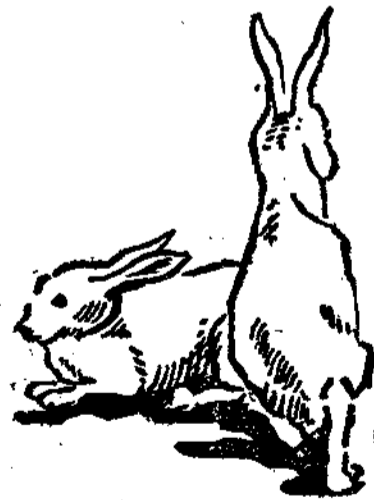
壯脹等症治愈
已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嬰孩得充分之安眠症遂無形
 孩痊可為日未久因而將藥
 自片之功舉薦其親友服用
 已來函云敝親朱君劍夫之
 藥半歲小孩忽患腹脹鄙人
 曾飲以餘藥應手奏效如
 著試驗之稱兒科救命仙丹
 奇感激之稱愧無酬報謹具
 於數行聊以介紹於世之有
 安嬰孩者俾得問津而咸登
 徽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
 省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



李蠻牛

程瞻廬



武俠的人物。現在不聽得有人提起啊。人家提起的總是過去時代的人物。

說

村林罅樹隙遠遠望見那黃土的牆白板的門。這便是村民薈萃的所在。全村約莫有八九十戶人家。都是務農為活的天高皇帝遠無拘無束。休說皇帝便是芝麻大的官員也沒有。一個然而八九十戶的裏面卻有一座土地廟。戴紗帽穿紅袍的土地不言不笑不動不變在這裏坐鎮一方。鄉村有廟無衙門。可見陰司的官員總比着陽世的官員多過好幾倍咧。

夕陽光中有數十個鄉村男女團團的立在廟場上。成一個大棧棧圈兒。大圈子裏面有一個

光着膊的莽漢當衆賣弄本領舞動一副石擔子正舞得起勁這石擔子非同小可胳膊粗的竹槓兩端各裝着一個石輪石輪足有磨盤般大小約莫計算該有七八十斤那莽漢輕輕提起毫不費力放上肩背轉盤兒似的轉將起來瞧得人眼花撩亂但覺得呼呼的冷風射面膽小的婦人們慌得倒躲倒躲膽大的男子們震天似的喝起彩來彩聲高處猛聽得騰的一響激得地皮都動那莽漢早丟下石擔子面不紅聲不喘笑吟吟向衆說道好麼……徐卻啞叭誰敢不道一聲好不看別的但看方才丟下的石擔子兩端的石輪有小半葬在泥土裏他一丟有多少力量無怪震得地皮都顫動那時大家都讚道張大哥好大力量我們今年的田稻豐盛蠶桑興旺都仗着大哥的神威張大哥也不謙遜徐徐的穿好衣服和着許多鄉人同到土地廟裏喝大碗的酒吃大塊的肉

大虹村的風氣鄉民很崇拜的是土地偶像一年的農桑好不好都仗着這不言不笑不動不變的老土地元宵左右聯合四村的農民出那土地賽會大鑼大鼓擁着這土地神轎到四處去出風頭那一村的神轎搶在前面便是那一村的農桑發達爲有賽會搶路往往鬧出打架的風潮那怕打得頭破血流只要神轎不會落在後面便是占了一個大大的勝着接連兩三

年大虹村的土地神轎。總不會搶着頭名。果然農桑只有六成七成。卻不能盼到十成大熟。這年輪着村民尤大根當會首。又怕神轎落了後。偶從硤石鎮上碰見一個江湖賣技的張德海。使弄一副石擔子。大家都讚他一聲神勇。不覺暗暗心動。回到大虹村。向村民醮集了一筆聘金。聘請張德海到來做賽會的保鏢。土地神的黃天霸果然這天賽會大虹村的土地神轎不會落後。有幾處鄰村的神轎飛風似的搶向前來吃那張德海伸臂一攔。抬轎的脚下早打着倒車。只是上前不得。大虹村占了勝着。歡歡喜喜的擁着土地神回廟。張德海餘勇可賈。還在廟場上賣弄一番。本領才到裏面去喝酒。

忽忽三四天。張德海住在廟裏。只不想走。鎮日喝得爛醉。在這左近的人家亂闖。遇着年輕的婦女。便不尷不尬的說些風情話。婦女們見了他。和見了鬼怪似的。便有人暗地裏埋怨尤大根。說不該聘請這麼一個人來。老賴在這裏。早晚便要鬧出亂子。不如早早打發他走路。尤大根怎不着急。一召將容易遣將難。一召了他來。卻沒有法兒遣發他走。只得湊集些川費。堆着笑臉。勸德海上路。說荒村裏面不是英雄久居的地方。大哥前程遠大。請到別處去建功立業。德海把川資向懷裏一攥。睜圓着雙眼。喝道。你要老子上路。麼容易。麼容易。只要有人。和老子比。

一比本領誰贏得老子老子立刻便跑贏不得老子老子一百年也不跑三餐酒飯只好一輩子叨擾你們大根討了沒趣白白的花了川費德海兀不肯動身

硤石鎮上的徐春波忙着嫁女女兒翠香年方二八很有幾分姿色從小配給尤大根的兒子順林爲妻這天賓客盈門都到徐宅來賀喜尤宅備了花轎大吹大打把翠香娶去春波送女上轎以後便陪着賓客猜拳飲酒正在熱鬧的當兒忽見那送嫁的長工滿頭極汗氣急敗壞的跑來報信說好不好我家的姑娘被一個惡客霸佔去了春波大驚忙問這話怎麼講長工拭抹着額上的汗喘了一會子才說花轎到了男宅伴娘扶出新娘和新郎參拜了天地送入洞房驀地裏跑來一個手提石擔子的惡客直闖到新房門口騰的一聲把石擔子擦在地上兩個石輪都牢牢的嵌入地皮縫裏他便搶步入房一手提着新郎一手提着伴娘都向門外撩去跌得新郎和伴娘滿嘴臉的鮮血直淋可憐我家的翠香姑娘逃走不得被他緊閉在房裏只是號啕大哭尤大根慌了手脚隔着房門千英雄萬英雄的苦苦央求他開了房門甚麼話都好說那惡客在房裏答道要我開門麼容易容易只要有人把門外的石擔子一手提得起來老子立刻開門便跑要不是呢便要借着新房新牀新被褥和這新娘成親過了一

宵再和你們講話。尤大根益發慌了。跪在門外蓬蓬的磕着響頭。求他賞個體面。不要難爲了。新娘惡客說。瞧你分上和你立個期限。老子規矩的陪着新娘。陪到天色黑暗。在這當兒。再沒有人來提石擔子。老子便不和你們客氣了。你們有本領的快快來提這石擔子。那時男宅的親戚朋友。個個怒火冲天。待要結夥兒打進房門。只因新娘在他掌中。生怕先吃了他的虧待。要好好的請他開門。又沒人提得動這石擔子。左右兩難。這便如何是好……長工報告完畢。徐春波嚇得面如土色。春波的娘子和兒女。都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滿座賓朋紛紛詫異。有的說。報官請兵。有的說。糾合着大眾前去捉住歹人。救出姑娘。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卻見那挑水的小廝。李小二在人叢中。笑得前仰後合。

春波猛想到。李小二有蠻牛的綽號。在鎮上茶鋪子裏挑水。別人挑水一擔一挑。他挑起水來。三擔一挑。左肩一擔。右肩一擔。兩手兀自各提着一桶。走得飛風般快。挑水完畢。老坐在茶鋪子裏。旁邊放着一斗黃豆。他把左右手各伸着一個指頭。向着斗裏的黃豆。左一搨。右一搨。搨個不絕。天天如此。不曾間斷。人家都笑他傻頭傻腦。也有人說他不是傻。只是習練本領。春波聽在耳朵裏。只是一向不曾注意。現在經這一笑。才想起李小二有這本領。便向着小二兒頭。

一。揖。尊。一。聲。小。二。哥。你。可。有。本。領。救。得。小。女。翠。香。小。二。笑。道。救。得。救。不。得。我。卻。不。省。得。只。是。甚。麼。石。擔。子。我。倒。要。提。着。頑。頑。衆。賓。客。一。片。聲。的。嚷。道。小。二。提。得。石。擔。子。便。是。救。得。翠。香。快。去。快。去。春。波。篩。着。滿。滿。的。一。杯。酒。奉。敬。小。二。小。二。卻。不。要。吃。笑。道。徐。先。生。這。回。救。得。姑。娘。回。來。吃。你。的。喜。酒。救。不。得。姑。娘。我。再。也。不。回。到。這。鎮。上。來。時。候。不。早。說。去。我。便。去。了。

尤。大。根。家。裏。鬧。得。亂。七。八。糟。大。根。緊。鎖。着。眉。頭。一。遞。一。聲。的。吁。氣。順。林。把。布。紮。着。額。哭。喪。着。臉。說。不。出。的。苦。痛。家。裏。的。男。男。女。女。都。是。面。面。相。覷。誰。也。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最。傷。心。的。是。新。娘。翠。香。面。向。着。牆。壁。而。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哭。得。和。淚。人。兒。一。般。張。德。海。卻。大。模。大。樣。的。坐。在。新。牀。上。面。向。着。紙。窗。瞧。見。窗。上。的。日。光。一。寸。寸。的。移。去。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天。色。約。莫。向。晚。了。老。子。的。快。活。時。候。將。到。了。又。高。着。聲。喝。道。門。外。的。衆。人。聽。者。誰。提。得。起。這。石。擔。子。老。子。立。刻。便。跑。提。不。起。這。石。擔。子。老。子。便。不。再。等。候。了。新。房。新。牀。新。被。褥。還。有。個。嬌。滴。滴。新。娘。子。哈。哈。……笑。聲。未。畢。門。外。暴。雷。似。的。喝。一。聲。狗。賊。你。休。得。逞。強。甚。麼。撈。什。子。東。西。我。提。給。你。看。又。聽。得。門。外。一。片。聲。的。喝。起。彩。來。德。海。忙。把。窗。紙。舔。破。向。外。一。瞧。果。見。一。個。瘦。長。漢。子。一。手。撐。天。般。的。舉。起。這。副。石。擔。子。舉。得。四。平。八。穩。可。見。力。量。也。不。小。當。下。把。窗。子。打。開。撲。的。向。外。跳。出。喝。道。

來來你舉起石擔子希甚麼。老子和你比一比手段。拚個你死我活。李小二道：好好，我正
要拚個你死我活。這裏不便打，要到土地廟裏去一壁說話。一壁舉起石擔子，直向外跑。張
德海怎肯服氣，大踏步跟着他走。衆人貪瞧熱鬧，也都一闖而出。尤大根和他妻子趕把房裏
的新娘救出，藏在一處。怕德海回來，還要胡鬧。

李蠻牛首先闖入土地廟裏面。一方大天井都是石塊鋪成，蠻牛把石擔子向內一擦，立時發
出天坍地裂的聲響。兩個石輪搗得片片兒飛，光剩着一根竹橫石板上，也起了幾條裂縫。德
海明知碰見了勁敵，兀自不肯服輸，喝道：來來，老子和你打幾路拳，畢竟誰贏得誰。蠻牛道：打
拳麼很好，脫了衣服和你打。嘴裏說時，早把上身衣服卸下，疊做幾疊。那時瞧熱鬧的漸漸攏
將上來，蠻牛笑道：人多手雜，偷了我的衣服去，那便糟了。須得安放在一個穩妥地方，便大踏
步走上大殿，一手拘着柱子，向上一聳，這柱子便高起了半尺。一手把摺疊的衣服搥入柱子
下的石磴上，然後放下柱子，把衣服壓得緊緊的，喝道：狗賊來來，和你打幾路拳。兒頑頑那時
衆人瞧得呆了，伸出半個舌頭，幾乎縮不進去。德海也慌了手腳，忙道：大哥算了罷，兄弟不
和你交手。於是收拾東西，轉身便走。蠻牛起着兩個指頭兒，在德海肩上一搭，道：你這不經打的。

東西快快走罷。德海也不則聲垂頭喪氣的上路而去。

德海去後。衆人歡聲雷動。蠻牛不慌不忙。抬起柱子。抽出衣服。又把柱子穩穩的。放落在石磴上。穿了衣服。見方才那根竹槓子兀自橫在地上。徐徐的拾了起來。說拿回去當柴燒。放在脅下。只一夾。豁喇一聲。胳膊粗的竹槓。絲絲破裂。和洗帚一般。大家益發讚美他的神力。便邀着他到尤宅去吃喜酒。蠻牛道。不敢奉擾。我要緊向徐先生那邊報信去也。說罷。頭也不回的去。了。過了幾天。大虹村上的人。兀自慄慄畏懼。生怕張德海前來報復。後來有人從海甯來說。張德海兩臂受損。成了個廢人。在海甯城裏乞食。度日。才知道蠻牛的兩個指頭。有絕大的神力。





Charles G. Booth 原著 馬一先生譯

(一) 一顆女郎遺落的珠子

羅偏斯卜朗因為要想恢復他身體的健康。纔到洛司安根地方來的。自從他勾留在那陽光溫暖的城市以來。他的希望居然達到了。他打算着在這一天的晚間。便動身回印第納家中去。忽然發生一件意外的奇事。可以說是。不幸也可以說是。幸事。畢竟。幸與不幸。連他自己。至今也還難以斷定呢。

不用說了。這件事在他的無趣味。不冒險的生活中。却是一樁最奇怪的事。卜郎對於這件奇事。祇因心中。曾深深的印了一張小照。因為他。不曾忘記。這張印在心頭上的小照。所以纔不會把這件事。弄錯了。閑言少表。且敘正文。

卜郎因爲要動身。便到史伯林街一月雪茄煙店。買了一匣雪茄煙。預備回去孝敬他的父親。從這煙店裏出來。他在店門前站立了一會兒。口中啣着一支煙捲。對着大街上望了一望。這時候。剛正午后六點鐘的光景。那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直同水中的漩湫一般。彷彿是世界。上住的人類。都一齊奔到那一座城裏來。了一般。真是說不出的那麼多啊。

猛可裏一張女郎的臉。從人羣中分裂出來。射入他的眼光裏。越走越近。却是一張少年。漂亮。溫柔的臉子。却罩着一層驚懼的印記。這張臉走過了。他的視線。他正在幻想出神的當兒。忽覺着一件東西。碰在身上。他的手不由的便一接。把那東西接着了。看時。却是一隻銀絲製就。女人用的提袋。分明是挂練條處。脫了扣。所以掉下來了。卜郎拿了這件東西。便向路旁走了。幾步。站立着等候。看有什麼人來。尋找。便把這東西。璧交原主。但是。却祇沒有一個人前來動問。卜郎立了一會兒。道。傍往來的人們。不住的和他碰撞。實在有些受不了。他瞧這光景。大概這袋主人。已不在這裏。或是還未發覺呢。等也無益。便把那隻袋。向自己的衣袋中一塞。代爲保存。逕回第五號街自己住的客寓去了。

到了客寓。他一進升降機。他心中陡然想起來了。這隻袋。必然是那位滿臉驚怖的女郎遺落。

的。因爲。方。纔。那。女。郎。是。從。人。羣。中。擠。了。過。來。的。本。來。這。種。提。袋。的。鍊。條。是。不。牢。的。加。之。方。纔。那。女。郎。走。步。又。太。慌。張。飛。快。所。以。把。袋。遺。落。了。但。伊。何。以。不。曾。覺。得。呢。卜。郎。一。面。想。時。等。不。及。回。到。自。己。在。四。層。樓。的。房。間。便。把。那。隻。袋。打。開。了。祇。見。袋。中。盛。着。幾。枚。小。銀。錢。一。方。很。小。花。邊。的。手。帕。上。面。不。知。道。沾。染。了。什。麼。香。水。那。一。種。芳。烈。的。氣。味。令。人。刺。鼻。有。一。張。到。三。塔。摩。尼。卡。的。來。回。票。還。有。一。個。又。小。又。破。的。紫。色。麻。布。盒。却。是。珠。寶。商。裝。璜。的。式。樣。打。開。這。隻。小。盒。他。不。覺。的。又。驚。奇。起。來。在。那。盒。裏。紫。色。綢。墊。上。襯。托。一。顆。又。大。又。圓。又。白。精。光。奪。目。的。珠。子。

他。這。意。外。的。發。見。使。他。驚。奇。了。幾。秒。時。却。沒。有。引。起。什。麼。聯。想。祇。覺。他。心。上。的。血。潮。泛。濫。升。到。他。的。雙。頰。上。那。顆。珠。子。彷彿。使。他。中。了。催。眠。術。一。般。他。覺。得。生。平。中。從。不。曾。見。過。這。般。可。愛。的。東。西。祇。管。用。指。尖。拈。起。來。細。細。的。賞。鑑。祇。見。那。顆。珠。子。光。華。耀。目。皮。色。潤。澤。差。不。多。乳。白。色。委。實。是。一。件。可。愛。的。寶。物。

他。把。那。顆。珠。子。重。復。裝。入。小。盒。之。後。心。中。不。覺。的。起。了。一。層。困。難。陡。地。印。到。他。的。臉。上。來。因。爲。得。了。這。珠。子。便。不。能。不。把。他。已。定。的。計。畫。改。變。他。到。加。利。佛。尼。南。部。來。時。是。爲。的。大。病。之。後。居。留。了。若。干。時。日。好。容。易。纔。恢。復。了。他。臉。上。的。丰。彩。那。溫。和。的。天。氣。維。持。住。了。他。的。少。年。形。狀。他。

正預備回印第納家中去。他的衣箱已收拾妥貼。他已向客寓管事人說知準備晚車要動身了。但是如今他却不能動身了。須把這珠子料理妥當了。若隨便把這珠子交與一個人保管。似乎太不可靠。他又不能竟自據爲己有。把這珠子帶了走。他當然可以把這顆珠子交給警察。但這樣太無趣味了。做小說的也要懇求他不要那樣辦。總得使他等待着那顆珠子有了着落。

他當然打算在次日早報上登一段招認這隻提袋的廣告。使那顆珠子的主人來與他接洽。他很希望那來找珠子的人。便是在雪茄煙店門首吸煙捲時所瞥見的那位臉上現着恐怖的女郎。他又想。如果是那女郎遺落的那末。其中必更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因爲從那女郎的急遽與恐怖上。便可以推測而知了。這樣想來。失落珠子。尙非主要的事件。越發覺得自己不能再於洛司安根地方稍作勾留了。

他曾經預先發了一封信到家中。通知他的母親。說是這一天晚間十點二十分的車。一定到家。他的母親是一位古板的老人家。素來說一不二。伊說定什麼。便決無變更。所以對伊的話也輕易不能變更。伊曾吩咐卜朗。雖然住在南方。天氣溫和的地方。但應帶的衣服。決不可少。

以防偶然受涼。又把些防蛀虫的蛀虫丸（譯者按蛀虫丸 Moth Ball 卽樟腦丸）散放在他。不常穿的衣服中。說是南方氣候潮溼。此物可以避免霉物受毒。生虫。或把衣服蛀壞了。這晚已過了十點二十分。伊不見卜朗回家來。便老大不放心。以爲他必是又病了。或是半路上又困頓睡下了。再不然。便是有什麼不幸的事。碰在他的身上了。卜朗原想次早再發一個電報到家中。解說不會動身的理由。祇是必須另造一種說詞。不能把這件事明告。此時卜朗忽想起尙未晚餐。便把那珠子放在盒中關好。把那盒置於提袋內。再把那提袋揣入自己衣袋中。想道。如此放在身邊。總比置於沒人看守的房內妥當。他於是逕自下樓。到第二層的餐室裏來。

（二） 蛀蟲來了

卜朗晚餐既畢。又到游息室中。和那一般游樂的人們談笑。約莫過了幾小時。差不多到十時光景了。正是最末後的晚報出版的時候。他想也許有關於他日間拾得提袋這件事的消息。因爲他自己對於此事。時時的攪心。所以這樣想。他便立刻去買了幾份報紙。携到客室中僻靜處。一一的從頭閱看。他方坐下不多一會兒。忽然從他的肩頭有一種細聲。微微的喊道。

麥歇（譯者按此爲法國口音猶英語之密司特也）卜朗一回頭猛可裏詫異起來却正瞧見一張很漂亮的女郎臉正是日間在烟店門首吸烟捲時所見的祇那女郎在幾小時前面上所罩的恐怖已變了一種爲難的樣子了伊用着又深又黑的一雙眼波射着卜朗的面上說道「麥歇我很抱歉我有一件很大的困難急於想對你說一說」卜朗連忙放下報紙答道「什麼事正是不妨說請原諒我我不會知道啊」女郎道「我等候許多時了差不多有三四個鐘頭了我以爲你已走了那我就無處尋問了」卜朗道「這實在很對不起了」卜朗一面說着便把自己坐的椅子讓給伊坐他自己却又重新另拖過一把椅子來坐了然後續說道「請把這事情見教」但是那女郎當下雖然對着他却又訥訥說不出什麼來祇管把兩隻細嫩的手指互搓伊的兩隻又深又黑的俊眼向卜朗臉上考察一番又向這客室中周圍瞧一瞧意思之間似乎是不曾知道卜朗究竟何等樣的一個人卜朗也就料到這一層了於是便不等伊開口先說道「我想你必是爲那珠子而來」伊聽了很快活的默認了卜朗又接着說道「不錯那珠子却在我這裏我方纔那時瞧見你在人羣中走過來你的提袋却碰着我一下等我再看你時你已不見了我彷彿像從夢中醒來一般」伊把雙目一瞪

說道：「做夢。麥歇不是簡直是夢魔。我永遠不會忘記啊。我現在正是爲那顆珠子來的那是我母親的東西。我想在你未到——」

伊說至此。臉上又變灰色。大概是以前的那件恐怖。又印到伊的臉上來了。卜朗見了。不覺微笑。女郎又道：「麥歇你理會得嗎？」伊說着用一雙妙眼向他很感謝的表示了一下。伊的煩惱登時消釋。又笑着用很熱誠的聲音說道：「我要向你聲明。你不可因我的口音誤會我。却是一個美國人。」卜朗不覺脫口說道：「哦。我正以爲你是一個法國人呢。」伊忙舉起一隻又小又白的手說道：「不是。不是。我是生於意大利的。我母親——伊是法國人。我的父親已去世好幾年了。他是一個美國人。如我一樣。我是密司白龍露絲林白龍。這不是很明白的美國人的名字嗎？」卜朗道：「這名字很普通。正與我的名字一樣。我的名字是卜朗羅倫斯。卜朗。」女郎聽了。便伸出伊的手來。與卜朗彼此用力握了一下。當下二人的情形。殊出卜朗意料之外。女郎當下又說道：「麥歇。卜朗。你這真是很普通的名字。我必定記得牢。我們都是美國人。但你這名字。更是十分地道的美國人。不是。」卜朗很熱烈的答道：「我須認爲我們都是的。」伊很高興的說道：「這是承譽了。如今我要談到那顆珠子了。我實在是自己弄左了。或

者。我。尙。不。明。白。呢。我。對。於。你。祇。是。一。個。陌。生。人。麥。歇。卜。朗。你。肯。指。示。我。一。個。辦。法。嗎。卜。朗。點。頭。道。『祇。管。見。教。我。願。爲。你。盡。力。』密。斯。白。龍。當。下。便。約。略。的。敘。說。道。『我。與。我。母。親。在。三。塔。摩。尼。卡。地。方。曾。住。了。六。個。月。我。與。伊。是。從。歐。洲。來。到。此。地。因。爲。我。母。親。一。向。在。歐。洲。歌。劇。院。中。從。事。唱。歌。伊。唱。歌。時。叫。做。百。麗。勃。露。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伊。的。名。字。現。下。伊。却。患。病。甚。重。我。們。有。這。顆。珠。子。我。打。算。把。他。變。賣。了。得。些。錢。好。使。用。麥。歇。你。明。白。了。嗎。我。到。了。洛。司。安。根。便。往。珠。寶。店。中。……』

女。郎。說。至。此。聲。音。忽。然。發。顫。幾。乎。細。小。不。可。辨。也。就。終。止。了。卜。朗。詫。異。起。來。瞧。着。伊。的。形。狀。彷彿。似。一。根。輕。細。的。游。絲。忽。被。一。陣。烈。風。吹。斷。頓。時。伊。的。臉。上。又。籠。罩。上。恐。怖。了。伊。的。眼。光。似。乎。很。注。意。於。室。中。那。一。端。售。雪。茄。煙。之。處。他。因。問。道。『密。斯。白。龍。……』白。龍。道。『麥。歇。你。看。那。人。不。是。不。是。那。一。個。瘦。子。灰。白。色。的。他。先。前。已。走。了。現。在。却。又。回。來。正。是。正。是。啊。麥。歇。他。正。在。看。着。你。呢。我。明。白。了。』被。伊。這。一。番。大。驚。小。怪。卜。朗。弄。得。迷。迷。糊。糊。的。一。回。身。卻。正。瞥。見。一。個。正。是。如。伊。所。說。的。瘦。子。毛。髮。如。金。絲。一。般。黃。形。容。古。怪。臉。是。灰。白。色。立。在。售。雪。茄。處。吸。煙。呢。看。他。那。付。瘦。臉。向。這。客。室。中。東。張。西。瞧。的。神。情。必。然。是。在。那。裏。等。找。什。麼。人。呢。卜。朗。因。問。伊。道。『

人爲什麼要看我呢？」女郎道：「現在我却不便告訴你，最好是我離開此處。」伊說着向四處一張，續說道：「那傍棕欄架後有一張空椅子，我到那裏坐罷，他就看不見我了。」卜朗道：「但是爲什麼……？」女郎道：「麥歇請不必問沒有功夫了，他必定要對你起謠言，必定告訴你我這珠子是偷來的，麥歇卜朗這却不是這樣一回事，你肯代我保管這顆珠子嗎？」伊說着眼光中露出很懇切的樣子來，卜朗毅然答道：「代你保管嗎？我當然願意的。」女郎道：「麥歇卜朗，你真是好人。」伊說着用手向卜朗的臂上輕輕地一按，立起身來，便躲向棕欄架後，椅上去了，距離約有十幾碼遠。

卜朗此時不覺向那在售雪茄處立着的人，凝視那人的眼光，也正注在卜朗，他很靈敏的便走近前來，又快又沒有聲息到了卜朗跟前，卜朗不覺得血脈跳動，急促起來，很不寧靜，因將自己的報紙取起一張來看，那人却必恭必敬的向他說道：「先生，我有一句話想奉告。」卜朗覺得很有趣，味當下仰臉招呼了一聲，不料那人一屁股便坐在密斯白龍方纜坐的那張椅子上，卜朗恨不得把他揪起來，那人却從一個名片盒內取出一張名片來，雙手奉與卜朗，那雙手也是很瘦細的生着黃色汗毛，皮膚却甚白晳，並且舉動活潑，姿勢也很嫻熟，那張名

片也十分的精緻。上面簡單印着一個名字「是約翰賴蒙」。他念道「密斯特賴蒙」。卜朗對這名片念了一聲。似乎對別人說話又似乎是對自己說話。他不知不覺間對於這名字起了一重疑心。

那人斜歪着頭。卜朗很精敏的對那人注了一眼。那人打扮得很整齊。態度也很適當。看上去頗像是個做事業的人物。祇是卜朗總不禁的覺着這人與這名字不相稱。無論怎樣這人總似乎不應叫做約翰賴蒙。這人最惹人注意的便是灰白色的臉。他那瘦小手是白色而灰白色的。臉上又排布着很稀疏的毛髮。皆如枯草一般的顏色。那一種細瘦的狀態。宛如昆蟲種類的。卜朗從心眼裏不喜這樣的人。此外更覺得這人好生面善。似乎曾經在何處見過面的。

賴蒙在這當兒。漸要提到來意了。因先問道「還不曾請教先生的大名」。卜朗祇簡單答道「卜朗」。賴蒙道「啊。密斯特卜朗。現在尊處得了一顆很值錢的珠子。照目前最低的價格也差不多在一萬元上下」。卜朗道「不錯。你爲什麼說到這個呢？」

卜朗此時已想起這人確是曾經看見過的。不覺得口氣中更是不高興了。賴蒙道「我看見

先生你拾取那隻銀絲提袋藏於衣袋內那時正是差不多下午六點鐘」賴蒙說罷用他的瘦指彈了一下煙灰很鄭重的對着卜郎微笑

卜郎吸着一隻煙捲注視那吐出的煙紋如螺旋形樣飛向天花板處消散了他對於賴蒙已有些不說却不願便發作正待心中證實他却是那一個因復耐着性氣的問道「假使照你所說的不錯確有這一回事那麼你又將怎樣呢」賴蒙也微笑了一笑那付神情彷彿是很有貿易場中經驗的樣子滔滔的說道「卜朗先生大凡值錢的珠寶的歷史中都帶有罪惡的歷史就其範圍而論珠寶的歷史也不亞於人類自從這些珠寶被發現之後便有他們的紀載我常說珠寶也是動產之一種但是珠寶的紀載並非是什麼快樂的祇因為這些東西常常經過數百年易了無數的主人之手都與這顆珠子的經歷一般這顆珠子是敝當事人所有的至少已有五十年了並不曾有過什麼犯罪的紀錄後來不幸竟在巴黎被人偷去這件東西最初是來自墨西哥我推測起來大概是一個西班牙議會的人員從一個不幸的印度人處偷來的這些情事當然與我們無干涉了這珠子在敝當事人處被偷之後却有一種環境使敝當事人決不能從警察追緝回來因而委托我盡力查尋所以我蹤跡這顆珠子

來到這洛司安根地方。我可以說我現在尋找這珠子。曾懸賞一千元。如果有人交還那珠子。立刻付現款。決無異言。

卜朗一邊聽一邊依舊吸著煙。因忿說道：「我很以為奇怪。你怎能知道我是住在此處呢？」賴蒙笑了一笑說道：「我正要說到這一層了。這顆珠子後來落到一個婦人手裏。婦人姓白龍。我曾經勸她把珠子交還原主。遭伊拒絕。今天那婦人的女兒想要把那珠子賣與一家珠寶店中。恰巧那時候我也在那店裏。並且那店主是我舊識。當然對於這珠子懷疑不肯買進。那女郎一眼看見我。連忙從珠寶店主手中把那盛珠子的盒奪過去。放在手提的銀絲袋裏。立刻逃走。我想釘住伊的所在。便從後面追蹤。伊走得甚快。又且是一位青年的密司。在人羣中很難辨認。我跟到史伯林街。便迷失。看不見伊了。後來我又看見伊在那條街對過。趕速穿過街心。伊一眼見我。却又飛步而逃。這時候伊那袋上的練條斷了。與你一撞。於是便遺落了。卜朗接着就問道：「爲什麼當時你不即向前和我索取呢？」賴蒙連忙分說道：「如果那時我向你索取。你便肯相信嗎？那是決不會的。我祇因爲不便在人羣中向你把這種種的實情奉告。所以我纔跟着你到了此處。及至我進了這客寓的大門。你却上了電梯。我已來不及。」

追蹤到你的房內並且那時尚不會聞你的大名所以祇等在這裏與你會面我這種種的經過不是很清楚嗎」卜朗點點頭祇管吸煙捲賴蒙又說道「至於那個女郎或者半小時前已上樓來了也是蹤跡我們的我想必是如此」卜朗也順口答應道「或者是這樣」賴蒙又說道「我看來你對於我所說的交還那珠子所定的報酬一定很滿意你如交還了我立將那筆賞格奉上」卜朗却不假思索的答道「實不相瞞我却並不能滿意呢」賴蒙似乎以爲不甚緊要的說道「爲什麼你不能滿意呢我已把這件事的情形都證說得很清楚了」卜朗並不回答這大概就是他的回答了。他爲什麼不滿意呢那人的歷史已聲明的很清楚了種種的理由也說是實在的但是卜朗從本心裏總以爲都是謊言決是那人造的謊言因陡然問道「你願意和我同到警察局去把你的說話向局中報告一番嗎」賴蒙搖頭拒絕道「我很願我能夠如此但是我須遵照做當事人的吩咐他是一個四海爲家的人他有一種很重大的緣故不能把這件事驚動警察所以這件事全仗着先生的誠實幫我的忙」卜朗瞧料了他這最後的情形早明白了又問道「貴當事人照你說來是寧可把這顆珠失掉了也決不願把捉獲竊珠的人犯送到警察局了是不是呢」賴蒙道正是如此我可以

再申明一句。這其中關係着一位貴婦人呢。

卜朗當下又不作聲了。他決不信這人所說的種種。他知道這人所說的話已經露出一點毛病來了。這毛病也祇有他自己能觀得出來。因又點着了一枝煙捲吸着。乘着煙霧迷漫的當兒。抽空向那遠遠地樓欄架後張了一眼。雖然那綠色葉子遮蔽着。看不見伊的頭。伊却必然仍在那裏呢。這時卜朗心中微微的震動。想如若鹵莽性急和這人用武。他必然更要造謠言了。這件事總得有個平和妥善的計較。況且世間豈有妙麗如白龍女郎這樣而有如那人所說的那等事呢。這時候賴蒙又問道：「對於我所說的話那一部分你懷着疑惑呢？」賴蒙說時把臉一沉。雙眼一瞪。似乎是從心中有些不能忍耐的樣子了。卜朗此時心中也震動了。把手中剩的半段煙捲向痰盂中一擲。說道：「除却你追逐那女郎那一段話之外其餘的我一概不相信。第一便是此物。」說着把賴蒙的名片一指取過來就撕碎了也繼續那半段煙捲擲入痰盂中了。賴蒙道：「卜朗先生。」卜朗道：「你也不勞費心再造謠言了。你並不是約翰賴蒙。你是巴登佛雷綽號叫做蛀蟲。你曾於騙詐克利福蘭第一貿易銀行事有關係。你常使那些詭計詐騙手段代替勞心費力的勾當。警察局中存有你的舊案。你的小照我父親的銀

行中還有呢。你所說的種種無非是編就謠言。這一個蛀蟲被卜朗這一頓訓斥，直使他無地可容。灰白色的臉也變紅了。那種從容大雅的態度也取消了。口中再也說不出什麼來了。卜朗又續說道：「你從今以後不許再向白龍母女糾纏了。如其不然，我就要辦你了。」蛀蟲的顏色雖已略定，但他一經被人喝破，不覺露出他本來兇惡的面目。卜朗覺得他是要用威嚇的手段了。蛀蟲悻悻的說道：「卜朗先生，你却弄錯了。」卜朗也冷然答道：「我恐怕你也是弄錯了。」蛀蟲聽罷，疾忙現出決裂的樣子，霍地立起，轉身大踏步，依然沒有聲息的溜走了。

(三) 昏夜遇路劫

卜朗對於蛀蟲這般的情形，忍不住要發火了。却因為牽記着那棕欄後的人，祇得強自捺住了。那白龍女郎已站在他面前，回身向方纔蛀蟲所坐的椅上坐下，向卜朗一握手，致謝道：「麥歇真是一個信實的君子。代我保管這顆珠子。我感激不淺，却不能說什麼致謝的話了。」伊說話時，眼光中深深表出一種十二分的敬意。卜朗道：「哦，這也不算什麼。」卜朗謙了一句，眼光却不離伊的面部。女郎問道：「他曾說我偷珠子嗎？」卜朗微笑道：「我想他以後決不致再說這話。或是再向你爲難了。你看，我能知道他的底裏，他曾犯過案子。」說到此，便把

前事約略向伊述了一遍。白龍女郎拍掌道：「現在我要把這珠子的事告訴你了。但我此刻必須回去。因為我母親病中祇是隻身在家！」

卜朗先聲喊道：「哎呀！我竟忘記了！」說時又掏出時計一看，正是十一點二十分。因說道：「你須讓我送你回家。我給你備一部車。我們在途中便可暢談一切了。」女郎道：「麥歇卜朗這樣太多謝了。這未免有勞。你受累了。我須不敢勞動你已夠了不少的心了。」

白龍女郎口中雖這樣說，却祇斜靠在椅上下朗更覺非此不可。因說道：「這算什麼也值得說有累的話嗎？請在此略待我去取我的帽子外套，並教人備車。祇不過三分鐘的耽擱。」說罷，他立刻乘電梯回到自己房內，趕緊把外套取出來。因為夜半的時候，天氣委實覺着些寒涼。這是他自從到洛司安根以來第一次着外套。那外套中他母親所放入的蛀蟲丸氣味，直觸他的鼻觀。他聞得這般氣味，不覺想起老人家的迂執，微微地笑了一笑。

他本來雇有備用的一部汽車，當下用電話叫車夫把那車開到客寓門首來。他自己開行，吩咐已畢，他降至第二層客室。這時候他又想起一件事來，便是應該怎樣用無線電向家中母親報告一番。或者竟據實說了，庶幾不致違了老人家平常說一不二的意思，免致將來疑心。

他。自。己。變。了。誠。實。的。態。度。又。向。白。龍。女。郎。說。道。『。我。知。道。你。尚。不。會。晚。餐。我。們。趁。這。備。車。的。當。兒。可。以。去。用。一。杯。咖。啡。和。三。丁。維。屈。』。譯。者。按。三。丁。維。屈。者。冷。食。之。一。種。』。說。着。邀。伊。一。同。向。餐。室。而。去。在。他。們。飲。咖。啡。的。時。候。卜。朗。便。掏。出。那。隻。銀。絲。提。袋。交。還。白。龍。女。郎。女。郎。道。『。麥。歇。不。必。不。必。且。把。那。珠。子。存。在。你。身。上。到。我。家。中。再。給。我。也。罷。我。先。取。回。這。隻。袋。珠。子。原。交。給。你。代。我。保。管。着。』。伊。把。那。紫。色。小。盒。依。舊。塞。入。卜。朗。胸。前。的。衣。袋。內。二。人。離。了。餐。室。到。了。客。寓。大。門。前。那。車。夫。已。在。那。守。候。了。卜。朗。扶。着。白。龍。女。郎。一。同。上。了。車。自。己。開。動。機。器。把。車。向。後。略。退。了。幾。步。讓。開。那。塔。石。這。當。兒。卜。朗。坐。在。開。車。的。地。方。却。一。眼。瞥。見。一。個。瘦。小。的。人。立。在。靠。客。寓。門。傍。賣。新。聞。紙。處。正。是。那。蛀。蟲。高。懸。的。電。燈。光。射。到。那。副。灰。色。削。瘦。古。怪。的。形。狀。上。果。然。覺。着。他。那。蛀。蟲。的。綽。號。不。虛。得。他。們。二。人。的。眼。光。相。遇。了。卜。朗。見。他。那。副。怪。相。貌。依。然。露。着。兇。惡。心。中。明。知。此。人。尚。不。甘。心。欲。立。刻。向。前。把。他。捉。住。但。想。了。一。想。又。強。自。斂。抑。住。祇。管。忙。着。開。動。車。機。向。大。街。上。馳。去。又。趁。空。向。白。龍。女。郎。看。了。一。眼。且。喜。伊。却。並。不。會。看。見。那。蛀。蟲。所。以。不。會。有。什。麼。驚。怖。之。狀。

卜朗與白龍女郎的車經過市中最繁盛之處即平穩馳入大路路傍的樹木排列着向後退

行。有。加。梨。樹。胡。椒。樹。棕。櫚。樹。蓬。鬆。如。巨。大。芭。蕉。一。般。一。鈎。新。月。懸。在。星。光。燦。爛。的。天。空。在。這。微。茫。不。定。的。天。光。中。充。滿。了。清。鮮。的。香。氣。遠。處。的。大。山。却。默。然。漆。黑。隱。約。難。測。

卜朗自出客寓以來還不曾與那女郎談一句話他們此時彷彿已沈浸在極快樂安慰中祇有汽筒鳴如貓叫一般

忽然馳到一處很空曠的地方石子砌的路面像黑油一般平鋪面前白龍女郎開始說起話來道「麥歇卜朗你此番對我十分相信我却不明白其所以然反而覺得是很奇怪的你雖相信我所說的那些話以為都是實情但我恐你尙未必能深知我的爲人」卜朗說道「怎的不能深知呢我！我對於你告訴我的話沒有一個字不深信」女郎道「麥歇」卜朗用雙手緊持着那車上的制止機點頭道「正是你祇管說」說着二人之間又都不作聲了忽由對方來了一部很大的跑車向街市方面馳來軋軋然與他們的車交錯馳過他們也都不甚注意白龍女郎續說道「如今我要細細的說那顆珠子了那珠子的價值甚爲鉅大若干年前我父親在婆羅洲得到的後來與我母親結婚時便給我母親我父親後來在法國不幸死於鐵路中非常的慘痛那時我還年紀很小呢剩下我們母女孤寡相依並沒有多錢可以

生活祇靠着。我母親賣唱於歌劇院。我不是曾經說過伊的名字是百麗勃露。這也不必再說了。後來伊又患喉嚨病。我們便到加利佛亞來了。是我父親的家鄉。但是此時我們更沒有錢了。祇有這一顆珠子。起先我母親還不肯變賣。因為是我父親的遺物。麥歇你大概可以理會得了。卜朗聽伊說罷。祇是點頭道：「不錯不錯。原來這樣。」女郎道：「這時候那個人那綽號。蛀蟲的人來了。他和我父親在巴黎時相識。並且知道我們家裏有這樣一顆珠子。他想買這珠子。祇出一千元的價錢。麥歇卜朗你想一千元竟想買這樣的珠子。豈非笑話。」卜朗聽了。不覺從喉嚨中發出一種不忿的聲音來。女郎又道：「我們當時告訴他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了。辦不到。他便登時大怒。他說他必想法把這珠子弄了去。麥歇他這話並非虛語。他後來便說我父親離美國是出於一種不得已之故。如若不離去時。便將有種種的困累。我知道這話不確。我母親也知道這話不確。我父親固是一個有身分的人。他老人家曾經周游過世界。居留過許多國度。及許多奇怪的地方。有時很有銀錢。有時銀錢不多。但是從來不曾有人說他什麼別的話。這是我心中所知道的。麥歇卜朗難道一個人自己還不信自己的心嗎。」卜朗道：「正是自己的心。豈能不相信。」卜朗祇顧答話時。那車已馳到大路之外。陷住了。

白龍女郎續說道：「我對蛙蟲說了這話之後，他笑了。他說這件事須驚動警察了。我和母都被他嚇住了，但我們總不願意把那珠子隨便得那幾個錢就賣掉了。我對他說這樣，直是強迫取財手段。他說他還須再來，但我們不為所動。我祇道他是用大言嚇詐罷了。到了次日，我便去賣那珠子，因為我們實在沒有餘錢了。叵耐那珠寶商祇是不肯買，祇向我盤問珠子的來源，問我從何處得這樣貴重之物。及至我告訴了他們，又笑我那意思之間，是疑我的珠子來路不正。末後，我又到了一月店裏，那店也不肯買。麥歇卜朗，你道我那店裏看見誰呢？却是蛙蟲。我一見他，我就知道不妙了。拿回珠子，攔入提袋中，便向外跑。那蛙蟲却緊追着我，從大街跑下來，過了第五街，到了史伯林街，穿過街心，不想那袋上的練條斷了，和你一撞時，便遺落了。這却怎樣辦呢？當真如蛙蟲所說的這件事，須驚動警察了。我真沒有法子了。後來看見那蛙蟲對着我，我便也釘在你和他二人之後。我一邊釘着一邊心中害怕。後來居然能會着你，你明白了嗎？麥歇卜朗。」卜朗正在那裏用手整理車輪口，中答道：「正是。我這纔明白了。你何不早告訴我，我便不能輕輕易易的放他逃走了。」此時他們的車方纔回到大路上，已走了一半路程了。忽然後面來了一輛汽車，並不會鳴號筒，逕向他們這部車一撞，他們

這部車於卅碼之外便停頓了。原來右邊的後輪已經撞壞了。卜朗把制止機一關跳下車來。却見那部車也停頓來了一個瘦細的人影疾奔了過來。一枝明亮亮的手鎗鎖在面前。那人喝道：「卜朗舉起手來。我祇要那珠子。」卜朗這時氣得喉嚨都咽住說不出話來了。原來那人正是蛀蟲。此時白龍女郎也下車隨在卜朗之後。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那蛀蟲又喝道：「快些用一隻手向伊把珠子取出來。那一隻手不許動。這却是真實力量的事業。並不是什麼欺騙的勾當。」

卜朗假意遵從蛀蟲的話。把一隻手放下來。這時那手鎗幌在他的面前。他祇乘那隻手向下的當兒。裏把上身一低。就勢一拳直奔向蛀蟲的面部。擊去。白龍女郎失聲喊道：「麥歇快些住手。不可如此。」蛀蟲的身法也很靈敏。向後一退步。已閃開了一碼遠。近立住了。却把手鎗的方向改了。不對着卜朗了。祇瞄着白龍女郎。卜朗說：「你試再動一動。我便使伊先嘗試這一顆彈。」卜朗忿忿的嚷道：「決不敢。」蛀蟲却變了一種口吻道：「你且不要發火。聽我說。我爲這珠子追蹤了六個月。有餘。難道你竟想從中破壞阻撓我嗎？」卜朗此時側着耳朵。聽指望有來往的車輛經過的聲息。便可呼救。但在這夜半更深時。並無一點聲息。他祇覺得

渾身燥熱起來。額上冷汗直流。如果沒有白龍女郎在一傍。便不顧忌什麼。總有辦法。如今伊緊靠在身。却不敢亂動。偷眼看看伊時。伊的臉色已如死人般灰白色了。眼中淚已流出來了。伊的生命價值。至少也較那珠子高百萬倍。白龍女郎小聲說道：「麥歇卜朗如把那珠子給他。他就可以沒事了。」卜朗不答。蛙蟲用鎗指着白龍女郎。卜朗說：「快些快些。伊却知道我的意思。我沒有工夫再和你取笑了。我要怎樣時一定說得出。做得出。」卜朗把一隻手伸入衣袋內。摸着那隻小紫盒。想道：此番一失。這珠子不知何日方可尋回。又覺得肩傍伊的熱氣。呼吸噓着自己。知道伊是悲咽呢。再一注目。看見伊的灰白臉色。兩目流波。神情很是可憐。忽然他靈機一動。彷彿已想得什麼主意了。便從胸前把一隻手伸外衣下面的袋內。去掏那蛙蟲。眼睜睜的又逼近一步。來催促卜朗。把手取出一隻小紫盒。却不住的抖顫。蛙蟲說道：「把這盒子打開給我看看。你還想在我面前弄什麼玄虛嗎？」卜朗聽了。面色也變成灰白色。如蛙蟲的臉一般了。祇得遵辦。把盒開了。那顆白光滾圓的珠子。果然在盒內。蛙蟲正要搶取時。不意卜朗的手抖顫太甚了。連珠子和那盒一齊落地上。蛙蟲罵道：「你這東西。限你在十分時內。快找起來。」說着手鎗又移。指着卜朗了。卜朗摸索了片刻。把盒子拾起。交過來。蛙蟲又

吩咐道：「開開看。」卜朗祇得又把盒開了。果然那又圓又白的東西仍在紫色盒內。蛀蟲順手把那盒一抓捏關了。卽向衣袋裏一塞。一步跳開飛身上了那部原乘來的車。開動機器高唱凱旋。一轉瞬間那車已向黑暗中馳去不見了。白龍女郎把一隻手伸入卜朗的臂中顫聲說道：「麥歇卜朗我實抱歉得很。你受驚不淺。但東西雖丟了。却並非你之過。」卜朗並不抱歉。也不懊惱。祇在喉嚨中哼了一聲。白龍女郎看見他臉上似有高興的樣子。失驚問道：「麥歇你還發笑嗎？這是怎樣的？」卜朗也不回答。祇拉過女郎的手來。把一件又圓又白的東西放入伊的手中。伊接過一看。更不覺失聲道：「麥歇卜朗這正是那顆珠子。這是怎的一回事呢？」卜朗又伸手到衣袋內。掏出四枚一樣大小又圓又白的東西。給伊看。說道：「這是蛀蟲丸。方纔被刮去的便是其中之一。」伊聞了一聞。不覺失聲道：「哦。麥歇卜朗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卜朗一邊把車整理好。一邊說道：

「我的母親實在不錯。平常把些蛀蟲丸放在我的衣服內。却留到今天打發掉了那個蛀蟲。」

白光如電

王定庵

山東商旅皆以陸行。而陸多響馬。青紗幃起。征人輒歌行路難也。道光中某侍郎致仕南歸。連軻接轂。行色頗豐。懼遭不測。浼友聘一劍客爲護。綠林中偵得之。以響馬數十騎尾之行。劍客殿車後。作書生裝。幅巾儒服。類無縛雞之力者。羣盜不措意也。一夜投止逆旅。列車於庭。寂無邏守。盜明火執仗。破扉入。大肆擄劫。店中人皆竄伏。獨劍客當戶立。一盜遽前。刃擬其面。客略一張口。吐白光如電。飛繞盜頸。盜首立斷。轉瞬已死十餘人。盜魁某方踞屋上。巡風見機立遁。而白光已躡其後。急無可避。躍入墻外坑廁。沒身糞中。頭尙半露。劍光已及。略摩其頂而去。覺如沃冰雪。痛徹心腑。負創逃歸。則牛山濯濯。髮膚盡去。血污淋漓。非復人狀。老頭皮真個斷送矣。遂改業爲良民以終。



怪病人

胡·寄·塵·

某日之三句鐘許上海名醫楊大年之診察室中忽來一病人求醫衣服楚楚類上流社會中人楊醫生先問其病狀病人嘖嘖久之而後以告蓋花柳病人也此病在醫生亦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惟此病人自以爲上流社會中人也而以此病求醫於人若不勝其恥者彼雖未作一言而但觀其色已可知其心矣楊醫生照例問姓氏病人出一名片以示之其名字作「魯一人」右角有職業則「春申晚報主筆」是也春申晚報頗負盛名楊醫生一見其名片即足恭曰君爲魯先生耶魯一人曰然楊醫生立引魯至密室隔絕他人之耳目細細問病狀魯一人稍自安自述病態無少隱楊醫生醫術甚精願求醫者多輒不暇細診草率與以藥而塞責往往殺人而彼不負責任亦不之詰來就診者依然日數十起楊醫生未嘗以待魯一人者待他人其優待魯一人者以魯爲春申晚報主筆欲借其力爲之鼓吹也

診察畢與以藥醫藥費均辭而不受魯亦會意語之曰他日病愈當於報上誌謝楊醫生

作笑。容曰。如是甚善。蓋楊醫生以爲報上數行誌謝。比大篇之告白。有力百倍。雖犧牲區區之醫藥費。而所獲反巨。以爲此乃揚名之絕好機會。故大喜。足恭送魯出。

明日魯又來。楊又爲之細心診察。施手術。如是數日。病已愈矣。魯乃不復至。楊醫生逆料其病當已愈。日盼報上誌謝之言。每晚報至。雖方食亦必舍箸披覽。願久之。略無消息。心甚疑之。以爲魯一人。事多已忘。此瑣事。欲往訪之。又恐爲魯所笑。謂其急於求名。則反失名醫之身分。閱數月。楊因自登告白於其告白中。言及魯一人。大意謂春申晚報主筆魯一人。先生曾患某病。求治於本醫生。一治而愈。云云。願諱其爲花

柳病。而託言爲頭痛症。在楊醫生之所以體貼魯一人者。可云無微不至。自以爲魯一人見之當然承認也。

誰知此告白登之才三日。楊醫生即於春申晚報上發現啓事一則。標題曰魯一人特別啓事。其文曰。

近見有楊醫生徧登各報。謂春申晚報主筆魯一人曾患頭痛症。求治於該醫。一治而愈。云云。按鄙人近來並未求醫於該醫生。且未患頭痛之症。彼所謂魯一人。恐另有一人。於我無涉。特此聲明。以免誤會。魯一人啓。

楊醫生閱畢。大憤。以爲魯一人之忘恩。乃一

至於此吾愈其惡疾不受其資且深爲之諱彼不感我而反罵我此啓事傳播遠邇人將以我爲捏名造謠於營業所關甚巨非辨明不可立即擬一告白將徧登各報以辨白是事並宣布魯一人之病狀用以洩憤此告白稿既擬定矣忽思與報界中人打筆墨官司在彼終居於優勝地位與其宣戰不如議和吾何妨一訪魯一人使之自取消其啓事庶幾省事如彼不願吾再宣布其劣跡可也於是楊醫生遂驅車至春申晚報館投刺訪魯一人

僕人傳刺入一人出見則彼此均不之識魯一人先問曰此爲楊醫生耶來此何事楊醫生細視其人絕非當日求治之魯一人也因問曰先

生爲魯一人乎答曰然楊醫生曰先生爲春申晚報主筆乎答曰然楊醫生又細視其人確非當日求治之魯一人也當日求治之魯一人微頷而黑今日之魯一人則臞而白哲當日之魯一人年三十以下今日之魯一人則五十以上當日之魯一人無鬚今日之魯一人則有之楊醫生此時幾如身入魔窟以爲同名之人世或有之而同爲報館主筆且同爲春申晚報主筆世上決未有此事吾其夢耶痴耶

正徬徨間忽然大悟蓋前日之病人乃竊魯一人之名片而冒充魯一人也於是急以前事細告一人且向之索一名片以相比較一

人。出。名。片。果。與。當。日。病。人。所。持。者。無。二。於。是。此。問。題。乃。已。解。決。彼。此。相。視。而。笑。楊。醫。生。既。言。明。其。登。告。白。之。故。魯。一。人。亦。謂。啓。事。乃。出。於。誤。會。彼。此。之。嫌。疑。固。已。消。釋。然。冒。充。魯。一。人。者。究。爲。何。人。其。用。心。何。居。則。楊。魯。二。人。所。急。欲。探。知。者。也。當。時。魯。以。報。務。叢。脞。不。暇。多。言。楊。亦。默。知。其。意。卽。興。辭。而。去。臨。行。約。以。明。日。午。後。會。於。福。州。路。之。嶺。南。樓。研。究。此。事。魯。並。囑。楊。將。名。片。攜。來。親。自。審。察。蓋。楊。醫。生。因。魯。一。人。之。啓。事。於。名。譽。上。損。失。不。少。而。魯。一。人。則。因。彼。既。可。冒。名。求。醫。安。知。不。冒。名。行。其。他。非。分。之。事。將。來。一。己。之。名。譽。亦。必。敗。於。此。人。之。手。不。有。以。探。明。而。嚴。懲。之。則。已。之。前。途。乃。無。日。不。在。危。險。之。中。職。是。之。故。二。人。皆。欲。偵。得。此。怪。病。人。之。蹤。跡。是。亦。人。之。常。情。惟。茫。茫。人。海。中。將。從。何。處。尋。此。不。識。姓。名。住。址。之。人。哉。

明日午後六時許。二人相集於嶺南樓席間。卽縱論此事。一人曰。彼之冒名。果何所用。意乎。先生不受其酬。乃出於先生臨時之美意。固非彼所能預料者也。彼之冒名。然則果何所用。意乎。楊醫生曰。不然。受酬不受酬。彼固不計。彼之所以冒名者。實欲假先生之名。而使我爲之。詳細診視也。吾儕業醫者。以求診之人。多往往不及細視。而有名之人。或素所認識之人。自當比常人不同。特爲注意。此不可爲外人道也。然今不妨爲先生言之。先生

幸勿見笑。魯一人曰：此亦無可奈何事。吾當諒君何笑之。有楊醫生續言曰：吾意其人亦上流社會中人，且熟於世故，所以能深知吾輩醫者之內幕。在彼苟以真姓名相告，或亦爲著名之人。惟以患惡病，不欲以真姓名使我知之，故假託先生名，惟我則大受其欺耳。吾爲醫十年，居上海十五年，自謂熟於世事，不知猶受此豎子騙甚矣。處世之不易矣。魯一人曰：幸先生猶謹慎，未嘗以所擬之告白宣布，否則人人知我患花柳病，我雖百口不能辯，我一生之名譽，真被彼斷送。幸先生猶謹慎，先來訪我，此我所當感謝先生者也。

彼此討論久之，而楊醫生除一名片外，終無他

物。他事足供偵探之材料，故茫茫然不知所可出其名片，以示魯一人。一人別出一枚，以比之，果爲一次所印成者也。相視大驚。然一人是時胸中已有成竹，乃徐徐謂楊醫生曰：此事吾略有頭緒，待吾爲君述之。楊醫生喜甚，傾耳聽其言。

魯一人曰：吾第一所當告君者，吾之名片共分兩種。一種單印姓名，不印職業，爲訪熟人而用者也。其第二種則姓名之外，加印職業，爲訪生人而用者也。今病人所持之名片，屬於第二種。第二件事，吾所當告君者，此種名片，吾印成不久以前所印者，比此種爲巨片上之字，雖同而紙較長，大故吾知病人所持

之。片。爲。吾。新。印。之。片。也。第。三。件。事。吾。所。當。告。君。者。則。吾。檢。查。家。中。所。存。之。片。尙。餘。九。十。九。枚。此。次。印。一。百。枚。存。九。十。九。枚。可。知。只。用。出。一。枚。吾。又。檢。吾。日。記。則。此。數。月。內。除。訪。一。女。記。者。外。未。訪。生。客。可。知。此。片。卽。投。在。某。女。記。者。處。夫。我。之。名。片。流。在。外。間。者。不。過。一。枚。而。此。一。枚。又。在。某。女。記。者。處。某。女。記。者。本。人。既。不。能。冒。名。而。彼。對。於。吾。之。名。片。諒。亦。不。被。他。人。竊。去。蓋。與。之。往。來。之。人。必。非。無。賴。之。徒。而。其。僕。役。亦。不。敢。竊。且。據。君。所。言。病。人。之。狀。似。上。流。社。會。中。人。可。知。其。決。非。僕。役。輩。也。因。此。種。種。余。可。得。一。判。斷。病。人。非。他。當。爲。印。刷。所。中。人。彼。之。得。我。名。片。蓋。自。我。託。彼。代。印。時。彼。留。下。之。樣。張。也。

楊醫生聞言大笑曰。此言有理。此案不難從。此破獲矣。惟先生之名片。係託何家代印者。魯一人曰。係託「大民國印務公司」代印者也。然吾所云云。乃余之理想。未有實據。何能誣人。君毋躁。吾當爲君一偵此事之真相。三日後復命可也。楊醫生曰善。是時夜已深。二人進餐而別。楊醫生返靜安寺路醫寓。魯一人返報館。

明日魯卽招其館中排字人金阿榮者。至己家中。託故以問大民國印務公司。並及其公司中人。蓋金爲印刷界老手。凡印刷界中人。彼無不熟悉。某也貧。某也富。某也才。某也不才。某也謹厚。某也放蕩。彼無不歷歷如數。家。

珍平日無事逢人輒欲高談印刷界之掌故況今日承魯一人之招且飲以酒彼安有不縱談爲快者乎

談久之魯一人遂盡得大民國印刷公司之內幕而知其總經理王君喜作狹斜遊且性狡多機智故魯一人遂斷定冒名者爲王某矣然究是其人與否無從得而知之必須楊醫生一見始能證明即使楊醫生見之而彼不承認楊醫生亦無法指其冒名也然爲今之計第一步辦法當使楊醫生一見王某是否爲當日之怪病人而又不能使王某知之倘彼一知事將立敗於是乃商諸金阿榮令阿榮託故宴王於某西菜館先期約楊醫生待之於鄰室及期王某來

楊醫生於隔壁毛玻璃窗之隙處窺之則見所謂王某者即當時之怪病人也於是此案已得結束然仍不敢突入隔壁呼王某爲魯一人蓋恐彼不承認則反足敗事但悄然而歸自始至終王某未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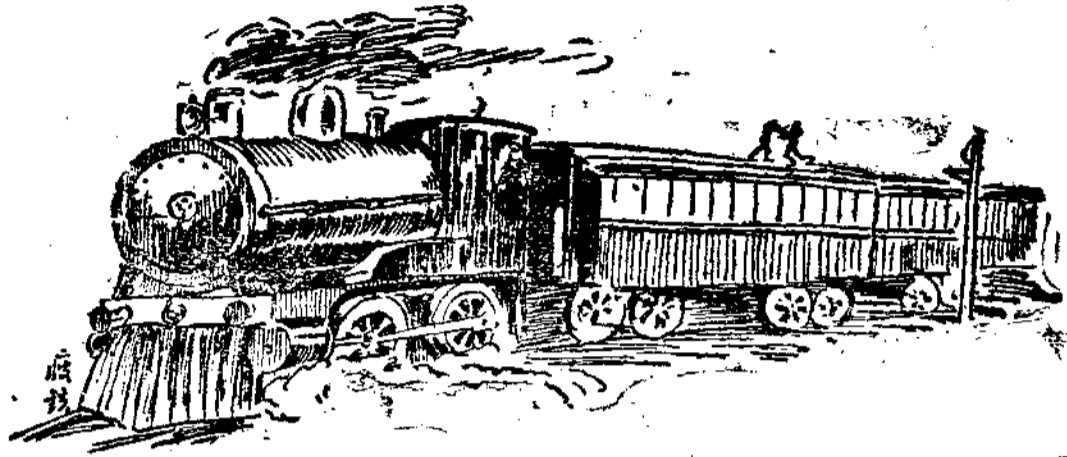
明日金阿榮復宴王某於某西菜館王至未久則有他客來詢其姓名爲張之湖詢其職業爲律師也有頃又有一客來則楊醫生也楊見王佯爲不識先遞以名片然後熟視作驚訝狀曰先生非春申晚報主筆魯一人先生乎王以金阿榮在座不能自承即曰先生誤認矣敝姓王非姓魯也言時則出一名片示楊楊沈思曰奇事余分明記得先生曾就

診。於。余。自。言。爲。魯。一。人。何。今。日。又。姓。王。乎。王。曰。先。生。閱。人。多。恐。見。與。弟。容。貌。相。似。者。先。生。遂。誤。記。也。方。言。時。又。有。客。來。則。真。魯。一。人。蓋。一。人。待。之。隔。室。已。久。至。是。時。方。現。身。於。王。某。之。前。耳。一。人。入。金。阿。榮。卽。呼。曰。此。真。魯。先。生。也。王。視。魯。一。人。不。能。作。一。語。

楊卽正色宣布王之冒名事。源源本本。不稍遺漏。王猶不承認。辨曰。先生積怨於我。故以此誣我。今請先生示我以憑據。苟無憑據。何能任意

誣人。楊聞此言。卽顧張子湖曰。張大律師在。此可爲證人。我當時爲王君治病。有其右腿。上部之陽面。曾開一刀。當有刀疤。可爲證。今請王君示吾以右腿。果無刀疤。乃是我負願償名譽損失費。如有刀疤。則王君亦當賠償。余與魯先生之名譽損失費也。

王至此。氣阻不能復言。乃自認賠償楊魯二人之名譽損失費而罷。



呆·卓·

後 獄 出

何東生蹣跚走到眩人眼目的日光中了一個看守在他背後叫道再會希望你此去很好但是何東生對這看守親密的說話很冷淡的隨便聽去並不回答豈獨如此他恨恨吐了一口唾沫走了五六步便回轉頭去向那所一向幽閉着大建築物咬牙切齒再舉着拳頭作憤怒狀看守見了這樣子笑着對同伴道他在此住了四年仍舊沒有親和的神氣真倔強極了一定不到一年又要進這裏來咧何東生對監獄表現了他十二分的憤恨後就移步向火車站去了他臉上有囚人生活特有的蒼白色他肩頭似乎日常負着重物似的很向前的屈着他已往的四年間幾乎一天也沒休息在獄中做苦工他那麼強橫的男子到底不會因着他的善行得到減輕苦工的機會他四年間的勞役如惡夢那麼的

過着他這四年間在黑暗世界度那悲慘生活。全是偵探李心田所賜。因此他對李心田的怨恨已深徹骨髓。誓必拚着生命去復仇。雪恥纔肯干休。他對李心田的怨恨與普通囚人對送自己入獄的官吏之感情大大不同。李心田與何東生恐怕初次見面時已成仇敵了。他二人生在一條街上。幼時是遊戲的同伴。後來入小學校時。又在同一教室內念書的。何東生的父親在東生六歲時慘死了。李心田有善良的父親。只是將兒子教導着如此。二人的境遇便大異了。心田十八歲已在某商店辦事。那東生把母親流着血汗得來的積蓄任意揮霍。並且他那時已知道賭博之味了。二人在二十一歲時

東生早成一個完全的無賴漢。心田又入警察學校。其後便一個做盜賊。一個做警察。咧他二人永遠互相睨視着。何東生一回兒小竊已卒業。去做強盜的副手。其時他母親正去世。沒有引他入正路的人。咧如此。何東生自始至終成了惡人。那李心田很能盡警察的職務。漸次升級。居然選拔為一個偵探員了。從此以後。心田對東生是特別注意着。他與忠實的偵探保安社會盡他職務。是兩樣的意味。只是監視東生的行動。不久。心田目的達到。把東生當做現行犯。捉到了。今天。何東生中途想着這些往事。走進火車站去。他懷中只有赴上海去的票子和現銀五六元。

他曉得同黨華老八肯照應他將來的事。可以不必擔心老八在數日前設法送祕密信給他了。因此知道老八在上海車站接他總之他的頭上暫時定有人監視着非在那裏躲一下不可。華老八是東生的知己在獄中時常常設法帶信或食物給他因此以爲此刻從老八的籌畫一定不錯的他在車站上的月台口立着等候火車到來低着頭避人眼目他眼睛火也似的燃燒心裏一點不知恥辱他胸中打定主意只消一有機會定要向李心田復仇的遠遠汽笛一聲他摸摸懷中票子抬頭望那火車時一剎那間見眼前正敵人立着啊李心田口吸烟捲監視着東生東生不禁大慌心田若無其事

的說道出來了麼東生低聲應道出來了我吃了四年苦咧將來一定要報復你記着罷心田道才出牢門就要嚇人麼東生道進監牢也全是你啊心田道全是我麼你自己偷盜了被我捕獲竟忘了麼東生說我不是這種意思你若不多嘴我至多不過一年幸虧費了你的心我偷了些東西你竟使我監禁四年這件事決不忘掉的你記着罷心田道我記着并且要看看你監禁了幾年脾氣怎樣了東生說我且告訴你一句有益的話你還是不來向我纏繞的好心田說但是我在職務上決不能不看着你東生道你的職務怎樣呢心田道你總曉得的凡出獄人必定

有人監視着。要到他當真有改悛之狀為止。我就是監視你的東生。道這一定是你自己去討來的。差使心田。道是的。我曉得你出獄後要報復。所以故意担任此職。我不是你那種說話嚇得動的人。李心田又是冷靜。又是傲慢。一回兒火車已到東生也不去瞧。心田躍入最後一輛車中。他正在窗畔坐定。心田已坐到他隣席。東生恨恨的對他道。空位子不是還很多麼。心田道。我覺得這裏好。方纔說過了。我一時也不打算眼睛離你。你此去往何處。做何事。我須看着。你是出獄人。說不定。也就會再做獄中人的東生。臉色蒼白。他要自己制自己。心中劇烈的爭鬥。所以與以前不同。很柔和的說。我不願與你

這麼多說。我却做了惡事了。但是已經受過刑罰。用不着再聽你的教訓。咧你也可以放些大丈夫態度來放鬆我了。啊。心田說。你要我做大丈夫。我很想比你十倍二十倍的做大丈夫。不過你自己一些沒有大丈夫的態度。啊。盜他人之物。來度日。真太不要臉了。心田一味嘲弄東生的臉。又成蒼白。奮然答道。你無非想使我憤怒了來打你。於是你就借此爲因。又送我入獄了。然而我不來上這種當。好在四五天內。我也就要向你報復的。說罷。旋過頭去。裝做眺望車外的景色。

二

火車漸近終點了。李心田用力在他肩上重

重一把問道你下了火車打算到那裏東生道用不着你問心田說但是你往那裏我很有知道他的必要東生說我已成自由身體往那裏去做什麼事都隨便我的啊你可以永遠當我罪人麼心田說那麼我跟着單看看你往何處與什麼人交往罷你要亂我的眼日是不行的你且想想你的身分即使你肯當真去做人誰肯把你這種人和人家一樣的使用呢於是你若有一次再做惡事那就再送你入獄其時送你入獄是我的職務東生你是前科犯無論到那裏總當你前科犯看待的啊東生臉上很有憤怒之色咬咬牙子一語不答便立起來走近門口偵探便跟在後面東生跳到月台上由

人叢中穿過去徐徐走近收票處他曉得華老八會來接的怎麼避去偵探呢他雖不怕自己的行踪被他知道却不願將老八捲入旋渦他在人叢中一瞧見了老八便不使他覺得打個暗號老八一見點點頭居然沒被這偵探覺察東生突然蹲下去裝做紮紮好腿帶觀看老八的暗號他立起來即忙躍向前方其時背後已有羣衆擁來他與心田之間生了幾尺距離咧東生乘此間隙便繞往羣衆的後方反對方面的門口出去不料回頭看時心田又在他後面追來他轉瞬間再換一方向便跳上一輛剛開的電車去偵探也想去時不料電車已很快的開行了

老八便道巧極巧極李心田這畜生真像一個瘟神何東生道他竟到監獄門口來候我的老八道那麼你且在那裏躲這麼一二星期讓他儘管去搜索罷他們的纏繞出獄人也像是一種娛樂東生便問老八近况老八說沒有什麼好也沒有什麼不好近來並無大事情本來有一個大大的計畫打算與你合做所以等候着二人便坐在一隅這邊沒有乘客東生看着老八說我此後做些什麼自己也說不出總之離開了世上四年了啊老八即道但是你現在既出來了豈不好呢四年間的苦痛總可以恢復些的東生說你是一次也沒嘗過牢獄滋味所以很難明白我實在再不願第二次進去了

不過爲着向李心田報仇而入獄那是只好忍耐的我對他必定要報復方法還沒想出來咧老八道那麼只消與他纏繞在他擔任的地方做一樁大事然後我們遠走高飛他就該死一定會降職咧東生說這一點還不能出我的氣我一向恨着他他也恨我所以我總得報仇不過又要坐監牢未免有些不願意罷了老八一聽笑道難道你想歸正了麼東生點點頭老八說你不妨試試看你可以支持到何時如果有人雇用你那李心田必定到你主人處去說這是前科犯那你就受累了官廳方面凡做過一次惡事的人很不喜歡他歸正我們若是盡行做了善人他

們就無事可爲無飯可吃了。我雖不曉得你是什麼意思。不過到此刻要做善人。一定做不到。還是中止的好。東生說我總想試試。老八道。從前許多人試過。一齊失敗了。你這種念頭。打算拋棄我麼。東生被他一問。又對他臉上看着答道。我決不拋棄你。我不是會忘掉朋友的人。我無論何時總打算替你出力的。老八即道。但是你現在說想做善人啊。東生道。我實在不想第二次入獄。你不曉得我竟從沒嘗過這種苦味。若是我再進監門時。定是結果了。李心田了。不想做了。打劫竊盜等事。到那種地方去咧。老八又道。你莫如此膽寒。一過兩三天。總有什麼辦法的。總之會見了同黨。你聽了各人的經驗談。後再定主意罷。無論何人最初都像你那麼說的。到兩次三次一來。便成慢性咧。你還是靜養一下。恢復元氣。後再行定你的意思罷。二人下了電車。老八就領他到那預先預備着的躲隱處去。老八回自己的巢中去了。臨行時吩咐道。你暫時在此度日罷。有十天的糧備着。你儘管自己弄來吃。空閑無事不妨躺躺休息幾天。我再命手下人去監視李心田的動靜。便了。何東生從此四日間一步也。不出去。終日愛躺的時候。躺愛吃的時候。吃真是極舒服的生活。但是這一些不受束縛的。放縱生活。漸漸也覺倦怠了。他很想有一種一定的職業。還是入老八的黨中呢。還是

此刻學做善人規矩。矩處世呢。心中不停的爭鬥着。恰巧在第五天的午後有人叩門了。像是老八東生便起來開門。不料是李心田走將進來。對四邊一看。說道。憑你怎樣亂我的眼睛。也沒用處的。這是你的巢麼。又要在這裏計畫什麼惡事了。東生應道。我那裏是計畫什麼惡事。不過在此休養罷了。心田說。沒有錢。怎麼可以永遠玩着。什麼人供給你的呢。東生道。你管他做甚。心田即道。瞞我也無用。你的同黨是誰。東生就說。你既有本領。找到這裏。那麼我的同黨何人。你可以去探索了。心田說。有人用電話來把這裏的地方密告我的東生。一聽。很不思議的。凝視着他的臉上。我在此地。只有極親密。

的四五人曉得罷了。怎麼會有人去向他密告呢。到底是誰正在疑訝。又有人叩門了。東生慌忙要打暗號時。豈料已被心田先去開門。一開門。心田笑着道。原來華老八是你同黨。你二人却是恰好的一對。老八莫明其妙。對二人臉上看。看似乎要求說明。便任意答道。這是我屋子。何東生是我的朋友。自然任意。可以在此出入。了你還不明白麼。李心田便道。那麼你現在另外還有一所屋子。那是什麼。別騙人罷。這還不是何東生的隱巢麼。今後我當嚴重監視你們。你們留心着罷。說完。他就去了。東生忙向老八道。我們要趕緊取消這裏。纔行。他來時。我很擔心。你不要

露。面。那。知。……有。什。麼。人。把。我。在。此。地。的。事。用。電。話。密。告。他。的。連。累。你。我。很。覺。對。你。不。起。老。八。道。這。何。用。擔。心。我。們。不。做。什。麼。事。他。也。無。從。下。手。啊。好。在。我。們。做。起。事。情。來。也。很。沒。有。脫。漏。所。以。一。兩。個。李。心。田。是。不。怕。的。東。生。道。老。八。我。是。毒。藥。還。是。不。加。入。的。在。你。們。有。益。我。與。你。們。一。同。做。事。你。們。就。大。受。其。累。了。老。八。道。那。麼。你。打。算。怎。樣。呢。東。生。道。我。意。欲。謀。正。當。職。業。老。八。說。很。好。那。麼。你。且。試。試。這。裏。房。錢。早。已。先。付。食。糧。還。留。着。現。在。且。在。這。裏。居。住。另。用。錢。也。可。以。供。給。你。你。去。尋。覓。謀。生。之。道。罷。不。到。半。個。月。包。你。要。不。高。興。了。東。生。說。老。八。但。是。不。會。傷。你。感。情。麼。老。八。道。決。不。會。如。此。像。你。這。麼。主。意。的。人。

以。前。也。很。多。很。多。的。一。做。五。六。天。你。就。可。以。醒。了。總。之。你。且。實。地。試。驗。可。以。叫。你。自。己。覺。悟。東。生。感。謝。道。我。決。不。忘。掉。你。的。好。意。我。們。永。遠。是。朋。友。老。八。說。不。錯。不。過。你。一。有。正。當。職。業。還。是。不。與。我。交。際。的。好。我。若。一。朝。被。捕。李。心。田。一。定。會。陪。你。下。去。的。所。以。你。不。妨。在。正。當。的。職。業。上。去。試。驗。一。下。當。真。不。行。時。可。以。再。與。我。來。商。量。到。那。時。自。然。另。外。有。法。子。的。

三

何。東。生。在。一。家。船。廠。中。找。到。了。職。業。了。工。作。很。費。力。勞。動。時。間。又。長。他。也。不。嫌。苦。即。使。工。資。極。少。到。底。是。正。直。勞。動。可。以。嘗。到。一。種。向。

未經。驗。過。的。喜。悅。咧。他。勞。動。了。四。天。在。第。四。天。午。後。那。工。頭。喊。他。過。去。說。道。何。東。生。對。不。起。此。地。要。停。歇。你。了。算。了。工。錢。回。去。罷。東。生。不。平。道。什麼。緣。故。我。與。他。人。一。樣。的。勞。動。着。啊。工。頭。說。我。是。不。願。意。趕。你。出。去。你。不。是。才。從。監。獄。中。出。來。麼。東。生。忙。問。什。麼。緣。故。工。頭。道。本。來。我。是。不。要。緊。方。纔。警。察。趕。來。說。你。是。前。科。犯。一。定。要。驅。逐。你。我。對。你。本。來。沒。有。什。麼。怨。恨。無。論。你。從。那。裏。來。都。不。妨。不。過。不。敢。違。背。警。察。的。話。東。生。道。來。的。人。定。是。叫。李。心。田。他。是。我。的。冤。家。工。頭。說。這。也。沒。法。我。若。不。歇。你。要。罰。我。也。論。不。定。的。你。還。是。去。罷。東。生。壓。住。了。火。也。似。的。憤。怒。取。了。四。天。工。資。走。出。船。廠。來。再。到。市。上。去。覓。工。作。一。歇。

四。五。天。居。然。又。得。到。新。職。業。了。這。一。次。很。當。心。朝。晨。出。去。晚。上。回。來。總。低。着。頭。不。很。給。他。人。看。見。面。孔。果。然。很。安。的。勞。動。了。一。星。期。不。料。第。七。天。心。田。又。趕。到。他。勞。動。的。地。方。來。遠。遠。立。着。對。地。笑。後。來。不。到。一。點。鐘。他。又。受。了。主。人。解。雇。的。命。令。了。他。已。往。雖。恨。心。田。到。底。沒。有。現。在。那。麼。恨。他。一。回。到。自。己。室。中。忍。着。的。怒。氣。一。齊。發。作。起。來。了。偷。使。李。心。田。此。時。在。旁。恐。怕。他。真。要。犯。殺。人。罪。咧。但。是。這。一。夜。他。遇。到。華。老。八。時。還。是。說。我。不。肯。屈。服。還。要。試。一。次。老。八。道。我。勸。你。還。是。拋。棄。了。入。我。們。的。黨。中。罷。你。只。管。做。下。去。也。沒。好。結。果。啊。東。生。說。且。放。我。再。試。一。次。老。八。道。很。好。不。過。你。

未免太笨。東生道：你自己沒有嘗過自然。如此說這一次。我若再捉進去。要定十年了。老八便無話可答。東生再去謀事。後來他見一處木料的棧房。要招搬運的人。他便進去。老老實實說。明自己的來歷。道：我是十幾天。前從監獄中出來的人。可以雇用我麼？他們便問爲什麼。吃官司的。東生說是竊盜。那人道：願去。邪歸正。麼？東生點頭稱是。那人說：不妨。可以僱得。第二天。東生便與許多小工。一同搬運木料。了他做到第四天。又被叫到賬房中。去付了他工錢。說對你不起。只好把你歇了。方纔警署中有人來。對於你的事。說得很嚴重。我們有時常有違犯規則等事的。若是時時被警署中人。在此注目着。就

很不方便。東生曉得辯也無益。便默然退出。來了李心田。說他不像大丈夫。他意志很強。光明正大的前進了。然而李心田一味妨礙着。這麼看來。方始覺得老八的話有真理了。他很想恨。不能到什麼遠的地方去。但是他不能到不熟悉的地方。并且被李心田戰敗了。逃走。又是一種苦痛。一到夜裏。他也不預備食物。也不想吃。他出了門。任意在街上亂走。他自己也不曉得。自己要怎樣纔好。胸中只有塞滿着。是對李心田的憎惡之念。他便到以前出入的賭場中。去看看兩三個面熟的人。對他略爲點頭。誰也不表示親密的神氣。他們都曉得偵探李心田。只是纏繞在東

生。旁。邊。的。所。以。不。願。與。他。親。密。從。東。生。看。來。以。爲。這。也。是。心。田。的。指。使。只。有。老。八。在。我。是。唯。一。的。友。人。肯。永。遠。親。切。待。我。的。我。倒。不。如。與。老。八。一。同。行。動。再。墮。入。惡。巷。中。去。罷。他。冷。冷。的。在。賭。場。一。隅。坐。下。來。觀。看。他。人。的。勝。負。其。時。旁。邊。一。個。認。得。的。人。輕。輕。對。他。說。道。東。生。今。夜。黃。金。虎。那。邊。聽。說。要。出。事。情。你。還。是。不。去。的。好。若。前。科。犯。在。那。邊。獲。捕。一。定。罪。加。一。等。的。你。當。心。啊。何。東。生。本。來。沒。有。到。黃。金。虎。那。邊。去。的。意。思。所。以。默。然。點。頭。黃。金。虎。那。邊。是。一。家。破。舊。四。層。樓。的。小。旅。館。出。入。的。門。很。多。其。中。設。着。賭。場。黃。金。虎。是。主。人。又。做。着。買。賣。贓。品。的。生。意。他。那。邊。全。是。惡。漢。的。巢。窟。他。們。在。二。層。樓。設。着。密。會。所。在。那。

裏。計。畫。種。種。惡。事。的。東。生。本。來。不。想。踏。到。這。種。地。方。去。但。是。其。時。他。腦。中。忽。然。一。閃。想。起。老。八。來。了。老。八。這。一。夜。說。是。到。黃。金。虎。那。邊。去。的。他。雖。不。是。前。科。犯。既。是。供。給。李。心。田。所。注。目。者。的。人。一。定。不。能。輕。易。放。過。何。東。生。不。可。不。去。救。唯。一。的。友。人。他。打。定。堅。決。的。主。意。立。起。來。急。急。從。黑。暗。的。街。上。趕。到。黃。金。虎。處。去。他。走。進。門。時。見。黃。金。虎。坐。在。櫃。內。叫。道。噲。何。東。生。我。曉。得。你。總。要。來。走。走。了。東。生。說。我。是。來。尋。華。老。八。的。金。虎。說。他。在。二。層。樓。後。面。的。房。間。內。你。近。來。景。况。如。何。東。生。答。道。還。好。金。虎。道。聽。說。你。要。規。規。矩。矩。做。生。意。了。我。看。你。還。是。別。這。麼。糊。塗。罷。東。生。低。聲。道。今。夜。這。

裏恐怕要出什麼事。我特地來給老八送信。叫他快逃走的。金虎一聽很慌張。卽道：「那麼你去通知老八。我再要去關照旁人。」咧。東生急忙趕到樓上。用力叩那房門。老八來開門。室內還有一個漢子。東生道：「老八今夜這裏要來捉賭。快些逃罷。」金虎去通知大眾。咧。你萬一被捕……

辨別現在在何等境遇。咧。倘在這裏一被捕。便重新入獄。前科犯自然不能免重刑。并且李心田一定替我會說出不利的證言來。無論我怎樣辨官長不信的。誰肯深認我去邪歸正呢。東生在樓梯上走時。樓下鬧得很厲害。警察在那裏打破房門。叫喊罵詈之聲。甚雜。各處有懷中電燈的光亮着。那機敏的黃金虎爲着要給客人逃走。特地割斷電綫。滅了全屋的電燈了。突然樓下一亮。只見紅的火燄已在這一所舊屋中吐出來了。火勢頓時擴張到四面。化成一個火海。何東生一嚇。就逃到三層樓上。失火一事本來不在他心上。不過一心不願捕官憲的手捕去。所以想

在什麼地方躲一躲暫時逃避罷了。他想起。了。黑暗的監獄不禁。混身顫抖。他兩頰有眼淚掛。着。他是爲着救朋友才趕到這裏來的。不過。此。話。有。誰。肯。信。呢。他。是。前。科。犯。是。偵。探。尾。行。着。的。注。意。人。物。他。已。在。逃。不。了。的。位。置。了。然。而。總。想。要。設。法。逃。去。他。在。走。廊。盡。頭。的。窗。中。向。下。一。望。又。沒。有。什。麼。鐵。樓。梯。各。處。的。通。路。都。有。警。察。把。守。着。他。嚇。得。再。趕。到。四。層。樓。向。下。面。看。時。猛。火。已。燃。燒。到。二。層。樓。了。何。東。生。方。始。有。對。火。的。新。恐。怖。街。路。上。觀。看。的。人。密。如。螞。蟻。而。且。人。聲。很。雜。警。察。捉。到。的。人。六。七。個。一。起。縛。着。東。一。起。西。一。起。前。前。後。後。帶。了。好。幾。羣。去。了。何。東。生。不。願。意。被。捕。然。而。要。在。此。燒。死。那。更。不。願。意。了。總。之。

聽。天。有。命。決。心。想。逃。將。出。去。他。又。到。三。層。樓。冒。着。烟。好。容。易。從。樓。梯。上。下。去。穿。過。走。廊。正。要。到。二。層。樓。的。樓。梯。時。他。忽。然。與。一。個。人。一。撞。此。人。抬。頭。道。何。東。生。到。底。被。我。捕。得。了。原。來。是。偵。探。李。心。田。東。生。如。針。刺。胸。那。冷。冷。的。手。鏢。到。手。上。來。了。心。田。得。意。似。的。說。你。是。在。黃。金。虎。家。裏。盜。賊。聚。會。的。時。候。捉。到。的。自。然。要。定。六。年。何。東。生。我。把。你。捕。到。了。明。白。麼。何。東。生。身。體。搖。搖。的。靠。在。後。壁。上。濃。烟。只。是。向。二。人。處。推。來。東。生。叫。道。心。田。你。慢。吞。吞。要。燒。死。了。心。田。說。不。用。担。心。火。燒。怕。他。做。甚。立。刻。就。會。消。滅。的。看。見。了。一。些。兒。火。就。嚇。得。如。此。還。能。做。大。事。業。麼。你。還。像。一。個。大。丈。夫。麼。東。

生道：我們燒死……心田用手鎗對着他道：往四層樓去。何東生便聽他命令，在烟中上四層樓去。火勢更加厲害了。東生哀求似的說道：心田，你不早早逃避，就不得了。咧！李心田一味強硬說不中用的東西，你別管向前走好了。東生沒法，只得沿着熱的牆壁行走。似乎李心田現在還沒覺得，二人已陷入何等危境。咧！平日很明白火性厲害的東生，慌得幾乎要發狂了。李心田真只有一瞬間，眼睛離開了東生，向窗下街上一望。這一剎那，東生頓時忘其所以，舉起帶手鎗的手來對心田。後頭部用力打去。李心田聲音也沒有的倒下來了。東生對氣絕的

同燒死，還有誰會疑惑東生呢？李心田一死，何東生沒有人妨礙，大可以正直度日了。啊！他冷笑着，留李心田在地板上，自己由樓梯上下去。他在烟中滾也似的下樓時，忽然立定了。他耳中有李心田的聲音響着。李心田不是罵過他，不像是個大丈夫麼？他雖是我的敵人，我把氣絕的人拋棄而去，可以算得是勇敢的行為麼？然而踐踏我今後的生涯，掠奪我將來的幸福的，是他要救他在何東生真是大大的試練他胸中劇烈的爭鬥。起來了他一時迷惑不定，但是也就決心。咧！他想即使犧牲全生涯，也要得他一個大丈夫的勝利。咧！他眼中溢出悲壯之淚來了。於是

再。冒。着。烟。回。到。四。層。樓。抱。起。人。事。不。省。的。李。心。田。來。負。在。背。上。走。到。三。層。樓。還。比。較。的。容。易。在。通。二。層。樓。的。樓。梯。處。四。邊。被。黑。烟。與。赤。焰。包。着。東。生。口。中。塞。了。手。巾。眼。睛。閉。着。負。了。心。田。趕。將。下。去。中。途。他。頭。部。被。火。焰。抵。到。了。他。氣。也。不。透。的。急。急。往。下。走。將。達。二。層。樓。時。他。方。始。開。眼。他。的。前。途。除。黑。烟。紅。焰。外。什。麼。也。不。見。突。然。他。臉。上。澆。到。水。了。這。是。救。火。管。的。一。端。恰。巧。對。着。這。裏。但。是。這。不。過。是。一。瞬。間。猛。火。又。在。他。面。前。逼。來。了。若。是。當。場。把。李。心。田。拋。去。他。身。體。一。輕。或。者。能。夠。安。然。過。此。難。關。也。論。不。定。但。是。負。了。這。巨。大。的。李。心。田。實。在。不。容。易。提。脚。動。輒。就。會。被。烟。捲。得。窒。息。的。然。而。東。生。絲。毫。沒。有。拋。棄。李。心。

田。的。念。頭。他。牢。牢。負。着。氣。絕。的。人。與。猛。火。爭。戰。喘。喘。的。到。最。後。的。樓。梯。真。再。有。一。步。了。他。忽。而。脚。頭。不。穩。倒。將。下。去。咧。下。面。的。樓。梯。已。燒。斷。把。他。拋。在。燒。紅。的。木。料。上。了。李。心。田。倒。在。他。旁。邊。東。生。再。鼓。足。勇。氣。又。立。起。來。負。了。重。物。糊。糊。塗。塗。向。前。突。進。又。倒。了。幾。次。覺。得。冷。風。吹。到。面。上。同。時。聽。得。羣。集。的。聲。音。他。已。到。戶。外。但。是。他。眼。前。黑。暗。燒。爛。的。面。一。觸。冷。氣。突。然。大。痛。一。回。兒。背。後。一。陣。極。大。的。聲。音。這。高。高。的。四。層。樓。燒。塌。了。何。東。生。興。奮。的。氣。已。疲。倦。與。李。心。田。一。同。倒。在。地。上。

四

何。東。生。恢。復。了。意。識。睜。開。眼。睛。時。見。許。多。警。

察圍着他的榻。那頭上繫着綳帶的李心田。臉色蒼白的正走進門來。心田把手一揮。警察們都退將出去。他走近臥榻。懷中摸出鑰匙來。替東生開去手銬。說道：「何東生，你沒有罪。你到黃金虎家中去。是進去借火柴吸香烟的。我已這麼報告你。牢記着。我很感謝你。再差一點。因着我的掘強。二人都退燒死了。但是你爲何不把我拋棄呢？東生應道：「我決不肯如此。本來是我一定要向你報復的……」李心田道：「這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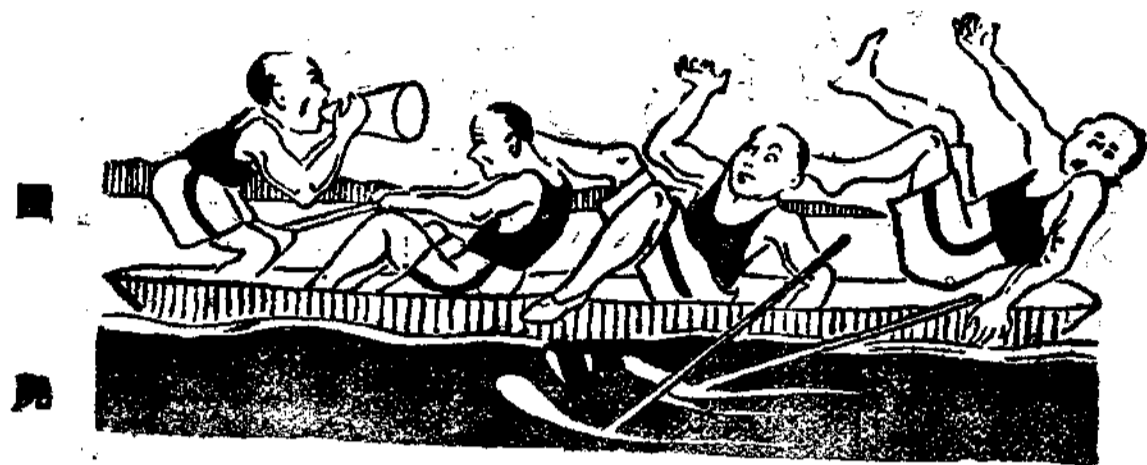
我們互相沒有怨恨了。你以爲如何？我實在不是。你病好了。可以仍舊往船廠中去勞動。只消我一句話。他們就可以雇你的。你若能夠正直做去。我決不妨礙你。何東生答道：「多謝心田。說不用謝。我纔要向你道謝呢。」李心田將要出去時。又回過來。低聲道：「我說你。不像大丈夫。實在對不起。恕我罷。你真是個少有的男子。」



偵探小說的壽命

芝 岩

偵探在社會上處於何等位置。自然偵探小說的命運跟著他消長。所以在社會上偵探一天不絕迹。偵探小說就一天不死。可是偵探絕迹的一句話。不容易說罷。我想至少先要毀棄金錢。使社會上不見有偷盜的案件。和謀奪產業的惡劇。再要把戀愛的道路。建築得平坦而寬闊。使走那條路的人們。不會失意傾跌。免掉爭風醋殺的慘局。然而試問這兩個難題。誰能做到呢。惟其如是我敢說偵探小說的壽命。是無限量的。



恨·天·王·

屍 園

我們由海甯路陳濟華家祝壽出來，因為海甯路距我們的寓所不很遠，只有一里多路光景，所以沒有僱車，慢慢的徒步回寓。那天陳濟華的母親過五十歲，家裏很是熱鬧。來賓甚多。我和康卜森也是來賓中一份子。那陳濟華和我本是舊同事。從前一起在滬江日報擔任輯務時，兩下的感情就十分融洽。不過現在濟華已和我一樣，脫離了報界了。至於康卜森和他認識，却因五個月前，濟華家出了一件案子。請康卜森探理。那案子很小，沒有記錄的價值。僅僅失去了幾件飾物，是被僕婦竊去的。康卜森探出後，濟華非常感激。由此便締了交誼。濟華的為人，極其豪爽，是個很英偉的青年。故而康卜森也很和他投契。我從前曾說過，康卜森是極乖僻的人。對於交際上，看得極淡。任是甚麼人，要想和他做個親密的朋友，那真個比黃

緣顯貴。還難得幾倍。此次濟華的母親做壽。居然勞動他的玉趾。親臨慶祝。濟華大引爲榮幸。咧。這時我們一壁閑談。一壁觀看兩旁的商店。胸襟很暢。我尋不到談話的資料。只得把康卜森所探的案子。一件一件的舊事重提。比較難易。康卜森一路唯唯着。似乎並不注意我的說話。約莫離寓所二百步光景時。忽而康卜森立下來。現着驚詫的神色。道。啊。我見他突然

驚詫。不知爲了何故。忙道。你看見了甚麼。康卜森道。方才不是有一輛馬車。由我們身旁走過去麼。我道。不錯。馬路上車輛很多。有誰去注意。康卜森道。不。我因爲聽見車子上有兩個人說話。一個人問我們的寓址。究竟在那裏。怎麼還沒有到一個。說已經不遠。幾分鐘內就可到了。這一定又出了甚麼亂子。要委托我們。咧。我道。怎麼我沒有聽見。康卜森道。你一路上儘管

絮絮滔滔的和我講故事。那裏顧及車子上人說話。我一聽不禁啞然。心想。我只管把那些已往的陳迹來和他絮話。我的聽覺早已失了效用。他却除了和我酬答外。還時時注意旁的事。可見他的用心細密了。康卜森道。別遲疑罷。我們趕快的跑。恐怕會我的人已在寓中守候了。我沒話說。隨着康卜森疾馳歸寓。果然有一輛車子。停在門前。正是方才由我們身旁走過

的馬車。我們跨進了門。走入會客室。早看見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少年。駢肩坐着。那少年大約才二十一二歲。身着西裝。面上微現着黑色。但五官很整。此時露出很悲痛的样子。那中年婦人的臉上。還有淚容。較少年愈加悲痛。我們進得客室。少年即起身道。二位可是康卜森先生和紀克先生麼。康卜森道。正是。不知此來有何見教。我和足下素昧生平。還不知尊姓大

名。少年從身上取出一張名片。刺授給康卜森。康卜森接過來。我斜過眼去一看。見上面印着洪曉霞三字。這名字很生疏。我並沒有看見過。康卜森道。那麼就請你把來意說出來罷。我瞧你們的態度。諒必有一件要事委託我。洪曉霞道。是啊。正是有一件要事委託先生。原來我的父親。今晨天甫亮時。忽被人用手鎗擊死。屍體發現在園裏。雖然警署中偵探已允偵緝兇手。

但我終不能信任。所以才與家母前來。請求先生大力。使兇手早日就法。家父在九泉之下。才能瞑目。說罷。指着那中年婦人道。這便是家母。那婦人抬起一雙慘澹無神的眼睛。悲聲說道。先生。總要求你發些慈悲。使凶手早日捉獲的。說時。眼圈一紅。淚珠已不禁滾滾而下。我見了十分心酸。暗想這又是一幕慘劇。啊。康卜森道。如此。請你們把發現凶案的前後情形。詳細

說來。如我的能力所及。決不推辭的。婦人露出很感激的意思。正欲開口。曉霞已先說道。家父名喚露卿。在一家銀行裏辦事。現因身體不很舒服。患了咳嗽症。向經理告了兩星期假。回家養息。我也在一家銀行裏辦事。今晨七點鐘。光景我還睡着。未醒。忽而我。家女僕氣喘吁吁到了。我那銀行裏說家父已被人用手槍打死。屍體發現在園裏。請我即刻回去。我大吃一驚。

即忙起身回家。那時警署中已派人檢驗家父。實是被凶人用手槍擊穿頸項而死。康卜森道。警署中人可曾發表甚麼意見麼。曉霞道。警署中人並沒說甚麼話。大概他們此時尚茫無頭緒。康卜森道。那麼你說的是發生凶案以後的大略。在未發生兇案前。你家可曾覺得有甚麼異兆呢。曉霞道。這却不知了。我在銀行裏輕易不回家去。就是回去。也不過一二小時的勾

留。所以不很清楚。曉霞的母親插口道。先生在未發生兇案以前。我家平平安安的。並不覺有甚麼異兆。露卿這次爲了咳嗽。請假回來。因爲醫生命他晨間早些起身。呼吸新鮮。空氣才於身體有益。所以這幾天來。太陽還沒出時。他就起身在園中散步。康卜森道。今晨不是下霧的麼。曉霞的母親道。正是據說霧下得很重。那時我還臥着。咧。康卜森道。露卿既被手槍擊死。

那麼。凶。手。開。擊。時。必。有。鎗。聲。你。可。曾。聽。得。麼。曉。霞。的。母。親。道。聽。見。的。那。時。我。雖。臥。在。床。上。但。已。醒。了。忽。而。聽。見。園。中。碎。的。一。聲。我。料。不。到。竟。是。手。槍。的。聲。音。康。卜。森。道。你。聽。見。這。槍。聲。後。可。是。就。起。身。去。查。點。麼。曉。霞。的。母。親。道。沒。有。那。時。我。委。實。料。不。到。是。槍。聲。所。以。還。臥。着。康。卜。森。道。那。麼。是。誰。人。發。現。露。卿。已。死。呢。曉。霞。的。母。親。道。是。僕。婦。發。現。的。原。來。我。家。園。中。有。一。口。井。僕。婦。

往。井。中。汲。水。方。始。發。現。我。聽。了。真。是。手。足。無。措。隨。即。起。身。到。園。中。一。看。果。然。露。卿。竟。被。人。擊。死。了。說。到。這。裏。又。不。禁。哭。了。起。來。康。卜。森。搖。了。搖。手。道。別。哭。此。時。尚。非。哭。的。時。候。請。問。露。卿。在。家。的。這。幾。天。中。可。曾。有。甚。麼。人。去。會。他。麼。曉。霞。的。母。親。勉。強。止。住。了。哭。嗚。咽。着。說。道。不。曾。有。甚。麼。人。去。會。他。康。卜。森。默。然。了。一。會。似。乎。轉。念。甚。麼。我。在。旁。聽。了。這。一。席。話。覺。得。這。案。又。不。比。尋。

常。很。難。措。手。一。時。恐。不。能。尋。出。端。緒。這。時。康。卜。森。又。道。警。署。中。人。檢。驗。時。可。曾。勘。出。凶。人。的。來。蹤。去。跡。麼。曉。霞。答。道。凶。人。的。來。蹤。去。跡。很。是。模。糊。似。乎。凶。人。並。沒。有。進。園。在。園。外。開。擊。的。康。卜。森。道。那。麼。凶。人。可。曾。遺。下。甚。麼。物。事。足。資。研。究。麼。曉。霞。道。沒。有。康。卜。森。忽。回。頭。向。我。道。紀。克。你。瞧。這。案。子。怎。樣。我。不。防。他。有。這。一。問。頓。使。我。回。答。不。出。一。個。字。來。只。得。囁。囁。着。道。我。們。似。乎。

非親去察勘一下不可。康卜森道：是啊，我們當然要親去察勘一下。僅憑他們的說話，是絕對尋不出一些線索的。你可願同我一起去麼？

我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將住址告訴我們，方始登車而去。洪曉霞和他的母親走了後，康卜森默坐了片刻，我也將腦中的思緒整理了一下，就一同雇車前往。到了洪家，曉霞已等候多時，請我們進了屋中，一眼看見裏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那男子見了我們，忙立起身來，曉霞替我們介紹道：這位姓張名喚吉孚，是和我家同居。康卜森向他

看了，微微把頭一點。曉霞又將我們的姓氏告訴了吉孚，彼此說了幾句寒暄話，便由曉霞引我們到了園中。吉孚也跟在我後面，我進了園，果然有一具屍體，直僵僵的臥在地下。那園子很是寬敞，栽了許多樹木，十分幽蔭。此時却有一派陰慘慘的氣象，籠罩着空氣，也似乎變了清潔，令人嗅了作惡。這全是人的心理作用，並不是園子裏的景色，因了發生慘案，而陡然改變。不過人心中不歡時

便處處覺得全是悲慘的布景罷了。這時我們已走近屍旁。細細一看，方知露卿已將六十歲的人和他夫人的年紀大相懸殊。他夫人的年紀大約祇四十多歲。露卿的頭髮却已有幾根變了白色。可知他操勞過甚。鬚鬚很短。身上穿着灰色嗶嘰的袍子。樸素得很。頸項間有一個彈穴。此時那流出的血已結成紫塊。臉上也塗滿了血。但左邊的頰輔上血跡很淡。大概擊

倒時。身體傾側的原故。由這淡血跡中微微露出深紫色的面皮。我們觀察了一會。康卜森又勸視園中。我的眼光也隨着他瞧去。那地上因爲晨間下了大霧。泥土很鬆。隱隱瞧得有不少的足跡。但很凌亂。大約是警署中留下的踐踏痕。我想足跡既如此凌亂。雖有凶人的足跡在裏面。也辨不出了。康卜森在四下觀察。慢慢的又走近了我。忽而睜着目注視着我身旁的

張吉孚。不瞬似乎有甚麼問話。張吉孚見康卜森如此注意着他。露出很奇怪很不安的神氣。道：「康先生，你瞧這案子有甚麼見解？」康卜森道：「我此時並沒有具體的見解。只能明白案中的一部分罷了。不知露卿被擊的時候，你可曾覺察甚麼？」沒有。吉孚道：「我沒覺察甚麼。因爲被害的時候，我還睡着。未醒。直等到警署中人來我方始醒。睡據曉霞的母親說，他還聽見碎

的一下。槍聲。我却連槍聲都沒有聽見。康卜森點點頭。便不多問。向曉霞說道。曉霞。我檢驗已畢。我們到室中去談談罷。曉霞含淚答應。導我們到了書室中。吉孚並沒有跟進來。康卜森坐定。取出一支雪茄。吸着說道。曉霞先生。這案子從表面看來。似乎很是簡單。其實却真不容易解決。凶人的來蹤去跡。全不明白。而且據令堂說。令尊幾天來。平平安安的。並沒一些異兆。

既是平平安安的。那麼。今天怎麼又突如其來的遭人狙擊。我以為這案很近於仇殺。總有一些因果存在。其間試思。凶手之意。不在劫財。就是仇殺的明證。令尊生平大概曾做了一二件不很名譽的事。所以遭人仇視。你既請我探理。要使此案水落石出。就不能隱諱。我們方有着手的地步。說罷。正襟危坐着。聽候曉霞的答覆。曉霞很堅決的說道。這一層。先生不必狐疑。家

父是個極慈善極和藹的忠厚長者。生平作事。我自信沒一件不可以告人。康卜森道。恐怕你不甚清楚罷。你既不清楚。我們也可以另闢途徑。曉霞道。先生如不相信。我不妨把家父的慈善與和藹的證據取出來。說着。就起身去翻書櫥中的東西。康卜森忙向他搖了搖手。曉霞沒有看見。我倒不禁奇怪起來。覺得曉霞的說話。很是不倫不類。慈善與和藹。怎麼也有證據。

有證據的慈善與和靄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會兒曉霞取過一疊報紙。我一瞧。却是近幾年的本埠各報。暗想他所說慈善與和靄的證據。就在這一疊報紙中麼。難道報上曾評過露卿這人。很慈善很和靄麼。然而露卿並沒一些聲望。不是曉霞就在銀行裏辦事。我還不曉得是在銀行界呢。那麼一個無名小卒。如何配得在報上評論。我當下不由好奇心起。注視着曉霞。

加 尾

只見曉霞指着報上的一節廣告道。先生。這是水災義賑會的誌謝廣告。家父曾捐助十元。說罷。又取過另一張。指着道。這是貧兒院的誌謝。家父曾捐助五元。一連取了好幾張。給康卜森看。甚麼施藥局。貞節堂。貧兒院。都有露卿的捐款。但都在十元以內。我方始明白。原來他說的慈善證據。就是指的這些捐款。曉霞又道。先生。別以爲這些數目太小。其實家父每月所入。

不過五六十元。不比那些豪商大賈。動輒幾千幾百。家父却是個貧寒之士。寧可自己節儉。凡是來請捐助的。無不勉盡綿薄。就可見家父的心腸慈善了。至於性情和靄。雖拿不出什麼證據。但一問左右鄰人。和與家父往來的友人。也不難知道。康卜森只點頭。沒有回答。而所吸的雪茄已盡。又從烟匣裏取出一支。却又給了一支我。並給了一支曉霞。彼此燃起火來。我

見康卜森的面色甚是沉着。不住的吸烟。知道他正在苦思案情。我却有些不耐。加以我腦中此時又十分昏聩。實在坐立不安。便獨自走出書室。暗想康卜森曾對吉孚說。已有一部分明白。不知他所明白的。是案中的那一部分。我觀察他的神情態度。他對於此案。似乎並沒絲毫把握。和我一樣的處於五里霧中。而曉霞却儘管噲噲嚙嚙的把那些廣告來擾亂人的思緒。絲毫無裨案事。未免太無意識了。我在室外閒步了一回。康卜森又似乎在那裏和曉霞討論。我想此時的討論。總不見得有甚麼明白解決。可以使凶案破露。所以沒有進去。我立在庭中。向對面廂屋中望去。忽見吉孚和一個女人談話。估量必也是討論此案。便慢慢的走過去。却不便冒昧。走近吉孚一眼。瞧見我忙招呼道。紀克先生。貴友康先生……我承勢走到吉孚身邊。說道。敝友此時正和曉霞在書室中研究。尙沒發表甚麼意見。請問這婦人是誰。吉孚道。就是洪家的女僕。我聽說是女僕。不禁引起注意。因曉霞的母親曾說是女僕。首先發現凶案的。於是向他注視了一會。這女僕已將五十歲的人。鄉村裝束。面麻而胖。並沒一些奸猾的氣象。瞧去還有些臃腫不靈。女僕見我注視着他。似乎不好意思。起來立刻走了。開去吉孚

忽道：「紀先生，我覺得這件案子，很是奇秘。一時不容易將真相揭露。試思凶人竟敢在天色已亮時開槍行凶，而又能不留痕迹，從容逃遁，他的膽力和鎮靜，就很令人咋舌。那麼，他逃遁後，還不是鴻飛冥冥，更不肯丟下一些破綻了。」我道：「是啊，他敢在天已亮時行兇，大約是利用下霧的機會，易於逃遁。我以為兇手和露卿，一定有甚麼深仇宿恨，所以才勢不兩立，不但鄙見如此，便是敵友康卜森，也有這樣的詰問。而曉霞却力辨沒有人仇視他父親，這是很可研究的。吉孚忽而凝了一凝神道：「仇人麼……也許兇手和露卿是仇人。旁人不得而知罷了。」我道：「最可笑的，曉霞把許多舊報上各慈善機關、露卿捐款的誌謝廣告，取出來給我們看，證明他父親是個慈善家。其實露卿已這麼老，安知現在的慈善行為，不是少年時一種懺悔的表示呢？」吉孚道：「着啊着啊，你這話真是有閱歷之談。譬如有一種口口聲聲嚷着懺悔的人，並不是有生以來，不曾踏過情場一次，乃是由情場失敗而聊以自慰。或者露卿少時，曾做過甚麼不名譽的事，也未可知。我由去年才和他同居，他的生平歷史，我並不清楚。現在我有一句話，動問曉霞，曾和貴友談及我麼？」我見他這一個問句，很是聳突。曉霞又談及你做甚麼不

禁暗暗詫異。即答道：「沒有談及你吉孚，好像安然了許多。我覺得和他說話了無助益，便略一點首，回身到書室中來。誰知我才跨進書室，忽見康卜森連連領首，似乎猛然憬悟一般，自語道：『……我未免莫明其妙，再一瞧曉霞的母親也坐在裏面，不知何時進來的。』」

了書室，走到門外，曉霞又再三感謝。康卜森忽向我道：「紀克，你此刻且先回寓，我還要到勞合路去有事。」我詫異道：「你到勞合路去做甚麼？」我詫問時，康卜森已雇好了一輛車子，跳上車說道：「你別問，我停會兒就回寓，再把原因告訴你。」又囑曉霞道：「此時切勿多言。」曉霞點點頭。康卜森便命車夫飛奔而去。我只得別了曉霞，也雇了一輛車兒回寓。

我們自業偵探以來，探的案子已不下五六十件，從不曾有這次沉悶，全尋不着一點頭緒。我胡思亂想了一會，不禁想出個疑問來：露卿之死，是否被外人所擊，如係外人，那麼凶手怎麼竟不留一些痕跡，手脚如此乾淨？再從家庭方面着想，又沒有可疑之處。因曉霞這人並不似奸狡者流，一望而知是一位誠實少年，便是他母親和女僕，也都不像行凶之人，恐怕那女

僕。連手槍這樣東西。還沒有寓過目。況且又有一個人和他同居。更有許多障礙。那麼照此看來。究竟露卿死於何人之手。原因是甚麼。全不明白。實在令人焦悶。我腦中這麼盤旋着。又聯想到吉孚。覺得他問我的那句話。未免鶴突。他的用意。無非想擺脫嫌疑。其實越思擺脫。越引人注意。這又何必。如果自己行事不苟。就無須駭怕。既經康卜森擔任探凶。決不得使無辜的人受累之理。未免膽太小了。既而又想。屍體發現在園裏。園外就是荒僻的地方。或者凶人真個未進園內。在園外開槍狙擊。也在意中。那園之垣牆。本不很高。很有遙擊的可能。果然如此。自然容易逃遁。留不下一些破綻。但那時雖是天色才亮。總不致沒一個行人。我們怎麼不到園外去察勘一下。查詢附近的居民。可曾瞧見一個形跡可疑之人。這一着。康卜森未免疏忽了。我想起康卜森。思緒便得了一個焦點。集中於康卜森之身。康卜森爲甚麼要到勞合路去。他到勞合路。是不是爲了此案。也沒向我說明。很是莫明其妙。還有一層。殺人這種勾當。最妙在夜半人靜的時候。此案却等到天亮。才下毒手。可算獨創一格。我越想越入迷惘。只好不想。把思潮勉強遏抑下去。專候康卜森回來。便有分曉。我若是儘管這樣的推測。徒然

空耗腦筋。於案事絲毫無補。似乎不值。於是把本日的各報取來。翻了一會。凶案尙未有記載。看國事又令人嘔氣。只得檢出各報的附張。讀着消遣。倒津津有味。我檢到滬江日報的附張。上面忽登了二十首悼亡絕句。纏綿悱惻。宛如巫峽猿啼。蜀山鶻泣。很打動我的悲感。不知不覺的讀出了聲。反覆誦了幾遍。抑揚宛轉。大有百讀不厭之概。忽而有人在我肩上一拍道。

紀克。你的書痴性又發作了麼。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康卜森。此時正立在我背後。我把報紙一擲。那凶案又不禁從我腦筋裏反映出來。忙道。你已回來了麼。可是由勞合路回來的麼。康卜森移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道。正是。我正是由勞合路回來的。我道。你到勞合路去。做甚麼。此時可以告訴我了。康卜森道。那當然是爲探案而往。我道。那麼結果如何。康卜森道。凶手已

經查出。不久就破案喇。我驚喜道。啊。凶手是誰。可曾捉獲麼。康卜森道。凶手已乘七點鐘的快車。到了蘇州。我已打了一個電報。到蘇州警察署。就近派警拘捕。大約幾句鐘內。就可以得到覆電。我道。這兇手喚做甚麼名字。康卜森道。名字很生疏。喚做李根生。和露卿沒絲毫關係。却與那張吉孚是舊同事。我恍然大悟。啊。果然。張吉孚不是個好人。難道兇手受的吉孚指使麼。

康。卜。康。忽。愕。眙。道。怎。麼。說。你。怎。麼。曉。得。和。張。吉。孚。有。關。我。見。他。忽。而。愕。問。倒。不。禁。呆。了。一。呆。答。道。不。是。我。曾。和。張。吉。孚。談。了。片。刻。他。的。言。語。之。間。很。有。幾。分。可。疑。康。卜。森。道。他。的。言。語。之。間。可。疑。麼。我。道。正。是。於。是。將。我。和。吉。孚。的。談。話。告。訴。了。他。康。卜。森。道。原。來。如。此。你。並。沒。有。完。全。明。白。那。李。根。生。並。不。是。吉。孚。指。使。吉。孚。與。露。卿。沒。絲。毫。仇。怨。怎。得。無。緣。無。故。的。下。此。毒。手。乃。是。根。

生。和。吉。孚。勢。不。兩。立。啊。我。聽。了。這。幾。句。又。莫。明。其。妙。起。來。忙。道。這。又。怎。麼。說。根。生。和。吉。孚。有。仇。怨。怎。麼。反。將。露。卿。擊。死。你。的。話。竟。如。此。神。祕。使。我。不。解。康。卜。森。道。紀。克。你。別。着。急。根。生。並。不。是。有。意。擊。死。露。卿。乃。是。誤。傷。換。言。之。是。兇。手。看。錯。了。無。心。將。露。卿。擊。死。的。我。道。那。麼。露。卿。是。死。於。非。命。了。那。李。根。生。和。吉。孚。究。竟。有。甚。麼。仇。恨。你。可。曾。偵。查。出。來。而。且。你。又。怎。麼。得。知。兇。手。是。

李。根。生。露。卿。竟。是。誤。殺。呢。康。卜。森。道。兇。手。和。吉。孚。有。何。種。仇。恨。此。時。尚。未。偵。出。須。待。兇。手。自。供。至。於。我。用。甚。麼。方。法。破。案。却。是。因。與。曉。霞。的。一。席。話。當。我。才。檢。驗。時。並。沒。一。些。成。見。和。把。握。後。來。仇。殺。的。理。想。無。從。徵。實。就。忽。的。有。一。種。幻。想。在。我。腦。中。一。閃。這。幻。想。現。在。竟。成。爲。事。實。了。原。來。我。們。才。踏。進。洪。家。的。門。就。看。見。一。位。面。貌。不。很。和。善。的。中。年。男。子。便。是。張。吉。孚。那。吉。孚。本。

是與此案絲毫無關係的人。却隱隱露出一種慌張不安的神氣，很令人生疑。所以我在園中向他注視了一陣，他果然畏懼，而我的目光不敢正視。我然而還以為吉孚恐受嫌疑，因而處處畏葸，並不會十分介意。直至我腦中幻想閃動時，方始把全神注在吉孚的身上。問曉霞：吉孚是何等樣人？據曉霞說：吉孚曾做過緝私營的管帶。我又問道：這幾天來，雖不會有人會你。

父親可曾有人來會？吉孚：吉孚這幾天舉動，可否有異？曉霞說：不很清楚。這時他母親忽而走入書室，我便又問他母親：他母親說不錯。我倒忘了。這事這幾天來，果然有一個人常來會吉孚，並似乎有一種祕密交涉。天天都是盛怒而去，我聽了，不禁大喜。幻想竟漸漸徵實了。紀克：吉孚不是也穿着灰色嗶嘰的袍子麼？我道：正是。但灰色嗶嘰袍子有甚麼關係？康卜森道：

一六
唉，你還不明白麼？行兇之時，天色甫白，天上又下着大霧，大約兇手在外，未能看清面貌，將露卿當着吉孚，因而誤傷。我道：啊，竟有這等事麼？康卜森向我看了一眼，繼續說道：我於是又問那人喚做甚麼？住在那裏的？曉霞母親說：喚做李根生，住在勞合路二十八號。這是因那人容易動怒，覺得奇怪，問了問吉孚，方始曉得那人的名姓和住址。我又問曉霞的母親，可知那

人爲了何事。與吉孚談判。曉霞的母親說。據吉孚說。根生和他是舊同事。此次要向他借一筆款子。並無他故。我聽到這裏。已十分明白。便不多問。因想舊同事或者是的。借款的這句話。就近於飾詞了。如果是向吉孚借款。那麼。不借與否。一句話就可解決。怎麼根生竟天天到來。反而容易動怒。天下那有這種不講情理的人呢。可見必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祕密交涉了。吉孚既向曉霞的母親。設詞掩飾以後的話。諒無一字不是遁詞。再問下去。也就無益。我便決定先到勞合路去查察一下。我尋到二十八號屋中。裏面却住了四個人家。據同居的人說。根生昨夜外出未回。我到根生室中搜尋了一會。並沒有甚麼可疑之物。再一查詢。方知根生到這邊來。還沒有多時。他妻子已死。祇有一個母親。住在蘇州鄉間。昨夜出去時。是穿的黑布袍子。我遂又回到洪家園外查問。可曾有人瞧見一個形跡可疑的黑衣男子。恰巧有一位小販。說是曾看見的。當時並未留意。那小販本來足跟無定。幸而被我碰着。才能決定兇手是根生無疑。至於附近居人。因那時太早。天還沒有完全大亮。大家尙在華胥鄉裏。那裏能看見呢。我碰着那小販。不是大幸麼。我道。你和曉霞與曉霞的母親。這一派問答。怎麼我沒有聽見。康

卜森道。那時你正踱出書室。所以沒有聽見。我道。那麼。你怎麼知道根生乘的七點鐘的快車。到蘇州去呢。康卜森忽又張大了眼睛。向我瞧了一下。說道。這是我的推測。根生既打死了人。還不快快逃遁。自然要乘最快的快車了。這並不算一個問題。李根生到蘇州與否。尙不能決定。然而他在匆迫之間。逃往別處。總怕有許多不便。一定往蘇州去的。他家又住在鄉間。儘可銷聲滅跡。逍遙法網。等蘇州覆電到來。便能證實了。我道。根生和吉孚有何種仇恨。可能推測而知麼。康卜森默然了一會。才道。緝私營弊端重重。大概總離不了分賄不勻的原故。我點點頭道。這話很近情理。多分爲了這個原故。不知你此時可曾到洪家去麼。康卜森道。沒有去。須待兇手就獲。案情大白。才可去報告洪家。我沒話可問。便低下頭去。仍翻閱報紙。忽又想

起一句話來。問道。你檢驗時。曾對吉孚說。已明白案中的一部分。不是指的仇殺。康卜森道。正是說時。露出很疲乏的樣子。也不多答。即起身走到睡椅上。倒下身子。我心裏依舊惴惴不安。深恐康卜森的料想。不能中鵠。根生並沒有回蘇州。那就不堪設想了。一會兒。鐘聲已報兩下。康卜森閉着眼睛。好像已經睡着。忽有一人送進一個紙件。康卜森陡的一躍而起。接過

紙件看了一遍。滿面堆着笑容。授給我看。我一瞧。乃是蘇州警察署偵探魏志芳的回電。那電文道。

康卜森先生。尊委已經辦妥。果然根生已到了蘇州。現已拘捕到署。即當引渡歸案。並且根生已承認露卿是他誤殺。他果然看錯了人。原來他昨夜懷着手槍。本想進屋狙擊吉孚。因有露卿同。居屋中人多。不敢進去。他在園外躊躇着。

不知不覺的東方已經發白。一霎時天色即亮。他已灰心殺人。那知在這當兒。忽聽園中有人咳嗽。從大霧中向內看去。見是一個灰色衣服的男子。以爲就是吉孚。惡念又起。便開了一槍。那人應聲而倒。他遂急急逃開。乘七點鐘的快車到蘇。至於仇殺原因。據根生供稱。他們在緝私營裏。曾共得一位鹽商運動金八百元。應各得一半。當

時根生就存在吉孚身邊。不到兩月。吉孚解職。根生向他索取。他竟掉首不承認。根生憤極了。才生了殺害的意念。今晨狙擊時。實不知誤傷了不相干的露卿。直到我們前往拘捕。方知誤殺。不由非常的痛悔。所以我們並不曾怎樣詰問。就一口承認。恐勞遠注。先此電覆。魏志芳。我看畢。方始把一顆心放下。沒有話說。只向康卜森微微

的一笑。大家相視無語。

國 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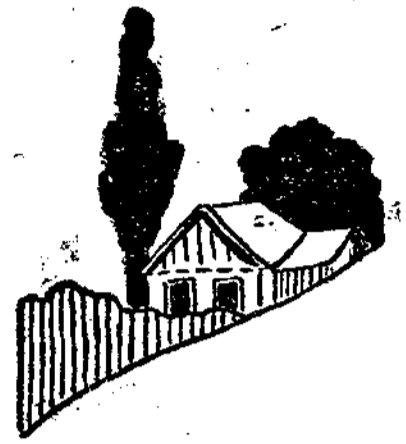
5

溝中銀幣

閩北徐公

兩個賊。由某珠寶店的窗中進去。這窗的內面。用兩個螺旋釘釘着。釘子尖端。串出木框外來的。賊先用鏟刀把釘的尖端弄平。做成了一條縫。旋去螺旋釘。窗就此開了一個人先進去。一個在外面看着。不料來了幾個打掃夫。打掃店前的溝咧。於是外面的人。立在離溝二百碼處。裝做醉人模樣。一回兒打掃夫過來時。他大聲呼道。我的三個銀幣。一齊落在水中了。可恨啊。可恨啊。你們是打掃夫麼。快些替我撈起來。他一面叫他們去撈。一面搖搖擺擺。再走到珠寶店門前。打個暗號說。妨礙者不在旁邊。那些打掃夫們正在水中摸三個銀幣時。他們把價值五千磅的珠寶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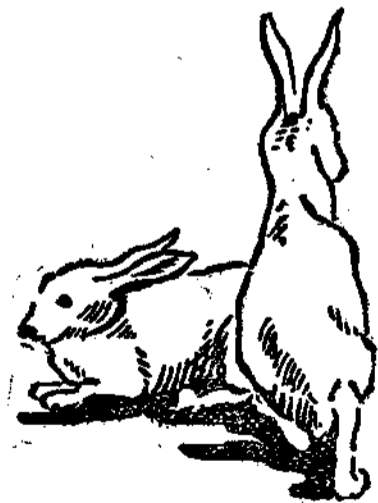
第一類 憲法



探霍
案桑

我的婚姻

程小青



(六)

那天晚上我等候霍桑的消息直到明天沒有合眼這半夜中我精神上所受的種種驚疑憂懼讀者諒可以推想而得到了八點一刻好信息果然來了霍桑寄給我一個電報那電道

「事已得手了。見電快來。嘉興嘉禾旅館霍。」

唉。霍桑果然是忠於朋友的。這一夜工夫他竟趕到了。嘉興現在他既然說已經得手我那裏還敢待慢。取出火車表來一看九點鐘有一班慢車一算時間還來得及。就急急整備應用的皮包。順手將衣袋中的幾張報紙放在包裹。趕到火車站時九點還缺三分。幸而沒有脫班。我坐在車中。腦海中一喜一懼的思潮。當然不免。我也不必記述。直到到了嘉興。剛要下車。忽見

霍桑已在站上等我。我一見他好似闊別後的相見，心中說不出的快活。霍桑也滿面笑容，不像昨天那種恍惚不定的態度。我第一句開口便問他道：「霍桑消息怎麼樣？」霍桑含著笑道：「我早對你說過我們再見面時一定有好消息給你的。」我急忙道：「那麼佩芹不是在此地麼？你可曾見過伊麼？還有那個引誘脅迫的惡漢，你可曾拿住送？」霍桑忽搖頭大笑道：「你的問句太多了。這裏人多嘈雜，教我怎麼樣回答。現在你不覺得肚饑麼？你且把皮包給我，我們到旅館裏細細的談罷。」我只得依他同他走出車站到了旅館。霍桑便吩咐備飯。我一面洗臉，一面重新提出先前的幾個問句。霍桑笑嘻嘻說道：「我先回答你一個最關切的問句。安安你的心罷。你的未婚夫人就在這嘉興城內梧桐街五十三號趙姓家裏平安無恙。你儘放心罷。」我驚喜道：「這真是好消息，但你可曾見過伊麼？」霍桑道：「沒有，但我敢保證一定沒有錯誤。我並且知道伊昨天趁的三點四十五分慢車七點半鐘才到趙家。今天早晨七點鐘時伊已經起身。這就可見伊身體上安然無恙了。」我答道：「啊，你竟知道得這樣詳細，但那姓趙的又是怎麼樣人，並且可有什麼人和佩芹一同來麼？」我剛問了這句，忽見侍者送進飯來。於是彼此坐定，只得忍耐著舉箸吃飯。我這時仍舊吃不下去，只勉強

咽了。幾口就靜坐着等待。霍桑一回兒漱洗既畢，霍桑才開始說道：「你別多疑了。伊是一個人來的。若說這裏的趙鐵生就是你未婚妻的母舅，他的住址我原是從高敬修那裏得來的。原來我昨天傍晚和高敬修會面以後，揣測情勢，知道佩芹出去必定在什麼親戚家裏。因為木林既經吐實，佩芹回家過一次，便知被匪人要脅而去的理想，已不能成立。那麼這個溫柔純潔的女子，除了往親戚家裏一個人又往那裏去呢？所以我在伊的叔叔和姑母家裏尋訪，不得便料。伊已離去上海到伊的母舅家裏來了。那時我早已把幾個近親的住址問明，就即趕到車站，趁夜車來到嘉興。既到這裏，我便探明伊的蹤跡，確在趙家。於是我就發電招你以後的手續，你就可以自己去料理了。」我聽了這話，心中略爲安寧，因又問道：「這樣說來，伊果真是一個人到這裏來的，但你可知道伊爲什麼有這種舉動，並且抱着什麼宗旨？」霍桑微笑道：「據我看來，這舉動好像是負氣。」我道：「伊怎麼樣竟會負氣呢？」霍桑道：「那一定被什麼匪人挑撥出來的。」我道：「那麼和誰負氣呢？」霍桑道：「當然是和你了。」我道：「爲什麼和我負氣呢？」霍桑笑道：「這一層要問你自己，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這時想起那隻戒指，因又道：「你以爲這事不過負氣麼？」霍桑道：「自然你若能夠自己問問，你一定有

了什麼不到之處那匪人才能夠進讒不過我不相信像你夫人這樣的性情竟會出這樣激烈的舉動因此未免使人詫異——唉包朗你不是有什麼說話隱藏着不告訴我麼——我經他一說便把衣袋中的那隻鑽戒取出來給他瞧道——你瞧伊把這東西也寄還我了似乎不只是負氣罷——霍桑把戒指接過一瞧我見他的臉色頓時變異一回抬頭說道——這不是你給伊的定婚約指麼伊怎麼竟會退還——我就把昨晚接得戒指的事和我所想的兩種假定的理想說給霍桑聽霍桑注目在地板上面半晌不答我因道——你想這事不是有些尷尬麼——霍桑緩緩道——照這樣看內中果然有些曲折我以為你應當從速料理否則保不住要弄假成真哩——我皇急道——但怎樣料理呢——霍桑道——據你自己想你對於伊的行爲和感情有沒有足以使伊悔婚的可能麼——我道——我們的感情可以算得融洽沒有間隙不然我怎麼會向伊求婚伊也那裏肯一口應允至於近來一星期中我也曾和伊會過一次面我既沒有待虧伊伊也絕沒露過不滿的表示忽然間竟會悔婚我實在想不出端由——霍桑道——你再仔細想想把你們最後一次會面的時候伊的言語態度和往日比較可有什麼變易的地方麼——我低垂着頭把上次我們會面的情形竭力追想了一下一回兒答道——我記得那天

伊的說話不多態度上似乎比較的冷淡一些「霍桑忽接口道「哦這也許就是端由的一種不消說你一定有什麼不到的地方不過你自己沒有覺察罷了」我急辯道「這一層我敢自信實在沒有」霍桑道「如果沒有更好但是此刻却不可耽擱應當往梧桐街五十三號伊的母舅家裏去見伊一面那時你應當盡你的能力解決這個難題須知這一件事除你以外誰也不能夠越俎代謀的」這話果然不錯霍桑雖是我的好友但夫妻間的事當然不能容旁人解決我也萬不能夠請他幫助的這時好像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無論如何我應得就去見伊於是我換了一身灰色薄呢的新衣略略整理一回便動身往趙家那趙鐵生是在四川當過旅長的因着眼見得軍人們弄權搗亂不願意和他們同道所以告卸了職司在家裏閒居這一段歷史也是被霍桑打聽出來我臨走以前他告訴我的當時我到了趙家向門房裏問詢要求見他家主人的外甥小姐那看門的起初拒絕不理後來我只得把我未來的外甥壻頭銜和他說明他方才給我通報約摸等了四五分鐘還不見他出來我暗暗懷疑莫非佩芹拒絕不見我麼那真沒法挽回了又等了幾分鐘才見看門的忽忽出來回報我道「請進去罷」我私自呼了一口長氣驚疑略定就跟着進去穿過了一個大廳就到一個書房

我在書房前略定定神踏進去。一瞧卻沒有人。但見陳設得非常精緻。壁上的字畫也都古雅高潔。那看門人送到門口。竟一言不發的回身去了。我知道少不得再要在這裏等候。一回但從這樣遲遲不出上着想。顯見得佩芹對我不十分歡迎。那麼我此來的希望未免有些擔憂。平時我每逢和伊約會見面時。總心花怒放說不出的快活。但在這個當兒。却正相反。我心中懷着鬼胎。不知道伊把怎樣的態度對我。我見了伊。又怎樣開口措辭。正自反覆慮着。斗聞一聲咳嗽。不由的使我從座中直跳起來。抬頭一瞧。早見一個長身闊肩的中年男子。大踏步的踱了進來。這個人進來果然出我所料。但瞧他魁梧雄健的狀態。便知是佩芹的母舅趙鐵生。他先向我招呼道：「你就是包朗先生麼？」我鞠躬應了一聲。那人又道：「你既能夠尋到這裏來。大概早已知道我了。我就是趙鐵生。我們坐下來談罷。」我又鞠了一個躬。心裏想這人的談吐。爽豁絕沒有一毫流俗的敷衍。說話確有些軍人本色。彼此既已坐定。我正待自陳來意。趙鐵生忽先向我道：「包先生。我久震你的大名了。你不但急公好義的大偵探。還是一個德學兼優的文學家。我一向本來很佩服的。」這幾句話。大概算是他隨俗的敷衍。說話罷。可是聽他的語調。非常生硬。並且還帶幾分冷氣。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也是軍人的本色麼。

但這時我既然覺得受之有愧禮尙往來少不得也要恭維他幾句他搖頭道「唉我們當軍人的在現今的時代差不多成了贅疣原來他們口口聲聲爲國爲民內底裏卻大一半只顧自己的私利這班口是心非的東西真是可殺的」他罵這一句時忽而睜眼握拳形狀實在可怕我因答道「這原是事實但先生能夠潔身引退不和他們同流合污足見得高節」他不卽回答忽而從衣袋中取出一支紙煙擦火自己吃着私忖這個人態度有些奇怪並且他出來和我接見可是代替佩芹來和我開談判麼或是佩芹還不便出來他只是來敷衍一回因此才發這種不相關系的牢騷話麼趙鐵生呼吸了幾口烟又突然說道「我生平最愛的就誠實和公道這兩種人在我們同道中實在難尋我想像先生那麼的文學家人格一定是很高尚的」我忙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那些無賴的文人言行不一也隨處都有一趙鐵生張目道「哦當真麼但先生一定是例外的決不會像那無賴文人一樣我讀過幾種先生的著作你不是時常贊美公道和誠實的麼並且從字裏行間看來先生還是一個女權保障者呢」論情他說了這幾句話我不得不謙遜幾句可是他的語調越說越覺難聽竟好像在那裏申斥我了但我實不能相信無論如何他有什麼權力竟敢這樣無理忽聽他格格的

笑着道：「哼！好一個女權保障者！」我一聽這句他的真相已露，不由的立起身來，莊聲回答道：「趙先生，請你說話上注意些，你這種口氣，差不多帶著侮辱的神氣，我却不受你的。」他這時也突的跳起身來，把口中的紙烟向地上一丟，彷彿要用武的模樣，我也整備好了，默想他是軍營中人，軀幹又偉大，外表果然可怕，幸虧我也學過幾年拳術，即使動手未必一定敵不過他，他向我睽睽着厲聲道：「我侮辱你麼？還是你自作自受呢？」我也勃然道：「我做過什麼？」他道：「我說你口是心非，表面上掛着女權保障的幌子，實際上却是一個無賴。」我初不料這件事竟弄得這麼糟，他的語氣分明是說我對於婦女們有過非禮的行爲，這說話不是佩芹對他說，的麼？但我反躬自問，別說佩芹對於無論誰，何幾曾有過這種行爲呢？這時趁我的本意，恨不得舉起拳來，立刻把他打倒，作爲他污蔑我人格的報酬，但仔細一想，他也是聽了別人的說話才來打抱不平的，論情還可原諒，因忍耐着，答道：「你可是以爲我是一個蹂躪女權的無賴麼？那你就大大的弄錯了。」趙鐵生道：「你別賣弄你的口才了，須知我不是年輕無知的女孩子，騙不相信的。」我又怒道：「你留神些，我的名譽很貴重，不是輕易可以侵辱的，你這幾句話，若使不能夠證實我也決不隨便和你干休。」趙鐵生答道：「你

要我證實麼？好好，你仔細聽著。你在五年以前曾經引誘過一個女子和你私下結合。當時你原允許正式娶伊的。誰知你只是人面獸心，把伊玩弄了一回，玩得厭了，就隨便將伊丟掉。你還和伊有過一個孩子，竟也忍着心腸，一概不肯收容。這種行爲，那裏還有人性？你難道還敢抵賴不成？這時我怎麼樣呢？說也奇怪，我剛才勃勃的怒氣，却反而息了一半。常聞人說：「犯罪的人，當罪名沒有判定的時候，驚疑不定，最是覺得難堪。」等到判定便也安心，承受不以為意了。我這時真有同樣的情形。他起先只是含混的侮辱，我固然難受，此刻却已明明白白的把我的罪名宣佈出來。但我既問心無愧，自然用不着動怒。因冷笑說道：「你所說的那種行爲，據我主觀的意見，應當處他一個死罪。但我却没有承受資格的。」趙鐵生道：「你還要狡賴麼？」我又正色道：「你實在是誣鱗。我說一句最後的警告：如果你再這樣放肆，我——」他不等我說完，忽從衣袋中摸出一張東西，向我手裏一丟，說道：「你自己拿回去瞧罷。還能說我誣辱你麼？」我一見那一張東西，不期而然的倒退一步。原來是一張肖像，照上一男一女，並肩立着。女的只有十七八歲，打扮非常入時，男的穿着黑色的西裝，明明就是我啊。怪了，怪了，這照片那裏來的呢？這種勾當，我不但不會經歷，連夢都沒有做過。趙鐵生見我驚

駭便冷笑道：「你還有話說麼？」我聽他一口咬死，我又氣又恨，但覺得我周身的血液一時都湧到頭部上來，因大聲分辯道：「這照片是假的，你不相信，姑且叫佩芹出來，等我和伊——趙鐵生忙搖手止住我道：「好了，好了，省幾句話罷，幸虧我家佩芹早一步覺察，沒有遭你的欺侮，你如果還有一毫人心，應當快快回去，把那可憐的棄婦和無父的孤兒，重重的補報一下，別再在這裏嘍舌了！」

(七)

霍桑吸着一支雪茄，一面聽我的報告，一面微微點頭，等我把和趙鐵生會面的情形說完，才仰面答道：「那個趙鐵生，果真是一個武夫，他既然固執着成見，當然不容易使他理喻的。」我道：「原是啊，他執拗極了，若趁我的性子，真要和他決鬪，但因一動了手，也許反而壞事，所以只得忍耐，現在却只能請你助我一臂了。」霍桑笑道：「我早說過了，你們二人間的事，我是不能夠越俎代謀的。」我道：「我不教你去向佩芹說情，可恨那個笨伯，從中阻梗，竟使我不能夠和伊剖疑輪誠，因此不能不勞你的駕了。」霍桑道：「你要我去疏通趙鐵生麼？這個職司真不容易擔任啊！」我一想，那趙某確實是一個剛愎的人，霍桑的說話也是實情，現今

又怎麼處呢。霍桑笑道：「你別聽錯，我只說這任務不容易擔任，並不是不能夠擔任。」我忽道：「這樣說，你一定有了疏通方法了，怎麼不爽爽快說明？」霍桑道：「方法果然是有的，可是這職任的關係何等重要，我怎好輕易說出來呢？」我笑道：「唉，你在那裏賣關子了！」霍桑道：「不是賣關子，我給你幫了忙，你怎麼樣謝我？難道你不應當預先許一個願麼？」我道：「那麼你自己說罷，你要什麼報酬，沒有不遵命的。」霍桑道：「我的慾望也不奢，只要在喜酒席上請你新夫人親手給我滿滿的斟上三杯花雕，我便心滿意足了。」我一聽這話，忽然觸動我的舊事，因答道：「這個要求，你當我們同學的時候，早曾提出過一次，假使慧珠妹不罹疫而死，那年必早已了償此番，如果到底圓滿，一定要補報你的。」霍桑忽從椅子上直立起來，道：「那麼我保你圓滿，現在我就替你去，除掉那個障礙，至於以後，向你未婚夫人討饒，認過和說好話等等的勾當，仍舊要你自己去做的。」我道：「你別取笑，但你現在用什麼方法去疏通趙鐵生呢？」霍桑不答，忽而走到床背後，把我的旅行皮包打開，取出一張記着我們結婚新聞的申報來，便向我道：「那兩封恫嚇信呢，一併取出來給我，這就是疏通的憑證。」我依言取出來給他，他又道：「你瞧這一張照片，原是拼合印成的，那張原片就是我們二

人的合影也就是報紙上分裂刊登的一張但瞧兩個人的姿勢狀態不相勻稱已很明顯諒你也早已覺察這本是一齣老把戲可惜你未婚夫人不加深察輕信人言那趙老先生也一樣糊塗因此才中了匪人的小計鬧出這個岔子現在證據既備他雖然固執不怕他不服輸了。

一點鐘後霍桑第一步的疏通果真已奏凱而歸第二步當然是我親自出馬但因着第一步勝利的影響幸而也迎刃而解於是究問根由才知道佩芹在兩星期前早接過一封假名的信信中有一個女子具名自稱叫劉貴鳳曾和我私下結合並且說了許多謊話污蔑我的人格還假稱伊是本着同情的善意特地忠告佩芹佩芹當初並不相信置之不理但也不會說給我聽後來又接到第二封信措辭更加動聽佩芹仍不爲動可是心中不無起一些疑異所以當我們末後一次相見時伊的態度冷漠也並非無因可惜伊始終沒有說明我也無從剖解因而就鑄成了大錯直到那天十四午後伊又接得第三封信中附著那張假造的照片這時候伊精神上受了意外的刺激竟不能自支因立刻打電話叫我預備當面詰問如果屬實就準備和我決裂不料伊給我的電話還沒有回音那個陷害我的匪人忽打電話給伊聲音

那劉貴鳳還和伊生過一個孩子。如果佩芹還不信任我的忠告，可以到張園安愷第後去瞧瞧。那個孩子面貌是否像我那時佩芹的意志昏亂一聽這個報告不再等我，果然就悄悄的趕到往張園到了安愷第。背後時果然見那照片中的女子先已在那裏等候。一見面後那女子說得天花亂墜，又說那孩子因着下雨沒有帶來，只把一張照片給佩芹瞧。佩芹彷彿中了那女子的催眠，對於我的信任心完全喪失。所以那時候伊見那照片中小孩子的狀貌竟覺得果然像我那女子。還說自從被我離棄以後，因着母子們沒法活命，只得忍羞含垢的改嫁做妾。所以勸佩芹自己留心，不要再蹈伊的覆轍。於是佩芹便毅然決然的信我是一個壞人。事後那女子先從後門出去，佩芹也跟着離園乘黃包車回家。那時伊覺得我們的婚約更沒有磋商維持的餘地。但這事既突然發生，伊的父親又是絕對信任我的，必不肯輕意贊成。就想到嘉興伊的舅父趙鐵生，乃是一個剛直不屈的人，必能夠代伊出力。意念既決，伊就囑咐木林守祕，又把戒指寄還了我。便悄悄的趁了三點四十五分的慢車往嘉興來了。於是內幕中的曲折既經明白，自然彼此諒解，更沒有一些罣障。而我們十九日的婚期當然也沒有變更的問題。不在話下。至於霍桑所說的認過手續，當時確曾行過，不過認錯的不是我，却是佩

芹原來這一件事伊第一着錯在不告訴我第二着又未免太覺粗心其實我也有幾分不是當我在張園裏瞧見了粉紙和煙尾便以爲粉紙是佩芹所用煙尾却疑定是一個男子遺的却不料這兩種東西都是那個陷害我的劉貴鳳留下來的成績不過這是我思想上錯悞我當然不必向佩芹說明只暗暗的自己責自己神經過敏罷了還有那個趙鐵生起先將我這樣冤屈辱罵後來却也自悔孟浪親自向我謝罪非常懇摯我也完全原諒他絕不介意因爲他老人家性情雖然粗暴可是那種嫉惡如仇和當仁不讓的氣概倒實在是我們的同志那晚他堅要款留我們霍桑却搖頭辭謝趙鐵生再三相勸霍桑忽含笑說道「趙先生你忘記了我們的約麼當我把報紙上的照片取出來對照之後證明那照片實是假的你卻還有些半信半疑後來我應許你三天之內一定把照片中娼妓式的女子和幕背後主使伊的匪人捉到送官以便澈究真相你方才相信我的說話現在你雖然信得過我們但我的信約還沒有實踐我當然不敢怠慢所以你此刻不必堅留倒不如早一日動身就和我們一塊兒往上海去罷」

團 奸 鋤

隱·梅·黃

鋤
奸
團

我。和。老。友。冷。香。閣。二。人。
剛。吃。好。夜。飯。想。要。出。去。
瞧。朋。友。忽。聽。見。電。話。箱。
上。的。鈴。聲。一。陣。子。亂。響。
香。閣。忙。旋。轉。身。去。把。聽。
筒。拿。在。手。中。問。道。「你。
是。誰。——我。正。是。冷。香。
閣。——唉。百。城。——」
這。時。電。話。中。的。語。聲。很。
微。弱。香。閣。一。時。聽。不。清。
楚。半。晌。又。低。下。頭。去。問。
道。百。城。怎。麼。樣。——
唉。死。了。——啊。——啊。

——啊啊我就來——」於是把聽筒重又。
擱上。旋。轉。身。來。向。我。睨。了。一。眼。問。道。「子。林。
你。明。白。了。電。話。中。講。的。話。麼。」我。搖。頭。道。「
沒。有。」香。閣。道。「這。電。話。是。呂。百。城。夫。人。打。
來。請。我。們。去。偵。查。伊。丈。夫。的。死。事。的。」我。震。
道。「什。麼。百。城。難。道。被。人。暗。殺。了。不。成。」香。
閣。道。「不。錯。」接。着。作。恨。恨。聲。道。「不。殺。那。
班。官。囊。充。足。無。惡。不。作。的。民。賊。反。好。與。替。平。
民。爭。氣。的。善。良。分。子。廝。混。真。教。人。索。解。不。得。
了。」說。時。走。到。衣。櫥。面。前。從。皮。篋。中。取。幾。件。
應。用。的。東。西。逐。一。放。在。大。衣。袋。內。一。邊。和。我。
說。道。「子。林。百。城。在。議。會。中。不。是。一。個。有。力。
分。子。麼。當。此。選。舉。風。潮。正。鬧。得。厲。害。的。當。兒。

忽。遭。兇。人。暗。算。想。南。京。城。中。的。愁。雲。慘。霧。不。知。道。又。要。平。添。幾。許。呢。我。應。道。是。啊。但。你。對。於。這。案。也。想。和。政。局。有。關。係。麼。香。閣。搖。頭。不。答。只。向。我。身。上。瞧。了。一。瞧。說。道。今。晚。天。氣。很。冷。可。要。多。穿。一。件。衣。服。我。遲。疑。道。你。也。要。我。去。麼。香。閣。道。你。怎。麼。可。以。不。去。我。還。要。教。你。把。這。案。情。節。實。地。記。錄。下。來。呢。我。點。點。頭。便。又。穿。上。一。件。厚。呢。的。外。衣。跟。着。香。閣。下。樓。香。閣。既。把。房。門。下。了。鎖。又。找。增。壽。叮。囑。了。幾。句。說。話。才。和。我。一。同。走。出。大。門。

墨。黑。有。光。說。話。的。時。候。雙。目。凝。注。人。面。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伊。是。一。個。靜。默。而。有。定。力。的。婦。人。了。這。時。伊。的。臉。上。雖。蒙。着。愁。慘。的。神。色。可。是。一。種。靜。穆。和。柔。娜。的。態。度。却。還。沒。有。少。減。伊。見。了。我。們。便。吁。吁。的。說。道。二。位。可。想。得。到。今。天。晚。上。要。到。這。裏。來。麼。現。在。二。位。來。了。他。上。一。說。到。這。裏。水。晶。般。的。淚。珠。直。從。目。眶。中。湧。將。出。來。再。也。說。不。下。去。香。閣。慘。然。答。道。這。原。是。出。人。料。想。以。外。的。不。但。夫。人。悲。痛。就。是。我。們。和。百。城。兄。交。好。的。也。非。常。替。他。傷。心。但。夫。人。總。宜。暫。節。哀。痛。須。知。此。案。來。勢。過。於。突。兀。兇。手。是。否。可。以。及。時。捕。獲。還。待。我。們。把。案。情。仔。細。研。究。才。有。把。握。想。夫。人。也。就。

爲着這事教我們來的。現在請夫人把百城兄遇害的情形說給我們聽罷。於是伊又把那淚汪汪的眼睛瞧着香閣臉上說道：「是啊。我原爲着這事請二位來相助。二位知道百城是一個很和平的人和他往來的朋友雖然不少。但都很講得來的。不過在這幾個禮拜當中。露着不安的狀態。我曾數數問他。他總不肯把這緣故直說出來。也許是議會中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情。他不願說給婦人們知道。」——香閣道：「雖然今天他什麼時候回來的？」——呂夫人道：「他今天回來得很早。我在四點一刻從祁公館裏回來。他已在書房中烤火了。」香閣道：「夫人說的祁公館不就是祁子安家裏麼？」

呂夫人點頭道：「不錯。先生也認識祁先生麼？他非常好交友。和我夫很莫逆的。」接着又道：「我們家裏平常六點鐘吃夜飯。今天他要出去瞧朋友。特地叮囑阿金提早一個鐘頭開飯。誰知被阿金攔了半點多鐘。到五點半鐘才開出飯來。所以他出門的時候差不多五點五十分了。」香閣道：「出門以前可曾預備着車輛候他？」——呂夫人道：「他先教阿二把車子弄口馬路上等着。十分鐘後他才出去。去了不到五分鐘。那驚魂動魄的兇信就傳到我耳鼓中來了。」香閣接着道：「那末百城兄遇害的當兒。車夫阿二近在咫尺。一定瞧見的他。又怎麼說？」夫

人。道。一。原。是。阿。二。進。來。報。信。的。他。說。他。當。時。正。在。弄。口。和。對。面。沈。姓。的。車。夫。講。話。忽。然。聽。見。里。內。狂。喊。了。一。聲。一。喔。唷。一。繼。着。又。彷彿。有。什。麼。別。的。聲。音。不。多。一。回。就。有。一。個。西。裝。少。年。從。里。中。走。出。來。阿。二。很。是。奇。異。並。且。覺。得。這。聲。音。是。怪。熟。的。便。一。面。把。車。子。教。沈。姓。車。夫。看。着。一。面。把。車。上。備。用。的。洋。燭。燃。着。從。弄。口。直。照。進。來。走。到。張。公。館。門。前。果。見。有。人。倒。在。路。上。近。前。一。瞧。乃。知。是。主。人。便。急。忙。奔。進。室。來。通。報。那。時。我。正。一。一。一。香。閣。把。眼。霎。了。幾。霎。搶。着。問。道。一。阿。二。爲。什。麼。要。燃。洋。燭。進。來。難。道。里。內。沒。有。電。燈。麼。一。呂。夫。人。答。應。道。一。路。燈。原。是。有。的。可。是。今。天。不。知。怎。的。被。人。將。燈。泡。打。破。了。一。香。閣。回。過。頭。來。向。我。瞅。了。一。眼。呂。夫。人。又。道。我。那。時。候。正。在。收。拾。書。桌。上。的。信。和。稿。件。聽。見。這。個。驚。信。便。急。奔。出。去。瞧。視。只。見。吾。夫。百。城。已。直。僵。僵。的。倒。在。地。上。伸。手。一。摸。四。肢。冰。冷。只。剩。胸。口。上。面。有。一。點。兒。熱。氣。當。下。就。回。進。室。來。打。電。話。到。養。和。醫。院。裏。去。請。醫。生。接。着。又。打。一。個。電。話。給。二。位。一。香。閣。問。道。一。那。末。醫。生。來。過。了。沒。有。一。呂。夫。人。道。一。現。在。還。在。書。房。中。候。先。生。們。談。話。哩。一。香。閣。立。起。身。來。道。一。很。好。請。夫。人。引。我。們。到。書。房。裏。去。見。醫。生。罷。一。呂。夫。人。便。抽。身。領。我。們。到。右。手。一。間。面。對。大。門。的。側。廂。裏。去。原。來。百。城。的。住。宅。是。一。所。面。南。五。開。間。四。側。廂。的。半。西。式。樓。房。大。門。的。位。置。

在東側廂外面的一間內入門右手一間便是門房門房和牆門間的對面也就是書房至於廚房和男女僕人的臥室等等都在第二進內當我們沒有走進書房時已見一穿西服的少年坐在火爐旁邊的搖椅中取暖見我們進去不待夫人介紹便迎上前來帶着笑容問道「二位莫非就是冷師二先生麼」香閣答道「下走正是冷某但沒有請教貴姓哩」醫生道「鄙人姓施名國楨」香閣露着喜色道「足下就是養和醫院裏施醫生麼」「很好很好」醫生又回頭過去招呼了呂夫人才彼此坐定施醫生先發言道「呂先生真死得可憐我驗他的傷迹還不十分厲害只是中了要害施

救也不及了」香閣接口道「啊但施醫生可能把驗得的真相詳細告訴我們麼」施醫生便把搖椅轉旋過來面對着我們說道「我驗得死屍身的別處沒有傷痕不過左肩膀上和太陽穴裏都現着紫青色顯見是受傷的所在了但膀子上無論是輕傷就是重傷也和生命沒有關係的可是頭部上面的太陽穴裏是要害的地方經不起猛烈的撲擊的現在却正被擊中在此處真不幸極了呂夫人插言道「他胸口上面還有些熱哩」施醫生道「這是他身上未盡的餘溫啊」又接着道「我現在雖沒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但可證明呂先生致死的原因確是

太陽穴受傷所致。香閣道：「足下可以說沒有旁的原因麼？」施醫生搖頭答道：「沒有沒有。」說到這裏，香閣便站起身來，對施醫生道：「足下的指示，我很感激。現在須要到出事地點去走一趟，不能奉陪了。」說着，便和呂夫人與我一同走出書房，又走出大門，便見前面燈光底下，擁着一簇人，語聲雜亂，彷彿在那裏看把戲。同時，警局中已派來的幾個警察也圍聚在一起談話。見我們三人過去，便擎起那手中執着的棍子，分頭把圍觀的人一個個都趕了開去，只剩三四個人，靜悄悄的守護着屍身上面，掛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煤油燈。燈光一閃一閃的擺動，好似有鬼在那裏播弄，見了真，要毛

戴的香閣問呂夫人道：「前面站着的警察我來時沒有的，可是我來了以後你們報了警局派來的。」呂夫人答道：「不也，許他們自己知道了派來的。」說時，我們已走近屍旁，守護的人都站起來，縮着頭頸，一聲也不響。香閣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出一副白晶的圓形眼鏡，架上鼻子，先把醫生說的太陽穴和膀子上檢驗了一回，說道：「正是用堅木擊傷的。」接着把屍體仰翻轉來，剛轉了一半，香閣忽作異聲道：「唉，面部下的石版上還有血迹哩。」我走近一看，果見有梅核般大的幾點血迹，染在石版上頭，但顏色已不很鮮明，忽又聽見香閣說道：「呀，這一交跌

得厲害呀。右頰上面的車牙也不在。牙齦上了。原來這血迹因着牙床受傷的緣故。染着的子林你看怎樣。」我接口道：「不錯。」香閣聳肩不語。這時屍身仰臥地上。面目盡露。口半張上。下唇爲血所染色。微黑。兩頰也微陷。入左面太陽穴裏。和耳根上面。顏色青紫。眉蹙。眼閉。當是忍痛不禁。所致。我見這情狀。不禁駭然。呂夫人也不住的在那裏啜泣。香閣只是張着那銳利不過的鷹目。在屍身附近的地上。細瞧。似乎在這幾塊石版上面。可以發見什麼和案情有關的端倪。出來。我見他兀自在那裏瞧着。不覺暗暗好笑。一回他忽然俯着身子。失聲驚呼道：「咳。子林。你瞧。這不是一個足印麼。」便從衣

袋內。取出一個顯微鏡來。逼近在足印上面。看了。又看我。急把身子湊近地上。一看。果看有一個很模糊的鞋印。尖頭向外。一回香閣又在離開一尺多遠的地上。發見一個更模糊的同樣的足印。自喜道：「前面一個。還可以用眼力辯別。後面一個。實在不是。隨隨便便可以瞧得見的了。」這時呂夫人和幾個僕人也都都很詫異的過來看視。我道：「百城穿的是皮靴。這兩個足印。確是尋常布的平底鞋子踐的。可知一定是兇手的足印了。這樣看來。所踐的足印。當不止此數哩。我們何不再在這弄中尋覓一回。也許能夠發見比這更顯露的情節不好麼。」香閣冷然道：「

你別再想找得出第三個須知道兩個隱約的足印還是因着用力過猛的緣故而留着的假使他竟用手鎗殺人那末指頭一動便可以殺人有餘別說足印就是鞋尖上的微塵也不會留一點在這裏哩」接着又婉聲問夫人道「呂夫人可把百城兄衣袋中的遺物收拾起來」呂夫人答道「他袋中只有一支手鎗一本日記簿二十二塊洋錢我已盡數帶回家去安放在書房中的鐵箱裏面」香閣道「很好現在到裏邊去再談別的問題罷」於是我們又重新回到書房中香閣取了一把搖椅先自坐下仰面對呂夫人說道「請夫人喚門房和汽車夫進來我有話要問他們」夫人答應着便

即出去呼喚一回二人應聲進來一見香閣便深深的鞠了一個躬香閣先問阿二阿二的答話和先前呂夫人說的一些沒有兩樣現在不再記錄下來然後再問門房李貴道「主人出門的時候你在門房裏麼」李貴答道那時我正在門房裏和打雜的炳生談話」香閣忽把眼睛四下裏一望問道「你主人不是有一個親隨叫做慶生麼他此刻在那裏」李貴怔了一怔答道「慶生麼他——他這時在書房中——」呂夫人接着道「不錯他在書房中弄火爐香閣變色道「李貴你須要把所知道的告訴我須知你主人死得很奇怪與你有沒有關係你總

得自己明白。香閣這兩句話嚇得李貴面如土色。兩隻大眼也滿現着恐怖的神色。答道：「冷先生千萬別這樣疑我。我——我決不敢殺主人的。」香閣說道：「那末爲什麼我問你慶生你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來呢？」李貴說道：「這也有緣故的。因爲在主人出門的時候他確在書房裏面。等到事出以後我還見他在書房中。後來太太教我去喚他到電報局裏去。却遍找不得。當下我就打發了別人代發。以後又忙着別事。竟把這事忘記去了。現在先生突然提起。竟觸動我已忘的腦筋。便不由的答不下來。」呂夫人插嘴道：「那末他現在不在這裏嗎？」香閣連忙止住道：「請夫人原諒。我還有說話要

問他哩。」便又問李貴道：「阿二在街口曾聽見主人的呼喚聲。你在門房中想也聽見。」李貴搖了搖頭道：「我們因爲這兩天很冷。所以天色一黑就把大門關上。今天風勢又不順。不但離開五六個門面的呼喚聲不能傳送進來。就是只隔着一重牆門門前的聲息。門裏也休想聽得清楚。」香閣點頭道：「這麼說來。果是聽不見的。但你可記得這數天中有沒有形跡可疑的生客來見你主人？」一說時伸頭向門前張了幾眼。似乎聽見外面有什麼聲響似的。李貴答道：「來的

人很多。我一時記不清楚了。」香閣又點點頭道：「那末以後的事不必再說下去。現在

你。出。去。好。好。兒。當。心。着。屋。裏。的。事。情。慶。生。如。果。回。來。你。就。教。他。進。來。」那李貴不即出去沈吟了半晌說道：「冷先生那末我究竟和案中沒有關係。」香閣笑道：「不要嚙嚙你只要盡你自己的本分就是了。」李貴才慢慢吞吞的和阿二退了出去香閣立起身來然着一支捲煙對我說道：「子林案子已出了三四個鐘頭警局中只派幾個有氣無力的警察在弄中站着沒有一個官長和偵探到來真怪極了。」我笑道：「他們在家中烤烤火不好人家死了人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香閣又回頭問呂夫人道：「夫人你先前說的那支手鎗可是百城兄自己的。」呂夫人答道：「是不是他自己的我也

不能回答因為我在查檢他衣袋中的遺物時才得知他有這一枝手鎗。」香閣作思索狀道：「若說不是他自己的又是誰的呢照情勢上推想當是他自己的又必有不得已的情形才祕密購辦這支手鎗然所謂不得已的情形是何種的情形呢夫人不是說過他和他的朋友都很交好麼那末他又爲什麼要把這利器密藏在懷中難道就爲着防範今晚的事嗎但據我看來似乎有些勉強呢。」我接口道：「你說勉強我却以爲不然否則我們忙了好久何以竟找不出像你所說的事實來呢這就可見和今晚的事有關係的了。」呂夫人點頭道：「是香閣也不辯難

只對呂夫人說道「這手鎗和日記簿現在可能拿給我瞧瞧。」呂夫人答應道「我拿給先生瞧瞧罷。」說着走到鐵箱面前順手把鑰匙探入鎖竇中不知怎的總是旋不轉去夫人很詫異的說聲「奇了怎麼動都不動。」我道「莫非沒有鎖着。」夫人答道「我鎖上了出去的。」說着便輕輕把鐵箱門一拉那門便應手開了一半急忙彎下身去但見貯着的各物都在只不見了一支手鎗又抽出小抽屜來一看却空空的沒有一物夫人便變色驚呼道「呀抽屜中的四百元鈔票那裏去了。」又道「那款子手鎗都好好兒放在裏面的怎麼會沒有呢。」這時香閣警慌得什麼似的立回過頭去問

呂夫人道「什麼真的沒有了麼。」接着又對我道「子林你的說話可就不對了。」我問道「爲什麼哪。」香閣道「你想手鎗不是好玩的東西若沒有別的原因也肯冒險偷盜出去被人發覺了不要吃官司麼如今竟敢盜去個中真相也就可想而知了。」我道「那末是誰盜去呢。」香閣道「自然是慶生盜去的所以我理想中的兇手也因此越加有着落了現在不妨和你說個明白我對於案中情節十八已有把握獨這一着思索了好久還沒解決過來雖然我們取證的地方正多着哩也不用焦急過一回兒自然會解決的。」說着問呂夫人要了一本日記

簿一壁和呂夫人說道：「請夫人喚府上男女僕人一齊進來，我再要問一次話。」呂夫人立抽身出去，不一回果然領了四個男僕三個女僕進來，香閣一眼瞧見李貴不在，忙問道：「李貴爲什麼不與你們一同進來？」阿二答道：「他在五分鐘前出外去了。」香閣道：「可曾說到那裏去的？」阿二道：「這却沒有。」香閣尋思了半晌，對那身軀肥碩的僕人打量了一回，問道：「你喚什麼？」答道：「我是廚子，名字喚做阿金。」香閣道：「你可知道李貴爲什麼事出去的？」那廚子答道：「不知道。」香閣道：「你會和他講過話麼？」阿金道：「沒有。」香閣又道：「那末慶生呢？」廚子縐眉道：「先生他」

們到那裏去，我委實都不知道的。」香閣微微的笑了，一笑又向衆人問道：「你們有人知道李貴在出門以前曾和什麼人講過話麼？」一個女僕答道：「我見李貴在廚房中和阿金講過話的。」香閣又怒目對阿金道：「阿金，你既和李貴講過話，一定知道他的去路爲什麼不實說出來？」阿金漲紅了臉，答道：「我果然與李貴講過幾句說話，可是他不會說要出去。」香閣道：「你和他講的什麼話？」阿金道：「他向我討五塊洋錢，我約定後天還他，他見我沒有也就走了出去。」香閣道：「可有講別的話？」阿金道：「沒有。」香閣又道：「難道沒有講起主人的事麼？」

「阿金道：『沒有講。』」香閣又面向阿二問道：「你見李貴出去的時候，手中可曾拿着物事？」阿二道：「有的，手中挾着一個藍布包的小包裹。」香閣問女僕道：「你們記得主人出去的時候，有幾個男僕在裏面？」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傭答道：「那時我們在雜作間裏吃晚飯，不過見阿金一人在廚房間裏靜悄悄燒香烟。」香閣問話既畢，教阿二在客堂中等着，餘衆也都退了去。衆僕退後，香閣便教我督同阿二到門房和廚房間裏去檢查，我就走出書房，和阿二到兩處去檢查。其實檢查兩個字在字典上怎麼講，我算得完全沒有理會。不過在我們偵探的眼光中看來，却要算手續上頂要緊

的一步了。可是此次到底有沒有檢查的，要連我自己也不很明白。所以我特地在腦室中闕了一大塊廣場，把那兩處查見的物事一一位置在這廣場上面，預備我老友取用。這就是我檢查中所得的報告了。待我回到書房中時，香閣正在和口操南方音的客人講話，大概就是警署中的人了。香閣見我進去，忙立起身來，引我和來客相見。介紹過後，便問道：「子林，你檢查得怎麼樣？有沒有和案情相印證的地方？」我道：「我要我講那一句話。」香閣笑道：「我們在這裏談得很沈悶，你不妨把有趣的談談。」我就坐下去，在衣袋裏取出一張紙來，遞給香閣。

道：「這一張蓋章簽名的包皮紙，我在門房中賬桌底下發見的，也許有探討的價值。」香閣就在電燈底下把紙展開來，一看見紙的正面，有呂議員百城幾個銅子大的楷字，左角上注着四個較小的數目字：「四百元」下方蓋一小木戳，那就不言而知是議會中會計室的圖記了。這時那姓胡的偵探說道：「這可就是失去鈔票的包皮紙麼？」香閣道：「大概是錯的，但爲什麼要把那紙丟在門房中賬桌底下呢？這就費解了。」我立刻道：「他也許因着包紙上有姓名和圖記的緣故帶出去不便，所以在沒有出門以前把那包紙藏匿過去，這樣一來，不要說可以免脫多少危險，還可以借此嫁禍到別人身上去呢，不是一舉而兩善麼？」這時那姓胡的偵探聽了我的說話，在旁擊掌道：「師先生的見解一定是的，否則可沒有比這更確當的理論了。」香閣接着道：「那末，兄弟還有一個疑問，那人既怕携取出，去要惹危險，但不知藏匿在賬桌下面，被人發覺，也有同一的結果，所以若說他是要解免危險的緣故，才藏匿在賬桌底下，未免牽強。因如果如此，他儘可趁這黑夜，丟在路旁的垃圾桶中，那就簡便和妥當得多呢。」說完以後，兩目直瞪瞪的瞧視我們三人，似乎要待我們的答語。二客忸怩着，不則一聲，我慢慢的答道：「這果然是進一層的说法，但

不妨姑且把那檢查所得的情形講完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罷。」二客也同聲道好。我想了一想對香閣說道：「你可還記得那怪不入眼的胖子麼？外面出了這麼大的案子，他一人裏面靜悄悄的坐在一條板櫬上面作遐思。唉！天下竟有這樣不動心的怪物，我恨不得立地抽他一頓。」香閣也不作答，但問我道：「他見你可說什麼話？」我道：「他見我進去，只說：『先生——這樣可冷麼？』此外沒有別話。」香閣道：「那末，你走進了廚房，又怎麼樣呢？」我道：「廚房的容積很大，西北角上有一小閣樓，據說是放煤薪的，和這閣樓成一角度的直線的一端，便是面東開着的便門。我在門口一望，見天井中幾處地上堆着碗片、煤渣、木柴等物，又有很多明晃晃的白質黏附着我，我很希奇。走近一看，却是一大片堅冰，我就不覺失笑起來。」這時香閣向壁上掛着的時計瞅了一眼，訝道：「呀！十二點了，真快啊！」接着又問我道：「你的故事講完了麼？」我道：「算得完了。」香閣道：「那末，我現在要往外面去走一趟，大約一個鐘頭就要回的，來你可以準備着紙筆在這裏等我罷。」二客也忙立起身來道：「我們同行罷。」香閣說了一聲很好，便一同出去。這時我一人在書房中靜坐着，情狀萬分寂寞，聽覺因之越發銳利。在內外無聲的當兒，彷彿客堂樓上有人在

那裏哭泣便越覺得幽咽動神教人好生難過。又隔了二三十分鐘聽見外面雞聲喔喔我腦室中昏昏沉沉好似要宣告休息的模樣可又不能在這裏磕睡於是把那莫可名狀的案子重在疲而又乏的腦府中喚回轉來細細的研究一下可是仍舊不能發見什麼端緒出來再想到香閣教我準備着紙筆這句話兩兩相較覺得他的腦力真要比我高出幾倍我正在想得出神忽然有人在我背上輕輕的撲了一記急急回過頭去一看見是香閣便帶驚問他事情幹得怎麼樣了他笑道「我教你準備着紙筆等我已經準備了沒有」我就取出一束潔白的稿紙說道「準備多時了現在你說罷

「香閣只是伸着頸子在玻璃窗上張望喃喃自語道「很好很好周署長來了」我見他這種鬼鬼祟祟的舉動不知他葫蘆裏賣出什麼藥來也就立起身來向外瞧視果見周署長和阿二兩個人急忽忽的一同走進來香閣忽在門裏面招呼阿二道「快請你們太太下來說我有要話同他談哩周署長進來了不一回呂夫人也喘息入室香閣讓呂夫人坐定以後輕輕的說道「夫人兇手的下落我已查明白了他——」呂夫人張皇道「那末可曾把他拘送到警署中去」香閣搖頭道「現在請夫人到來也就爲着這一件事啊」呂夫人似乎不明白香閣的

說話遲疑道「就教我來幹這件事麼」香閣道「不錯兇手還沒有出這屋子呢」呂夫人張目大駭道「在那裏——是誰」香閣急低聲答道「夫人別慌現在阿二可在外面」呂夫人道「在客堂裏」香閣便急走出室去不一回聽見外面凌亂的足聲從客堂背後走來我探頭到門外一看果見香閣和阿二阿金兩個男僕一同走入室來到門口時香閣讓他們兩人先入自己在後面跟着既進了書房即便把門閉上呂夫人一眼瞧見進來的是阿二和阿金兩個僕人頓時怒氣直湧上來張目厲色面對着兩人叱道「好大胆的奴子敢——」香閣截住呂夫人的話道「夫人且別怒」又

面着阿金道「你要可坐麼」阿金見勢不好兩目露着兇光答道「有話便問不我要出去了」香閣慢慢的在夾袋內拿出一支雪亮的手鎗把手指按在鎗機上面照準了阿金臉上說道「不要坐也好但你可識得這一件東西如果退後一步我教你相信這東西的厲害啊現在我告訴你你謀斃主人的祕密我都已在這幾個鐘頭內查得明明白白你若是聽我的說話好好兒把謀害的情節實說出來我還可以原諒你的愚騃替你想一條生路要是不然那末別說明日就是今晚也休想逃出法網我聽了香閣的話私料阿金必然畏怕誰知非但沒有驚懼的

精神却比前。要自然得多。不慌不忙的答道：「冷先生。我能說謀害主人的話。果然再好。沒有。可是。我不會。伸手殺人。教我拿什麼話說給先生聽呢。況且張媽。不是已經告訴先生。過主人被害的是候。我正在廚房中吸煙麼。」香閣喝道：「休得抵賴。敢是你一定要吃了刑罰。方肯實說麼。須知早晚總要說的。與其晚說。要受痛苦。不如早說。靜待法律上公平的解決。」說着。便把兩隻精光耿耿的巨目。直釘在阿金臉上。阿金見香閣一閃一閃的目光。微微震了一震。但仍舊沒有畏懼的神色。答道：「我原沒有幹這味良的勾當。無論先生怎麼鞠我。我終當他沒有這一回事。如果先生一定要疑我謀害人。」

的那末。任憑先生發落罷。」香閣見他一味刁展。便反轉臉來。厲聲問道：「昨天晚上八句鐘時候。你可曾到楊樹街。祁公館裏去。」阿金斗的變了面色。應道：「去過的。」香閣道：「那時。祁子才教你幹什麼事。」阿金顫聲答道：「——沒有教我幹什麼。」香閣冷笑道：「還是我替你說罷。祁子才不是教你。在今天晚上。乘主人出外的當兒。下手麼。」這句說話。真像無意中打了一個響雷。我們都不由的吃了一嚇。呂夫人呀的一聲。幾乎震得要發暈。阿金見兇謀已經破露。便嚇得渾身都顫動起來。面色白裏帶灰。垂着兩手。一聲也不敢響。香閣又厲聲繼着道：「你還

敢說一個不字麼。老實對你說，你若不願把這情實在我們面前暴露也好，因為祁子才已在警署中替你說明白了，但你可沒有一句受人欺弄的話麼？阿金廳了香閣的話，把身子扭了幾扭，恨恨的說道：「不錯，冷先生我說了昨晚我在祁公館裏既得了祁子才的委託，回到家裏便在閣樓上尋着一根三尺來長，堅實的樹梗，放在天井壁角裏。今天起來很早，所以早起的緣故也。因着再要想到祁公館裏去一趟，問問昨晚的說話到底有沒有聽錯，可是今天事情怪多，從早到夜竟沒一些兒空閑。辰光幹自己的事，在下午二點鐘的時候，我先把里內的路燈敲破，等到四點三刻慶生進來，說老

爺吩咐因為有事要出外教我五點鐘就開晚飯，出去我暗想若聽了慶生的話，果然提早一個鐘頭，那末不到五點半鐘，主人便要出門。這時天還沒夜，那裏可以下手呢？因此我推託了別的緣故，遲至五點半鐘才開飯，出去一面乘機先把後門虛掩着，約摸等了半個鐘頭，隱約聽見開大門的聲響，我心想那一定是主人出門的聲音，便忙在天井壁角裏取了樹梗，走出後門，見前面走的正是主人，我就用足尖着地，輕輕追躡上去。這時主人正忽忽望前走去，沒有覺察到我，在後面追趕，我便乘他不防，舉起右手，握着的樹梗，照準主人的太陽穴裏，用力猛擊了一記。

主人頓時喊了一聲。喔。噫。要想回頭轉來。我又接着連擊數下。中有一記誤擊。在膀子上。面於是主人便站立不穩。倒了。去再也沒有第二陣的呼聲了。一說到這裏。兩目直瞪瞪的。獸視着香閣。呂夫人在旁聽這一。大篇謀逆的說話。一陣陣酸淚直吊下來。等到阿金說完以後。開口問道。一。祁子才許了你什麼好處。你才把主人活活的謀死呢。阿金答道。一。他許給我二千塊錢。一。香閣道。一。那末他爲什麼。要。不惜錢財。謀害你主人。你。可知道麼。阿金說道。一。他說。主人。近來幹下一樁。很。不妥當的事情。若。不把他。弄死。就要。危險。到。別人。身上。去。一。香閣聽了。阿金的話。私下。向。呂夫人。瞧。了。一。眼。又。問道。一。你

教慶生偷去鐵箱中的鈔票和手鎗。又是什麼意思呢。一。阿金呆了一呆。答道。一。手鎗本是祁子才借給主人的。所以。他。教。我。如果。計劃。得。手。須。把。主。人。大。衣。袋。內。的。手。鎗。取。回。那時。我。在。慌。忙。中。竟。忘。記。了。這。事。後。來。在。書。房。外。面。偵。察。主。母。動。靜。無。意。中。見。主。母。把。那。手鎗。放。到。鐵。箱。中。去。我。便。又。想。到。鐵。箱。內。還。有。昨天。晚上。主。人。親。手。放。進。去。的。四。百。元。鈔。票。哩。待。主。母。出。了。書。房。我。就。奔。進。去。把。箱。門。一。拉。恰。好。還。沒。下。鍵。於。是。就。得。一。個。移。花。接。木。的。法。兒。就。是。慫。慫。慶。生。盜。取。這。筆。款。子。同時。教。他。把。手。鎗。取。了。送。還。祁。子。才。這。一。着。算。是。我們。倆。交。換。的。條。件。了。一。香閣。笑。道。一。你的

心計也很了不得。但李貴爲什麼要走？你到底有沒有知道？」阿金搖頭道：「他爲着怎的要跑？我可不知道了。」這時香閣取出一件新式的手銬，也不着慌，走到阿金面前，說道：「犯了法，不能不上刑具。現在請你戴上這付手銬，跟周署長到警區裏去罷。」說着，便很巧妙的把那手銬望阿金臂上一套，沒有半分鐘工夫，已把阿金兩手銬得牢牢的，動都不能轉動。阿金自知犯法也並無絲毫抗拒的態度。周署長見兇手已不勞而獲，也暗暗在那裏納罕。香閣又轉身過來對呂夫人鞠了一個躬，道：「現在已是三點鐘了，待明天再來和夫人談這回事罷。」呂夫人在慘白的臉上，微微露出一點笑容，說

道：「諸位替——」以下的語聲，便不很清楚。我們急掩護着阿金，而別走出大門，便有幾個警察上來把阿金擠去，大概不到二十分鐘，那兇手已在警署中看守室裏嘗試鐵索滋味了。

「我們不是怕你嘴的厲害，是怕你拿墨盒當武器，莊嚴神聖的議會被你一個人鬧得散了。現在先給你一個消息，你留意些罷。」國民鋤奸團

「百城先生，你的知己張漢承先生，今天午後抵此。我們預備晚上六點鐘在蘭雲別墅替他洗塵，請你準時到那邊會晤罷。」

辛白

這兩封信乃是香閣從百城書桌中檢查得來的。我看了很詫異的說道：據前一封信看來，那郝子才明明是鋤奸團中的團員了。那末，那人難道是一個有志的國民——」香閣不等我說完，便開口道：「你別管他是不是鋤奸團團員，只問你看了這封信腦子中作何感想？」我很爽快的答道：簡直和我起初的推度相同的。」香閣道：「你起初的推度怎麼樣？」我道：「就是我同你與政局有沒有關係的一句話啊。」香閣把烟嘴放在一邊，又道：「那末，第二封呢？」我道：「這一封信也沒有什麼深意在裏面，不過偶然給那謀害的人做一個媒介罷。」

香閣道：「我想沒有這樣巧罷，你試再取兩封信復核一下，究竟有沒有同異的地方。我只得重新把兩信放在一起，細細查察，也尋不出什麼疑點。後來又把兩信的字迹互校，微微覺得有相似之點。雖則一用墨水筆，一用毛筆，然細看那用筆圓到之處，很像是一手寫成的。我便對香閣說道：「我觀兩封信上的字迹似乎是一人寫的。」香閣道：「不但字迹還有發信的地點也同是八號郵局所寄，這不是更可疑麼？後來試查得八號郵局在楊樹街西面，因就回想到那廚子和日記中的記事，便知道郝子才不是和兇案全沒相干的。」我忙道：「可不是呂百城的日記麼？」香閣道：「不錯。」說着便將日記

展開來給我瞧視我接過來一看乃是一段文言的筆記道

「自到南京紉珠與我食量俱減實南北口味不同有以致之間亦與友輩談及咸以南京頗少北人作庖廚比承祁君子才薦與紉珠一北幫司廚者試之大佳紉珠尤喜甚尊鱸之思庶或得已也七月八日燈下」

我讀完後閉目一想好像迷路一般到此已隱隱開闢一條蹊徑然回想到這蹊徑沒有開闢以前香閣何以對我說已有七八分成算他到底憑着什麼算成的呢這豈不是進一步的追想麼便問道「雖然在沒有發見這些證據以前你不是說已有七八分成算麼這又是什麼

解呢」香閣道「那很容易解決的我們在驗屍的當兒不是發見幾處破綻麼內中最有把握的便是那模糊的足印這足印是平常的布底鞋子踐的所以知道阿二所說穿西裝的少年不是兇手又照情勢上推想那人必先經過潮溼的地方才得遺留這足印在石版上頭試思這兩天天氣很燥像這樣的公館住宅除掉和廚房接近的所在還有那裏能穀找得出着水的地方呢而里內既沒有第二人出去可知那兇徒並不是外來的再推想到那死屍的前仆足印的鞋尖向外電燈的敲破和夜飯的延遲等種種印證便益信是宅中傭僕輩所爲然百城家裏傭

人。很多。是誰。幹的呢。這個問題。等到第二次。和。男女。僕。問。話。時。才。從。阿。金。的。足。上。窺。探。出。來。因。此。又。發。生。第。二。個。疑。問。就。是。說。他。是。因。財。而。起。意。罷。爲。什。麼。死。屍。身。邊。的。現。洋。却。沒。取。去。說。是。別。有。原。因。罷。那。末。鐵。箱。中。的。鈔。票。爲。什。麼。竟。又。被。盜。呢。但。一。轉。念。那。手。槍。同。時。被。盜。一。事。就。立。斷。定。有。別。的。原。因。了。於。是。先。取。百。城。的。日。記。一。翻。不。意。竟。發。見。七。月。六。日。和。十。一。月。四。日。的。兩。段。記。事。第。一。段。你。已。見。了。第。二。段。乃。是。記。子。才。借。給。百。城。手。槍。的。事。到。了。這。裏。我。就。更。進。一。步。從。事。搜。查。百。城。往。來。的。信。件。果。又。查。出。這。兩。封。可。疑。的。祕。函。就。覺。得。我的。推。想。益。發。信。而。有。證。了。等。到。查。得。了。郵。局。的。地。點。我。才。知。道。這。案。的。

總。因。全。在。祁。子。才。一。個。人。身。上。就。順。路。到。子。才。家。裏。誰。知。子。才。還。在。外。面。遊。審。子。沒。有。回。家。我。和。門。房。閑。談。了。一。回。知。道。阿。金。昨。晚。八。點。鐘。到。過。子。才。家。裏。後。來。看。門。的。引。我。到。一。間。書。室。中。坐。候。這。時。我。也。無。心。賞。識。他。書。房。中。的。陳。設。只。是。左。右。瞧。望。見。書。架。上。有。一。本。小。冊。子。就。拿。下。來。一。看。都。是。記。着。些。賭。賬。最。奇。的。沒。有。一。天。沒。有。綉。珠。的。名。字。子。林。你。知。道。綉。珠。兩。字。是。百。城。夫。人。的。閨。名。麼。並。且。有。時。在。下。面。附。注。着。一。個。蓮。字。或。翠。字。的。記。號。我。覺。得。有。蹊。蹺。正。在。那。裏。躊。躇。不。決。子。才。已。走。進。室。來。我。急。把。手。中。執。着。的。冊。子。藏。過。招。呼。他。道。一。子。才。兄。多。時。不。見。忙。得。怎。樣。了。子。

林他見了人。不總是作。慙笑麼。這時他却一點。裏心中很不自在。立起身來說道：「原來子。沒有笑臉。兀自在那裏發。慙我見了。暗暗叫好。才要謀佔百城的妻子。所以弄死他麼。」香。就索性把他蓄意謀害百城的祕謀背書似的。閣點點頭道：「不錯。但百城不是一個沒有。一氣兒說完。這時他自知無可掩飾。直認不諱。智識的蠢物。子才也因為顧到這一着。才用。當下跟我到警署中去。這就是全案大略的情。欲取反與的詭計。假造恐嚇信。使百城有戒。節。」我因道：「那末你既然早已明白爲什麼。心並希望這消息給他夫人知道。以便將來。再叫我到兩處去檢呢。查香閣道：「這好像。兇謀成功。有恐嚇信。可以負責。然後再借給。不很緊要。但也有堅固我意志和證實我理想。他手槍。堅他的信用。一面把賭局誘引百城。的作用。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裨補的。還有一句。夫人入彀。然而。還沒有攢進最後的詭謀。說話子才。所以要謀害百城的原因。他的目的。却便乘機而入。可是他心機雖工。到底免不。並不爲着政局。是爲着那熱中於雀局的一個。掉破露這裏面。顯然有天意呢。」。女朋友啊。然而伊還全沒覺得哩。」我聽到這。

天甯寺僧

金·楊·夫

僧某。眇一目。跛一足。精拳藝。掌天甯寺門者職有年矣。一日。拳師某。借寺園演藝。刀槍劍戟。五花八門。觀者皆驚服。獨僧微哂不顧。拳師怪其輕薄。請與角。僧初不允。拳師擲掄之。僧蹙額曰。老僧病廢。有何能。而必欲相迫。無已。姑獻末技。博諸君一笑。言畢。脫破衲。摺疊再三。循大殿行數匝。殿高二丈餘。僧一躍登絕巔。揭瓦覆衲。背壁蛇行下。復取刀槍揮之。祇見白光霍霍。衆均駭服。拳師亦自愧勿如。僧笑曰。微藝何足道。回憶昔年北直道中事。至今猶覺心悸股慄也。衆詰其故。僧自言。早年操鑣行業。護某宦北行。抵保定。途遇一少年。倒騎黑驃。超乘而過。僧知非善類。戒備之。又三五里。果見少年持劍立道左。高聲索買路錢。僧揮刀與鬪。移時未決勝負。隨行健奴數十。亦操刃圍少年。少年從容應敵。不少慌亂。相持間。驀見白光一縷。自長空飛下。喪健奴十餘。僧亦被傷一足。大漢十餘人。驅車盡劫行囊去。僧呻吟道側。痛楚萬分。昏憫中。見一妙年女郎。姿態綽約。控騎殿其後。及僧旁。嬌聲叱曰。盲目奴。捨命爲貪吏護賊。殊不值得。眸子不明。不如剗去。言既。出響鑣射僧左目。僧痛極而暈。及蘇。已爲一鄉民救歸矣。



路工仇殺案

鹿 厂

陽曆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湘鄂鐵路警察處章處長。正坐在辦公處批閱公事。忽然接得岳州段署發來一電報。係報告昨夜十一時。本路八十一號道木房工頭孫文忠。被人殺死一案。章處長接到電報後。頗爲籌躇。因爲這樣無頭無腦的電報。不知孫文忠是匪人殺死的。還是被仇家所害的。想了一會。先打了一復電到岳州段上。教他趕快將詳細情形報告。一面擬親自乘車前往察看。其時警察處有一科員姓卜的。名字叫做卜佳圭。向來歡喜看偵探小說。外國的福爾摩斯。認爲確有其人。常常掛在嘴邊上說。並且自己也頗以偵探大家自命。現在聽見說本路上出了工人被害的命案。就自告奮勇。向章處長要求。願意前往察看。章處長也知道卜科員人尙精細。平時喜歡研究偵探學識。當時就准了他的要求。命他立即前去。並教他會

齊岳州段長。一同調查。卜科員聽見章處長准他去。歡歡喜喜的收拾了應用東西。帶了一名警士。即趕上本日的晚車。到岳州去了。夜間十二時。車到了岳州。卜科員匆匆忙忙下了火車。就去找那段長劉瘋子。問出事的詳細情形。不料劉瘋子已經睡了。叫用人將他喚醒。就問他孫文忠出事的情形。他却含糊糊說道。我得了榮家灣站周巡長的報告。說本路八十一號道木房工頭。昨夜被人殺斃。我就打了一電報。報告處長。一面通知岳州司法官廳。請他們去檢驗。現在處長又有電報來。教我將詳細情形報告。我肚內那裏來的詳細情形。只好明日親自去看看再說。你來是不是爲的這件案子麼。卜科員曉得劉瘋子平時瘋瘋顛顛。只會亂罵人。事理一點不明白。所以有這瘋子的外號。明知再問亦問不出所以然。也就不再去理他。只約好明早一同前去。他就隨便找了一張床睡了。惟知卜科員雖然在車上辛苦了一日。上床後。越是有心內有事的人。越想睡。越睡不着。想來想去。又想到案子上了。他想我在車上滿擬會見劉段長。必定有點眉目。現在依然一點眉目沒有。從電報上看去。孫文忠只說是被人殺死。現在惟有從這殺死的兩字上下斷語。如係強人劫掠。殺死事主。此案即無甚問題。現在湖南逃兵散勇很多。這樣的事。也常有的。若係仇殺。則其中即大有文章。我正可藉此案長長我的

偵探經驗。方不負此次一行。胡思亂想了一陣。忽聞警笛大鳴。疑是火警。不覺大驚。翻身下床。始知天已大明。巡長鳴笛喚六點鐘的崗位。也就不想再睡了。正打水洗臉時。劉段長已推門而入。問他睡得好否。他道。我有擇席的毛病。新地方睡不着覺。劉段長道。你何不再睡睡。二次票車到十二點鐘方到。時候還早呢。卜科員道。早半天我記得不是還有一次加車麼。我們早點去。晚間還可趕得上回來。劉段長說也好。我們就早點去罷。叫人拿了些茶食。同卜科員一齊喫了。帶了幾個警察。就乘那九時二十分的加車。到那出事的地方去了。原來那出事的八十一號道木房。在岳州的下一站榮家灣地方。不到三十分鐘。車就到了。到了榮家灣。當時就招呼了站上的周巡長。叫他領路。一直向八十一號道木房前去。到了那裏。監工姓張的也在。劉段長問他屍身在何處。他道。天氣已熱。不能久擱。已收殮入棺了。劉段長申斥了他幾句。說不應該先收殮。卜科員問張監工道。死的情形。你清楚麼。他道。曉是曉得點。最好去問他的女人。卜科員道。他女人在那裏。張監工用手一指道。那不是麼。卜科員抬頭一望。見那道木房門口。果然坐着一個女人。正在那裏化紙錢。一口未會上漆的棺材。停在路旁。那婦人見有人來了。迎上前來。卜科員向他望了一眼。暗暗奇怪。心裏想道。我以為一個工人的女人。不過一鄉。

下老媽罷了。你看他雖然像三十開外的人，兩隻水汪汪的眼睛，風騷得很，可惜權骨太高，牙齒太露些，不然到可算得有幾分姿色。正在那裏歎想時，聽見張監工問那婦人道：「現在本段的劉段長同警察處派來的卜先生，特爲來調查你丈夫被害的事情。前天晚上的情形，你可細細的告訴他們二位罷。」那婦人聽了張監工的話，就從容不迫的向劉段長卜科員說道：「我本姓劉，今年春天才嫁給那孫文忠的。前天出事的時候，大約在夜間十一點鐘光景，我與我老板一齊都睡了。忽然聽見有人來打門，我老板就問什麼人，外面說是我老板說你是三哥麼？外面說是的，我也跟手就一齊起來。我老板開了門後，忽湧進三人，臉上都塗的墨煙子。二人將我老板架去，一人在各處找值錢的東西，一會兒也就去了。不多時，我又聽得槍聲，就趕快跑到後面，工人劉三他們住的地方，把他們一齊喚醒了，出去尋找，才曉得我老板已被人打死在河裏頭了。後來請他們幾位幫忙，在河裏將我老板撈起，見他身上鎗傷很多。昨天大清早，張先生來了，我就告訴了他，請他替我報官。卜科員說：你老板所喚的三哥，你認得麼？」他道：「我老板有一堂房哥哥，旁人都叫他孫老三，不知是他不是他，我不敢瞎說。」卜科員問張監工：「你知道孫老三麼？」張監工說：「我不甚知道他家裏的事情。孫工頭調來了不到個把月，從

前不在我屬下。不歸我管的。卜科員道。請你把他所屬的工人找來問問。一會工夫。由張監工帶來四人。一名劉三。一名郝老五。一名李三子。一名王玉。都是孫工頭部下的工人。卜科員問他們道。你們都是孫工頭的工人麼。劉三說是的。卜科員又問你們何以不住在道木房內。前天夜裏。是你們與孫工頭家裏一齊去撈屍身的麼。你們聽見鎗聲沒有。劉老三說。從前王頭兒在這裏時候。我們四人一齊住在道木房內。後來孫頭兒因爲有家眷帶來。不便當。所以我們就搬到後頭草房內去住了。前天夜裏。我們早已睡了。在十一二點鐘的時候。郝老五聽見有鎗聲。將我喚醒。問我聽見鎗聲沒有。我那時睡得糊糊塗塗。回他沒有聽見。正在議論此事。忽聽孫嫂子前來打門。我與郝老五知有事故。隨卽喚醒王玉李三子。一齊開門出來。方曉得孫頭兒家已出了事。因隨孫嫂子四處尋覓。在小河裏看見孫頭兒屍身。是我們幫同抬回來的。卜科員又問孫頭兒有一哥哥孫老三。你們認得麼。郝老五說。不錯。孫頭兒是有一哥哥。不是同胞的。我從前跟孫頭兒在岳州時會過的。他在軍隊裏當差。現在聽說差使取消了。住在岳州城外馬號地方。說時向劉三道。前日有一大箇子來與孫頭兒說話的。不就是他麼。卜科員正要問話。忽有一警士送了一電報與劉段長。他接着細看。是岳州段上打來的。說岳州檢

察廳檢察官。本日隨票車前來檢驗。劉段長看看手錶。已十一時三十分了。即向卜科員說。我們先到站上弄點飯吃。車子大約也快到了。等檢察官來時。我們再陪他同來。好不好。卜科員說好。當即一齊回到榮家灣周巡長處休息了一會。到了十二時三十分鐘。票車到站。來的是胡檢察官。與劉段長本是熟人。劉段長又代卜科員張監工介紹了。胡檢察官問劉段長道。出事地方已去看過沒有。卜科員說。我們纔從那裏來的。因聞足下要來。所以在站上恭候。胡檢察官謙虛了幾句。說時候不早了。我們早點去看看。尙想趕回岳州哩。劉段長說。六點鐘有一次車。可以來得及。張監工說。屍身現已收殮入棺。因天氣已熱的原故。惟棺上並未下釘。胡檢察官說。不要緊。隨即對帶來的檢驗吏道。你先去看看。我們也就來了。卜科員又隨大家到了八十一號道木房的外面。見看熱鬧的人已經很多。由劉段長叫人趕散了。又見有一獐頭鼠目的人。往來招呼。卜科員低問周巡長。此係何人。周巡長說。是本地團紳樊菊樹。旋見檢驗吏已同助手將棺木撬開。起出屍身。施行檢驗手續。當聽其報告檢察官。說屍長若干。年約若干。身受鎗傷六處。的係生前中彈身死。卜科員乃一一記於日記簿中。胡檢察官又將孫妻傳來訊問。所供與先前對卜科員說的一樣。問他損失些什麼東西。他說一時查不清楚。又傳各工

人訊問。話亦如前。胡檢察官的意思。對於孫老三也甚注意。詳細問明郝老五。將住址記入手冊中。正要預備回車站休息。卜科員忽對胡檢察官道。道木房似乎應該也要去檢查。胡檢察官說道。不差。要不是足下提起。我幾乎疏忽了。當即搶先逕入道木房。見那房子就在軌道右邊。長約二三丈。四圍都是舊道木所砌的。隔成內外二間。外間陳設得頗清潔。後面另有小門。即爲臥房。當由隨檢察官同來的司法警察。檢查多時。都是婦人用品居多。其餘並無可疑之物。他們正要退出來時。卜科員偶見床前桌上。書籍甚多。上前翻閱。見都是彈詞與舊小說。乃問孫妻道。你也識字的麼。他笑着應道。是的。忽又在書堆中翻出一本小書。書面上寫的是南陔吟草四字。卜科員向來也很歡喜做詩。見係時下人作的。乃將首頁揭開。看看是何人做的。細看一下。頗爲驚異。明明寫的是岳州女士劉青著。回頭又問孫妻道。此詩稿是你作的麼。孫妻媚眼橫波的向卜科員道。見笑得很。是前幾年作的。卜科員翻閱全稿。內中半爲遊覽之作。詩也不見得好。惟與一姓董的唱和得最多。乃問孫妻說。此稿我借去看看。其時胡檢察官見未曾查出可疑之物。隨向劉段長卜科員說。檢驗手續已了。我們到站上休息休息。就可以回去了。卜科員向檢察官說。我們處長很重視此案。請貴廳從速緝獲兇手方好。胡檢察官說。

回去就辦。卜科員曉得現在司法官廳對於刑事案件並不注意。多說亦無益。照全案看起來。此次孫文忠之死。係被鎗傷六處之多。可見不是一尋常盜案。其爲仇殺無疑。又照死者的女人情形看起來。確非安分的人。其中難免無奸情的關係。孫老三當然是此案的嫌疑人。若果孫老三與死者之妻有關係。孫妻何以肯說出三哥來。這就狠不明白了。我且看司法官廳怎樣辦。一面我再回去細細的思想。當晚卜科員即一脚回到漢口警察處。將察看的情形呈報章處長。章處長也說看岳州司法官廳如何辦法。過了數日。警察處忽又接得岳州分段一電。謂孫文忠兇手孫老三已經拿獲。現判決死刑。卜科員見了此電。覺得此案似無甚奇怪之處。其中恐尙有別的情節。因向章處長請假一星期。再赴岳州一行。以便探探此案的情形。卜科員坐在火車內。細細思索。又將前次在孫文忠家取來的詩稿。隨便翻閱。忽然想起孫文忠妻子的光景。實在不對。他現在已三十餘歲了。何以今年方嫁於孫文忠。當然是再醮的了。前嫁何人。上一次可惜未曾細問。又看他這詩集中。與一董姓往來最密。這姓董的恐怕與他狠有點關係。又想起前次察看時。有一工人郝老五。他說是跟孫工頭同來的。好像人尙誠實。對於孫工頭從前的事。或者知道一點。我不如即從此兩條路着手。一面到岳州去打聽姓董的是

個什麼人。一面託劉瘋子將那郝老五找來談談。想到此處。甚爲得意。覺得自己主意不錯。忽聽見車頭上放長氣聲。知道已到了岳州了。方將皮包收拾好。車已到站。曉得此時去找劉瘋子。必定已睡了。即在車站左近。找了一小客棧住下。第二日早上。即去找劉瘋子。想問他孫案兇手拿獲的情形。到了瘋子那裏。瘋子正在與他的王書記談天。見卜科員忽然又來了。就說卜大哥。你又來了麼。是不是處長叫你來的。卜科員說。是我自己請假來的。處長叫我順便問問孫文忠案子拿獲兇手的情形。瘋子說。那一天我們一齊去的時候。不是孫文忠的老婆說打鬥時孫文忠問他是不是三哥。後來郝老五又將孫老三的住處告訴胡檢察官。胡檢察官回來。就先出票子。傳孫老三。不料先一日孫老三已逃走到湘潭去了。檢察廳打聽了多日。始在他友人伍友明口內。套出實話。知道孫老三湘潭有一親眷。住在東門外。當時派警會同了湘潭的警察。將孫老三捕獲。解到岳州。由原辦此案的胡檢察官。問了一堂。那曉得孫老三異常狡滑。不但不承認此案。並不認有一兄弟叫孫文忠。胡檢察官問他何以畏罪潛逃。他說偶然探親。並非潛逃。胡檢察官無法。將孫文忠之妻及所有工人劉三等。一齊傳來質對。孫老三見郝老五已來。知無可抵賴。說孫文忠是遠房的兄弟。久無來往。前日係偶然路過。並非特爲

前去看他。胡檢察官見孫老三先後語言不對。知道其中必有別的原故。又傳孫文忠之妻孫劉氏質對孫劉氏。一見孫老三頗有羞愧之色。忽猛向孫老三道。三哥你好你幹得好事。孫老三無語。孫劉氏又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老四是你辦的不是你辦的。向堂上老爺直說。孫老三想了一想。嘆了一口氣。向胡檢察官說道。我都認了。胡檢察官問他你承認什麼。他說孫文忠是我辦的。胡檢察官又問你爲什麼要辦他呢。他說我從前與他合本做了一筆生意。他把本利都吞沒了。問他要了多次。他不承認。有這筆賬。所以我恨他入骨。胡檢察官又說。做的什麼買賣。孫老三半天不開口。胡檢察官道。重要的話都說了。這無關係的話。何必不說呢。孫老三始說係鴉片煙土。胡檢察官問那一日是怎樣動手的。搶的東西。到那裏去了。孫老三說。我那一天去的時候。約我的老把趙二麻子葉五一齊去的。初意本想將孫文忠推入水內。淹他一個半死。出出氣。後來想孫文忠家裏黑貨必定多。所以我與葉五將孫文忠架出後。又叫趙二麻子前去拿土。後來拿到只二十餘兩。我與葉五將孫文忠推入河內。不料推下去之後。見他朝岸上亂爬。我弄得心荒意亂。只好拿出手鎗亂打。黑夜又看不真。一總放了六槍。見他不動了。後來我們見已鬧出人命。當夜奔回岳州。第二天一早。即到湘潭去了。胡檢察官又

問。現在趙二麻子葉五那裏去了。孫老三說。請你老爺開開恩。此事實係我起的意。請他二位幫忙。與他們無干。他們已到廣西當兵去了。辦我一人罪就是了。胡檢察官又傳孫劉氏問道。你不是說尙有東西被他們搶去麼。孫劉氏忙道。當時是我嚇昏了。後來細細一查點。實在並未丟東西。胡檢察官肚內好笑。曉得丟掉了是煙土。不好報案。所以含糊糊說未損失東西。孫老三臨下庭時。向孫劉氏冷笑不已。說你好你好。孫劉氏不顧而去。胡檢察官認爲正兇已獲。就向同級審判廳提起公訴。審判廳判決孫老三死刑。現在尙未執行呢。卜科員聽了劉瘋子一大篇的話。想了一想道。此案奇怪得很。瘋子說正兇已獲。並且親口承認。與我們前次察看的情形。一點不錯。並調笑卜科員道。難道大偵探家對於此案。還有別的見解不成。卜科員默然不應。向王書記問道。你是本地人。你認得一董天聲麼。王書記想了一想道。不錯。本地有這一個人。民國三四年前。在漢口唱過文明戲。筆下尙去得。還會做兩首歪詩。後來不知在何處混到一張法政文憑。居然掛起大律師招牌來了。你卜先生問他何事。我與他會過。只一兩次。沒有交情。我有一個同學。聽說常與他在一起。卜科員說。我想托你貴友替我介紹。介紹與董天聲談談。行不行。王書記攢眉道。姓董的聽說人品不甚好。就是我那同學。也非好人。所以

兩人很談得來。劉瘋子忽然向卜科員道。你要找姓董的何事。卜科員說。不相干的。漢口有一朋友。托我帶一封信與他。尙有幾塊錢。所以要當面交給他。劉瘋子笑道。卜先生。你也太週到了。一封信叫人送去就是了。何必要當面交給他呢。卜科員亦不去理他。向他說道。我再托你一件事。請你叫那八十一號道木房工人郝老五來談談。瘋子應道。可以。可以。我馬上就打電報去。今天晚上就可以來了。你今天住在我處好麼。卜科員曉得瘋子嘴不穩。住在這裏。不便行事。因假說我在城外尙有事。住在你處。出入不便。晚上郝老五來了。你叫他到我棧房內去好了。我住在車站左近恆源客棧第四號。又向王書記道。你介紹的朋友。何時可以見面。王書記說。我今晚即去找我那同學。如姓董的未出門。明日我即順便邀他在瀟湘館吃飯。並替你先生接風。好不好。卜科員連說不敢當。當即向劉瘋子告別。說道。我昨晚未睡好。想早點回去休息休息。說罷匆匆回棧房。抽了一根烟吸着。細細想劉瘋子適才的一番話。孫老三自然是兇手了。惟有孫劉氏的情形。最爲可怪。如果與孫老三有關係。即不應說出三哥來。無關係。何以說了幾句話。孫老三就認了供呢。我現在必須得實地調查一下。且等會見董天聲與郝老五再說。隨手取了一本小說看看。不料已睡着了。一覺醒來。已是上燈時分。客棧中茶房來說。

有一姓郝的。來了多時。說是鐵路上警察。劉老爺叫他來的。等你先生多時了。卜科員說。快教他進來。不多一刻。郝老五來了。卜科員很和氣的請他坐下。又叫茶房倒了一杯茶。並送給他一根烟。一面劃火柴。一面問道。你認得我麼。郝老五說。你老好像同劉老爺因孫頭兒的事。到我們那道木房裏去過的。聽說你老姓卜啊。火讓我自己來劃罷。你老請不必客氣。卜科員自己亦拿了一根烟吸着。問道。你乘票車來的麼。郝老五說。劉老爺打電報與周巡長。教我就來。當時我就上站。因票車尙早。是跟煤車來的。卜科員又問你喫過飯沒有。老五說道。我下車時。即吃了一碗麵。趕到劉老爺那裏去。他叫我到你老這裏來。來時聽說你老正在安歇。所以未曾驚動。就在門口橋上。坐了一會。不知你老喚我來。有何吩咐。卜科員說。你頭兒的兇手。已經拿到了。你曉得麼。老五說。我們堂都到過。早就知道了。未拿到之先。我們就疑惑是孫老三做的。因爲人命關天。無憑無據。不敢亂說。卜科員又問。你們何以早曉得是孫老三做的呢。老五說。提起這句話。長得很呢。你老不嫌煩。讓我慢慢的告訴你。卜科員曉得其中話必有因。對於此案。必大有關係。我現在不如下點身分。留他在此多談談。其時茶房已將飯開來。當時教茶房添了一壺酒。再添兩樣菜。即約老五一齊坐。老五道。不客氣。你老先請自己用罷。嘴上雖

這樣說。那屁股已磨回椅子上坐了。卜科員問他道。你說話長得很。請你就說罷。老五道。你老知道孫頭兒的女人。是個什麼人。卜科員道。我不知道。老五說。他是岳州很有名的私門子。劉二姑娘。聽說他的老子。還做過知縣。二姑娘小時。人很聰明。他老子娘都很歡喜他。叫他讀書識字。與少爺一樣看待。到了十七八歲時。情竇已開。忽與家中用的小廝姘識。被他老子知道了。因顏面攸關。將他趕出門來。他即借住在姨娘家裏。他老子告訴人說。害急病死了。他那姨娘。又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二姑娘無人管束。格外無法無天的亂鬧起來。小白臉小滑頭。也不知姘了多少。聽說還進女學堂混了幾年。後來北軍到岳州。不知如何會與一下級軍官又姘識了。情願跟那軍官做姨太太。那軍官不多時。調回北方去了。他居然跟他同去。不到一年。與那軍官又弄翻了。依然溜回岳州。聽說還與那軍官生了一個孩子。也不要了。就此光着身子跑回來了。劉二姑娘不但認得字。聽說還會做詩。他從北方回來後。一個大錢都沒有。只好實行做那沒本錢的生意。幸虧臉子長得尙好。雖然三十開外的人。望去尙不像人家。又聽說他會做詩。所以想去瞻仰瞻仰的人頗不少。孫頭兒就是那時與他姘識的。孫頭兒在岳州時。偷做黑貨生意。弄的錢頗不少。聽說都報効劉二姑娘了。岳州方面與他有關係的人。頗不少。

聽說尙有一姓董的大律師。與他最好。本說想跟他的。後來不知如何。會跟了孫頭兒。臨嫁孫頭兒的頭幾天。還與那姓董的打了一架。也不知何故。卜科員問道。劉二姑娘嫁孫頭兒。是不是在未調到八十一號道木房之前。他們兩口子。平時感情還好不好。老五道。孫頭兒調八十一號道木房。聽說是他自己運動的。那時孫老三也在岳州軍隊裏當排長。孫頭兒敢帶黑貨。就是倚他的勢。有一次帶了一批大宗的貨。本是孫老三與孫頭兒合做的。後來孫頭兒對孫老三說。在湖北境內。失了事了。孫老三說。他兄弟說假話。天天找孫頭兒胡鬧。孫頭兒怕極了。所以就運動調八十一號道木房。後來我聽說這一次事。是孫頭兒的不好。實在未曾出事。是存心乾沒孫老三的錢。當孫頭兒與劉二姑娘最熱時。老三也常去揩油。有的說與二姑娘也有來去。不知確不確。孫頭兒這一次故意冤他的哥子。大約還含着一點酸味兒呢。這一次事過後。孫頭兒手內多了千把塊錢。一面就運動調地方。一面就娶劉二姑娘。二姑娘所以肯跟他。大概也就是那千把塊錢的魔力罷了。他兩口子搬到榮家灣來住。看他們面子上尙好。不過劉二姑娘三天兩天。還是到岳州去。孫頭兒問他。他說回娘家的。上月孫老三又找到榮家灣來。不知孫頭兒同他說些什麼。後來他憤憤的去了。所以這一回聽見說叫門的是三哥。賤

得一定是孫老三做的了。卜科員問老五道：你何以曉得怎們清楚？老五笑道：孫頭兒在日同我很好。他歡喜吃酒。有了幾杯下去。什麼話都肯對我說。劉二姑娘的事。都是他對我說的。說到這裏。酒飯已吃完。卜科員問他：今天還回去不回去？老五道：今天我住在朋友家。明天早上趕加車回去。你老沒話說。我就走了。下次如喚我。帶一信與周巡長就行了。郝老五去後。卜科員想了一想。自言自語道：照郝老五說起來。此案尙有妒好的關係。正在思索。茶房送來一信。卜科員拆開一看。知是段上王書記寫來的。只聊聊數話道：「所囑已辦。准明日上午十二時。在瀟湘館候教。請早臨爲盼。兩渾」卜科員看畢。給了來人一回片。收拾收拾。也就睡了。第二天十點鐘才敲過。王書記已來了。卜科員對他說：費心得很。王書記道：巧極了。我昨天午後。就去找那與董天聲要好的同學吳喻人。那曉得去的時候。董天聲正與另外兩位不認識的。在吳喻人處打牌。見我去。都起身招呼。吳喻人向我說：好多時不見了。你事體忙呀。我說我有一朋友由漢口來的。明天替他接風。請諸位陪陪。肯不肯？吳喻人說：有得吃。一定到。我又向董天聲說：董君肯賞光否？他也說一定來。其餘兩位。我也虛邀了一下。均唯唯以應。回來後即寫了便條通知你了。卜科員向王書記道：我與他們會見時。你千萬不可說我在鐵路警察處做

事你就說從前在軍隊裏的王書記應道。我理會得。看了手錶。已到十一點多鐘。說道。我們可以走了。不多遠到了瀟湘館。誰知那吳喻人與董天聲。已均來了。當由王書記替卜科員與他兩人介紹了。卜科員細看吳喻人。是一學生的樣子。董天聲穿的西裝。兩目灼灼有光。一望而知是一個浮滑少年。卜科員向他竭力周旋。居然一見如故。卜科員先自己胡吹了一頓。說從前在軍隊當參謀。又在報館當記者。與孫中山有交。早夜預備到廣東去。說得天花亂墜。天聲信以為真。對於卜科員亦十分愛慕。飯吃罷後。當然王書記會了帳。一同出門。卜科員問了董天聲的住址。說是明日一定到府拜訪。大家向王書記道了謝。即各散了。卜科員回到棧房裏。一想現在與那姓董的。必須極意交歡。使之不疑。慢慢再探聽孫案的實在。第二日卜科員果然去拜訪董天聲。第二次見面。又熟了許多。彼此均不拘形跡起來。如是的混了一星期。卜科員也就隨他們一齊嫖賭。吳喻人亦常常在一起。又由天聲介紹了一個姓蔡的。名叫伯當。一個姓劉的。名叫真然。說都是他們的好友。卜科員都與他們會過了。有一天在私娼銀娼子家頑笑。天聲要叫卜科員住在他家。卜科員說。我是情場失意的人了。從前有一次為一女人。幾乎把命都送掉。我輩實在不值得為情而死。所以現在不敢胡鬧了。董天聲已吃了幾杯酒。頗

有幾分酒意。向卜科員冷笑道。你這人太沒出息。說什麼爲情而死。要人家爲情死。我享其成。才是有出息的呢。實不相瞞。我從前有一要好的女人。爲我一人。送掉兩條命。你看看我的本事。何如。卜科員一聽此話。大有意味。連忙說道。佩服佩服。請你快把詳細情形告訴我。讓我也好學學乖。天聲自知話說得太大了。哈哈的笑道。我說得頑的。騙騙你的。既然不肯在此住。我們早點散罷。又向銀姪子調笑道。卜老爺不肯在這裏。不能怪我做媒人的不好了。蔡伯當和劉真然跟着笑了一陣。就散了。卜科員也不好再向他多問。第二天卜科員在棧房裏。暗想道。我與他們鬼混了多日。還是一點眉目打聽不出來。昨日天聲說的那句話。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又未便再問他。我已來了多日。再探不出所以然。只好回去了。好在兇手已拿到。我現在不過存了一點好奇的心。與全案是無關係的。我現在應該再想什麼法子呢。又見茶房送一信來。是董天聲寫來的。約他即刻去到他家打牌。卜科員叫他告訴送信人。說我就來了。說罷。換了衣服。即一直到董天聲家裏。其時天聲正與真然畸人在那裏講話。見卜科員來。說道。我們三缺一。等你好久了。卜科員道。我未就攔啊。接到你的信就來了。我們就入局罷。真然是在軍隊裏當書記的。脾氣不太好。碰了兩圈時。恰好天聲當莊。被真然放了一個三翻。畸人和了。

天聲怪真然說不該打。真然不服。兩個人就口角起來。後來真然急了。向董天聲道。你再說。我即將你的底子揭開了。你不要怪我多話。天聲始不敢再說。卜科員看在眼裏。也不多說。後來碰完了。是真然一人大輸。反是天聲贏的。真然悶悶不樂。不喫晚飯。就先走了。卜科員回來後。想想今日打牌的情形。便道。我真厭了。現在既有這機會。明日去同真然談談。豈不大妙。第二日一大早。卜科員知道劉真然的住處。即一直向他家走去。到了他們口時。真然正要出門。到營裏去。見卜科員來了。慌忙迎上前來道。卜兄好早。到我們屋裏坐罷。你遲來一脚。就會不見了。卜科員說。我知道你早上要到營裏去。所以早點來的。真然道。我也可不去。本來沒多事。因坐在家裏。氣悶得很。卜科員道。是不是爲昨天輸了錢了。你昨天到底輸了多少。真然道。輸錢小事。天聲的情形可惡。我本來是贏的。大家都是要好的朋友。打牌不過消遣。誰人想贏錢的呢。我打了一張中風。被畸人和了。也算不了一回事。你看天聲那個神氣。大有要吃我下肚的光景。後來我心裏一不高興。所以就輸了。卜科員道。天聲賭品本來不好。人倒不錯。真然冷笑道。你說他不錯麼。足見你同他相處不長。所以不知。好在也不是外人。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曉得他不是好人了。卜科員知道有意思。細細聽他說道。前天在銀姪子那裏。他不是說有

一女人爲他害了兩條命麼。他真不要臉。這主意還是他出的呢。前幾天鐵路上出了一起命案。你知道麼。卜科員道。在車上聽見人談過的。是不是一個工頭被人謀害了麼。真然道。不錯。就是那一案。那工頭的女人。實在是一個尤物。叫劉二姑娘。岳州狼有名的私門子。我從前與天聲常去的。同天聲兩人。要好得狠。早已說要跟他做小老婆了。記得今年正月間。有一天我到天聲家裏去找他。他家裏說。昨天沒有回來。我知道一定在劉二姑娘那裏了。轉身就到二姑娘家裏去。見大門已開。我即偷偷的掩入。見靜悄悄的一點人聲都沒有。我知道他兩口子還未曾起來。我正想跨進房揭他們帳子去。忽聽見他兩人在床上低低的說話。我一想他房後不是廚房麼。我何不到他廚房裏去聽聽。他們兩人講什麼話。停會見面時。好嘲笑嘲笑他。其時他們用的老婆子。大概是上街買東西去了。我也不去管他。就偷偷掩入廚房以內。果然廚房隔板與他們床甚近。只聽見劉二姑娘道。老三老四都不是好東西。總要弄掉一個。我們的事就好辦了。又聽見天聲說道。你不是說老三與老四。因爲生意事。弄出意見來了麼。劉二姑娘說。是的。他們兩人意見深得狠。老四本來不對。不應該太黑心。現在多了幾個錢。天天說要娶我。同他一起到榮家灣去住家。你看怎樣辦罷。半晌沒有聽得聲息。又聽得天聲說。有了。

我現在想一個主意。老四的錢固然可以歸我們。並且可以一了百清。我們永久在一起。不過其中有一點風險。不曉得你敢做不敢做。二姑娘說。你說罷。又聽見天聲說。孫老四既然說要娶你。你就答應跟他做女人。他現在既然手上有錢。不如多敲一點首飾。說好了。你就跟他到榮家灣去。把首飾存放在我這裏。過上十天半月。你再上城來。對老三說。老四待你太壞。又預備出來了。老三不是久有你的意思麼。他聽見你肯出來。必定想你的心思。他如說出口來。你就說有老四碍眼。他現在既然與老四有意見。聽見你說老四碍眼。必定不服。那時你就勸他辦老四。他如願意。你可同他約好。說某時某日。由你先將老四弄醉。叫他約了人把老四架出門去。你就允許他說。同他一齊逃走。他是個直性子人。聽見你這樣說。必定高興。如他尚有疑惑。你就說老四那裏黑貨很多。可以一齊帶去。你當晚就同他在城上混一夜。他聽見尚有財氣可弄。一定死心塌地去做了。他去的時候。等他們將老四架出去。你就趕快避開。他如果將老四辦掉。闖了禍的人。斷然不敢回來找你。將來經了官。你就報搶案。故意漏點破綻。叫人曉得是老三做的。官廳裏必要捉老三。老三自然開碼頭走了。到了那時。我們的事。有多少時候不夠辦呢。就是老三破了案。他也不敢說出你來。因為你同他說的話。無憑無據。他如果要

賴你。你可以說他是仇攀。如再恐怕有人疑惑是我弄的槍花。不妨在未嫁老四之先。就與我鬧上一下。教人曉得我與你是不對的。又聽見劉二姑娘笑着打了天聲一下道。你這小鬼。主意想得真週到。我就怕孫老三未必肯上我們的老當。又聽見他們說了些閑話。那劉二姑娘開口問他道。我那詩集子改得怎樣了。早點送去印不好麼。天聲道。那裏是你的詩集子。可算是我的詩集子了。你一首七絕。我倒要改上二十個字。還不算我的麼。我早晚就送去印了。前面我還做一篇序呢。我聽見他們已無話可說。故意跑到前面。咳嗽了一聲。他們聽見有人來了。始一齊都起來。問我幾時來的。我說你出主意的時候。我就來了。天聲知道與二姑娘說的話都被我竊聽了。向我說道。好兄弟。你不可亂說。我說你肯請我。我就不說。他說當然要請你的。所以我有他這話柄在手內。常常敲打的吃喝。昨天我也是弄急了。所以嚇他一嚇。果一嚇就不敢開口了。現在我聽說那孫老三已經捉到了。判成死罪。你也千萬不可替他在外面說。弄出別的事體來。卜科員聽了真然一篇話。於全案的情形。完全明白了。也不再與他敷衍。匆匆的辭了真然。一路上想道。案子我總算明白了。不過沒有證據。如何是好。一想我不如再找天聲談談。探探他的口氣如何。當時又望天聲家一路走來。到了他家門口。天聲家的僕

人認得卜科員是來過的。也不去阻止他。卜科員一直跑到天聲的書房內坐下。問那僕人道：「你家先生在家裏麼？」那僕人應道：「我家先生方才出去。說是有人來找他。他一會兒就回來。」卜科員說：「我等他一下便了。」那僕人倒了一杯茶就出去了。卜科員閑着無事。見天聲常坐的那桌子。抽屜忘記上鎖。即隨手開開來望望。內有一皮夾子。卜科員好奇心重。將皮夾子打開一看。看見是名片數張。忽在下層內發現一紙條。上寫道：「三已判死罪。存件望便送來。何日成行。請先告知。此事已算圓滿解決。殊出爾我意料之外。青上。」卜科員一見了這張紙條。歡喜得了不得。自語道：「這真可算得此案的鐵證了。」又在抽屜內翻了一陣。又發見像片一張。正是那日看見的孫工頭的妻子劉二姑娘。像片上還寫了幾個字。上手寫的天哥惠存。下面乃妹青持贈。卜科員一併將其納入懷中。見天聲尚未回來。也無心再去等他。出門即向那僕人道：「我尚有別的事。你先生既然沒有回來。我等再等再等罷。」說罷。他就急急回到棧房裏來。吃了一杯茶。細細的將劉真然所說的話。與從前自己察看的情形。對照起來。想道：「原來那孫老三還是一個被動。那一天劉二姑娘說來了二人。將他的老板架出去。孫工頭又不是個小孩子。何以一架就走。我本來有點疑惑。照現在看起來。其時已被他女人弄醉了。又說問打鬥的是不是三。」

哥那也完全是假話了。天聲叫他故意弄點破綻。大約就是這句話了。他後來又去找工人劉三等人去。大概也有作用。就是怕孫老三回來。再約他同逃。就是天聲叫他暫且避開的意思了。所以早不出去找他們。必定等到鎗聲一響之後。有他們在一起。就是老三再回來。也不敢再拖他同走了。這女人照天聲的話。一件件的行去。一點不亂。這本事也不算小了。可惜用得不得當。我現在既然弄明白了。不如約劉瘋子一同到檢察廳。會那胡檢察官去。好在證據確鑿。當然不能不受理的。想罷。匆匆的趕到劉段長那裏。將偵探此案的情形。都告訴了他。劉段長反向下科員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不必管他好了。卜科員曉得他是糊塗人。說不明白。急道。你不去。我就一人去了。劉段長拗不過他。就同他一齊到檢察廳。去會胡檢察官。並將劉二姑娘所寫紙條子與相片。一齊呈案。胡檢察官細細的與卜科員談了一會。很贊賞他做人熱心。辦事精細。第二天就出傳票傳那董天聲孫劉氏。到了開庭那天。卜科員又去將那劉真然拖來。以便對質。劉真然知道他已出首了。無法可想。就與他一同來了。再說那董天聲回家後。曉得卜科員來找他的。疑惑是約他出去頑笑。也不十分理會。抽屜內不見了東西。也未曾去查點。他現在忽見司法官廳來傳他。做賊的心虛。忽然想起前天二姑娘寫的那條子。我隨

手放在皮夾內。未曾毀掉。急急的去找尋。已不翼而飛了。相片一張。也不見了。不覺大驚。知道事體不妙。想叫人通一信與劉二姑娘去。那無情的司法警察。催促不已。不得已硬着頭皮。隨他們到法庭去了。一進門。就看見卜科員與劉真然在那裏說話。已恍然明白大半。到了庭時。那原辦此案的胡檢察官。就把那兩項證據。先取給他看了。天聲已曉得是卜劉兩人弄的鬼。抵賴也無用。就一一的認了供。那劉二姑娘從孫文忠死後。早已搬到城上來住了。這幾天正想一心一意與董天聲去住家。因為尚未得到天聲的回話。現在忽見法庭來傳。他不曉得什麼事。曉得孫老三已判死罪。不會再出別的岔子的。就大大意意的到法庭來了。後來聽說傳的尙有天聲在內。也就嚇得魂飛天外。當胡檢察官問他的話時。他定了一定神。尙想再賴。胡檢察官將他那親筆的條子給他看了。又在監獄裏將孫老三提出來。與他對質。孫老三其時已曉得有人代他打了抱不平。其實當時孫老三未嘗不明白是上了二姑娘的當。不過沒有證據說不出口。現在曉得已弄穿了。當然把二姑娘同他說的一番話。一齊都向胡檢察官說了。二姑娘聽了。低首無言。又就畫了供。後來審判廳判決董天聲劉二姑娘都算正犯。皆判了死刑。那孫老三雖然是着手正犯。實在是被動。改判了無期徒刑。卜科員等到判決後。就高高

興興回到漢口。將經過的情形報告了章處長。章處長也很說他精明。不愧爲偵探家。卜科員自從辨過這回事。那偵探的聲名更大了。候他將來再有成績。記者再做福爾摩斯的華生。報告諸君罷。

法庭上之時鐘

卓弗靈

英國某法庭正在開始裁判。忽一面的門開了。徐徐進來一個人。光著頭不戴帽子。捲起了衣袖。胸口圍着菜葉色的圍身。像是工人。他擡了一架梯子。將梯靠在裁判官對面的壁上。徐徐上去。旋去那時鐘上的螺旋釘。這闖入神聖法庭態度沈靜的人。很能引許多旁聽得疲倦的人注目。大家抬頭向他看着。裁判官起初也呆呆的觀看。後來叫道。還不快些麼。那工人一留心。便恐慌似的急急旋去了釘。一手抱了時鐘。一手擡了梯。就此去了。從此竟過了許多日子。那工人和時鐘。都不回來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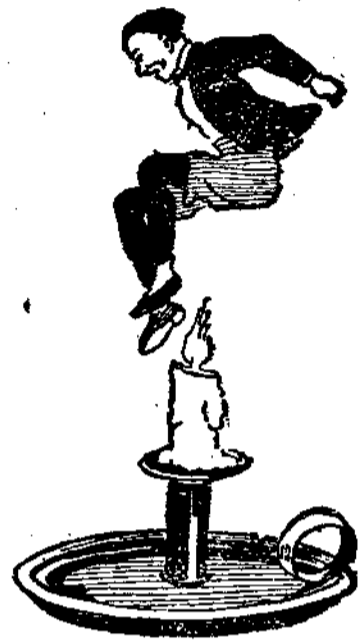


水·秋·川·穎·

人 道 跋

廣陵城外有古刹焉。數樹垂楊。牆頭搖曳。一灣流水。寺外潏洄。山門之外。通以小橋。靜若仙界。紅塵所不到之地也。住持僧名常覺。耽禪悅。精內典。并擅長詩畫。寺中諸僧。恃耕山田。以自給。不出募化。往來是寺者。非清淨居士。卽翰墨文人。庸夫俗子。望門投止。靡不自慚。形穢索然。以退。清光緒某年之季冬。揚城大風雪。徧地瓊瑤。一望皆白。衆僧瑟縮寺中。課法華以消寒。日暮。忽聞叩門聲甚厲。小沙彌忍寒出啓門。則一行脚僧也。昂然直入。貌殊獐惡。沙彌引之見住持。住持度其非善類。顧不敢揮之門外。因命知客僧導入客房。時天寒料峭。風雪益緊。留數日不去。而在寺輒與衆僧衝突。衆僧不堪其擾。相與稟告住持。請設法驅遣之。住持知衆怒難犯。因授意知客僧。婉詞以告。詎料一語未畢。此僧已震怒如雷。舉拳擊殿柱。轟然有聲。屋瓦亦搖搖欲墜。知客僧駭甚。僧復大言

曰。衲自山陝來。所過寺院。類加優禮。若曹何人。輒敢相侮。設更爾者。衲毀寺如齏粉矣。語次。一躍登金剛座。攀神兩手作傾倒勢。於是闔寺大譁。住持出見其狀。知不可以理喻。而又無術以阻止之。正喧噪間。忽一跛足道人持杖來。以巨杖支天王胸際。神像竟兀然不能動。僧大怒。躍立庭前大樹下。辱詈不已。道人向前曰。禪師神力固所欽佩。茲樹已數百年物。根深蒂固。若春能搖之作婆娑舞者。吾當向住持乞情。留師至暖始行。否則請速去。毋煩乃公操杖逐也。僧笑應曰。諾。一躍而起。揜袖持臂。縱步而前。竭平生之力以搖樹。樹竟不動。跛道人笑曰。禪師神力盡於此乎。試以一足勾樹幹。樹卽作旋風舞。枝頭羣鳥皆離巢飛去。根際泥土亦鬆動。因自語曰。惜我一足跛。不然此蹠曲臃腫之老幹。當折以爲薪。供香積廚下燃料耳。僧大欽服。稽首曰。貧僧兩目如盲。今則五體投地矣。願留此一夕。明晨卽行。跛道人諾之。詢其身世。僧自言本綠林豪客。五年前曾刼巨餉。官廳捕之急。殺公人十數。遂奔秦中。披剃出家。語竟亦轉詢跛道人。道人歎曰。我少以力聞。洪楊之役。投張忠武部下。甚見親信。忠武殉丹陽。全軍盡覆。予獨得脫。顧一足跛矣。遂渡江至此。爲道人。今已衰老無能爲矣。僧改行居寺中。從此安靜。與羣僧無異焉。



很奇怪的一封信

王·蝮·慮

……「這真不懂了一個女孩兒家竟有人無原無故送許多的錢來給她并且寄錢的人連姓名都沒有這不是樁怪事嗎！我想這裏面定然有個原因不然我也是個女孩兒我也很需錢怎麼沒有人來送給我……」

上面這些話是沈蘋姑一個人在那裏推測着說的。因為前一星期她到她的同學吳韻琴家去閒談。恰好韻琴接着一封奇怪信。信外的郵印是杭州來的。却没有發信人姓名。拆開封來。內裏半個字兒也沒得。只有一張銀行匯票。上面簽着匯洋五百元。她看着有些奇突。就問韻琴。寄這信的是個什麼樣人。耐韻琴語意含糊說了半天。到底沒將寄信的人姓名。甚名誰和她家有什麼關係。明白表出。弄得蘋姑心下十分疑惑。隔了幾日。還在那裏推測這個問題。且說韻琴當日告訴蘋姑的一番話。蘋姑說她含糊的。究竟是些什麼咧！現在正好趁着蘋

姑推測的當兒來補述一遍。據韻琴說，這樣的怪信，她已不止接過一次了。但是寄信的是什麼人，她却始終不曾曉得。并且說，第一次接到這封怪信，正在她父親死的那年。她還沒有過十歲。她的父是替人家坐莊，死在外面的。身後並沒有餘錢，全靠她母親幫人做些針線衣裳，換幾個錢來度日。糊到半年過後，母親又病躺下來，正在爲難，忽然來了這麼一封信，信面寫着門牌號數和她的名字，但是沒有寄信人名，及至拆了開來，裏面却只五百元的匯票一張。以外並無片紙。她母親很爲疑惑，生怕信差送錯了人家。但看看信封上面，姓字門牌完全不錯。而且發信的人又不曉得是那個，沒有法子退還，只得權且受下來。將大半數存在一個店家。小牛做她們姊弟的學金，膳金和家中一切用度，不料自此之後，每年春秋兩季將要開學的時候，總有這樣一封信寄來，裏面總附着同樣的一張匯票，總沒有寫過寄款人姓名。她母親也想不出什麼原因。後來次數多了，也就當做固有的一項收入，毫不驚奇。現在她家所以能夠這樣寬鬆，便是受着這怪信的根本助力。韻琴這番答話，從頭至尾也還說得十分自然。不曾有一些支吾的痕跡。不過這種匿名信件向來總是罵人的，利用恐嚇手段騙人財物的，或者痴男痴女秘密戀愛，瞞着家族的才用得着他。若說正正當當拿錢去幫助窮親眷本家

也要匿起名來。這就有些教人費解。所以蘋姑對於她的答話總覺得不近人情。越想越是疑心。越是疑心越不住的替她推想。好像成了風魔似的一個人喃喃說起話來。

蘋姑這個人是好奇心最重的是最高興用理想的她平時看了許多小說什麼福爾摩斯全案。聶卡脫偵探。談心裏就想要借樁奇怪事情自己也學着用腦力不過外邊就是發生了什麼案件她一個女學生怎能夠丟着校內的課程像他們做偵探的一般。整日整夜到外邊去訪查案情。搜尋證據。還不是坐在家裏將報上載的或是人傳說的那些不完全的情節。苦着自己腦髓瞎想。個一天半天弄到後來自然要去題萬里。這回韻琴家的怪信事經眼見並非出於傳聞。覺得這件事情比較上似乎易於着手。一來韻琴住得很近有什麼疑點便可以過去查詢。二來他們同一個學堂念書。韻琴一切舉動總可隨時察看。這個念頭一起那好奇的心理便一直向前追去。再也不肯回頭。那天她喃喃的說了一回。又在屋子裏邊來回踱個不任一面踱一面想。道韻琴這話不要全是掩飾之詞嗎！我曾問過她。她家親族中並沒有人住在杭州也沒有什麼富家能夠整千整百的洋錢常常送給人用。至於她父親在外的朋友她雖然不大明白。但是現今世界人心怎比得從前聽憑你什麼深交。只要涉及了金錢友誼。

便頓時斷絕。何況朋友已死，那裏還有這馱子。按着期日送錢與他的孤兒，就是果真有這等好人，也該大大方方做個人情，又何必隱姓埋名，出燈油，坐在暗裏？我想不要韻琴，近日有了什麼祕密，才弄得這些錢來吧！哦，不對！她不像這樣人啊！她不是告訴我她初次接到這信的時候，還沒到十歲嗎？我這思想是完全用錯的！想到這裏，恰好踱到書架跟前，她就停了步兒，臉朝着架上的書，呆呆站着，好一會，忽然將手向頭上一拍，說道：「我的腦力怎麼這樣的不行！從前看的小說中間，不是有幾件事情和他相類嗎？我還約略記得一個是非洲礦工乾沒了同伴的賞財，致這人忿恨而死，後來他自己懺悔，每年總要將多數的珍寶，用匿名信寄給死者的女兒，還有一個女郎，自小沒有親人，但是一年之中，總有一個沒名沒姓的人，從郵局裏匯錢給他使用，後來這女郎遇着一位老者，才曉得寄錢的便是他，他便是她生身之父，是她母親唯一的情人，我想韻琴的父在外邊混了多年，錢財上頭也許有吃人虧的所在，或者虧負他的，現在悔了，所以分期將錢還給他家，不然就是這寄錢的人和她的母親有什麼關係，不過她的老母我是常常見面的，她品性很是端莊，說她還有什麼祕密事兒，這就未免神經過敏了，除非韻琴的身體不是她所親生，是什麼有錢人家和情婦產的私兒，被

她家抱來養大她的生父不忍她這般窮苦又無法將她收回只得暗裏津貼些錢教她可以自立這便是我剛才想的第二種的理由所好我和她同着一個學堂住處又在一條街上只要我常常注意這怪信的來歷總不至於永遠不會發明

一天又一天蘋姑的研究已經有了半年了韻琴家中那樣的怪信早又來了一次但是這信的來歷蘋姑仍然不曾偵察出來她心裏想道怪不得古人有句話叫做「事非經過不知難」韻琴家這封信我整整的偵察了半年全沒有些兒頭緒所好這是進錢的事查不出底細也沒什麼相關假若關着人家生命的安危照我這樣延宕下來豈不誤了大事但是我既耗了半年腦力那能就此灰心聶卡脫福爾摩斯辦起案來也不是沒有失敗之時但若在半途中間見着事體爲難就丟了下來不幹這是斷斷不肯的我還是拚着我的心力繼續進行將這信和錢的來源查得一個明明白白

又過了多時一天是星期的下午她又到韻琴家去恰好韻琴不在家中問着她家老嫗說到銀行去接洽事情她就暗暗想道難道又收到那種怪信嗎——我記得她從前說過這信是

半年一寄現在離她前次收信的時候還不到五六個星期那裏會又有信來給他匯款她大約是爲着別事到銀行去接頭我也不過找她閒談她既然出了門我們明天好歹要在學堂裏見面的想罷也就沒精打采走了回去

第二天韻琴沒有去上課蘋姑很以爲奇心想她今天又不到校忙的是些什麼事我回來倒要去看看她捱到下午四點鐘蘋姑就出了學堂一脚跑到韻琴家裏一進門她家老嫗便迎上來說道姑娘來得巧我家姑娘才回來剛在裏邊換衣服她回來時還吩咐我教就過來奉請咧一話言未了韻琴已跑了出來老遠就嚷着道蘋姑我正着人去請你你來得真好我有極新鮮的事體向你報告咧一面說一面將她讓進書房還沒等坐下來就在桌子抽屜中間拿出一封信交給她手裏說道請看怪信的主兒找着了。她驀然被她一驚便趕不迭的問道究竟是那一個。韻琴笑着道我原說請你看的啊。蘋姑也自覺得好笑忙將眼光收回移到手中的信上只見上面門牌姓字和從前來的信寫法相同但是信的下邊却多了一彭允言緘寄一五個小字。她忙將信紙抽出打開了一看信紙上寫的是

(上略)昔年尊翁病中自知不起曾以永年保壽公司一萬兩保單交予收存并囑身後

代爲付款代儲妥實銀行。每年代取息金分期寄歸家用。且囑嚴守秘密。不使姪輩因溫飽之故。生倚賴之心。奉行十年。幸無遺誤。近來馬齒加長。精力漸不如前。深恐一旦溝壑負吾亡友。謹將原本銀一萬兩。并息一統匯奉。收到即請賜復。俾釋遠懷。彭允言上。蘋姑看完將信紙照舊摺好。投入封內。交還韻琴。一面說道。我耗了半年腦力。竟不曾想到是這麼個原因。我也沒想到現在世界上還有彭允。這般可靠的朋友。

顏希回

金楊夫

曲阜顏希回。幼習舉子業。屢困場屋。憤恚不食。旋忽自責曰。丈夫能屈能伸。外此豈無自立地耶。即棄家遠出。徐州鄒四老相公。以技擊名世。希回謁諸其家。求爲弟子。鄒詫曰。爾顏氏子孫。吾焉能教汝。棄毛錐子。學市井兒舞槍擲棒也。峻拒之。希回長跼求教。鄒勉允其請。使之樵爨工作。有如奴隸。希回不堪其苦。有歸意。顧復戀其藝。不忍捨去。遂安之。越數年。盡得其祕。鄒付函囑令往峨嵋山。悟淨禪師處。希回以離家久。父母俱老邁。擬一歸省。輒以爲請。鄒可之。希回歸。見兩老均無恙。甚喜慰。信宿就道。既抵峨嵋某寺。禪師方趺坐蒲團。侍立有

很奇怪的一封信

頃始出書與禪師。禪師拆閱之。蓋令希回更從師習劍術也。希回益喜。潛心研求。又數年。能駕劍行天空。發光滅人首。禪師令歸。希回徘徊不忍去。禪師曰。習藝本以平人間世。不平事。此非樂土。我亦將遷居。子豈宜留此。希回乃叩首辭歸。鄰村有鄭鐵彈者。新從少林寺習藝。還恃其能。橫行鄉里。希回初不欲折辱鄭。鄭以其貌懦。數相侮。希回怒。格傷鄭。鄭發連珠彈擊希回。希回兩手接兩彈。口啣其一。發彈還擊鄭。碎其顛。死之人皆稱快。大盜金刀李四。窟山爲行旅害。而鄭鐵彈者。李四門徒也。鐵彈既死。其家人奔以告。泣求復仇。時希回以事北上。道出山側。李四單騎搦希回。希回聞其橫暴。卽亦擲劍擊李。李殊驍猛。鬪移時。卒不敵。喪其元。火其巢。往來行旅。遂不復有戒心。其生平仗義行俠類如是。後父母相繼謝世。希回廬墓三年。復往峨嵋訪師。竟不知所終。

惕夫曰。士當習經世略。日沾沾於章句帖括者。庸人耳。希回舍文習武。所見誠是。惜世之爲鄭鐵彈金刀李四者。不知若干人。未得一一膏希回之劍也。鄒四老相公悟淨禪師。奇人也。何其沒而無聞耶。然如鄒四老相公悟淨禪師者。夥矣。吾又安得一一而傳之耶。噫。



第二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第十一章 洗手的證迹

那天下午華盾醫士在俱樂部中和勃郎相見醫士問那案事勃郎答言並沒有新鮮的發展因說道「只有一件事你一定歡喜聽的就是德倫納此刻也已相信呂明登沒有殺人罪了」醫士點點頭問道「那麼那個却利可曾被你尋到了麼」勃郎搖頭道「前天晚上如果沒有霧氣我早已捉住他了」醫士道「這樣說密勒的話果真不虛你真在那裏偵尋那個却利了但你爲什麼不憚煩勞呢」勃郎道「這一著我不願對你說至於我遇見那個却利就在星期六傍晚我從俱樂部出去的當兒他和我擦身走過我一見他的面貌很像一個人」醫士攙言問道「像那一個」勃郎道「你此刻也不必問但我一見那人就跟在他後面見他從潑拉瑪屋的後門進去我就在下面等待直等到他出來再跟他走去不料霧氣厚

重我跟錯了一人竟被他逃走但密勒對你說什麼話呢」醫士道「他說那晚他在潑拉瑪屋後門口瞧見你的」並且那下面的僕人也見你跟在却利的後面所以我的意思你既不擔任這件案子又何必這樣費心費力我想你還是斂跡些罷」勃郎聽了這話低頭不答接著就和醫士分別回到蘇格蘭場中去德倫納正在辦公室中等他因報告勃郎道「我已在那二號室裏裝設了一盞弧光燈因為自從發案以後我們不曾開窗那裏的電燈又不中用所以我向影戲館中借了一盞弧光燈裝著」勃郎道「此外你可曾發見什麼」德倫納道「有的那客堂的門上也發見了幾滴血漬好似那兇手是從客堂門裏出去的我們先前所料想的從鐵梯上或從僕役進出的廚房門裏出去却都不像事實因那客堂門的裏面有一個經人抹拭過的痕迹我確信一定是血迹此外我又在浴室中發見一塊用過的手巾據密勒說那晚羅白洗浴以後密勒將手巾換過當我進去尋覓時見掛著的一塊果真是乾淨的誰知開了抽屜把一疊摺著的手巾檢驗一回內有一塊還有些潮溼分明有人用過以後重新藏匿在裏面的」勃郎道「這樣說這案子越弄越離奇了你想密勒怎麼樣呢」德倫納應道「密勒當然是有關係的我的意見那兇案似乎發生在七點至九點之間華盾醫士說

過當他在客堂中讀報的時候忽覺得內室突然靜寂爭吵的聲浪既息又不聽得那個却利出去好像那却利一定從鐵梯上逃下去的那時羅白如果沒死他既怕冷勢必要將窗重新關好若使已死那麼那却利和那同謀的人一時不免慌亂就也來不及關窗並且却利既從窗口出去他自己當然不能夠關的」勃郎道「但你既假定密勒是同謀的人他儘可以在裏面關窗」德倫納道「他雖沒有關但我們試推想密勒出去見了他的女友回到樓上幫同著行兇又把那主兇放了出去那時——」勃郎搶着道「不錯那時他要卸去他本身的嫌疑也許就故意不關窗了但我總覺得當醫士離去以後室中必還有什麼人留著」德倫納道「密勒留頓過十分鐘的你假使確信密勒是沒罪的人那麼客堂中的血漬也就不容易解釋因那血漬遺留的時間決計不能在醫士和密勒沒有離去的以前那漬曾經人抹拭過似乎有人要將屍體從前門移出去的一般事雖沒有成功門上却已染着了血這一種舉動也許就在七點半至八點之間實行的密勒在離屋以後直到十點半鐘他的蹤跡雖然可以證明但在華盾醫士去後他一個人還留過十分鐘光景這十分鐘中他幹些什麼不能不教人生疑所以我敢說他斷不致沒有關係此外還有那却利究竟在什麼時候離去潑拉瑪屋

有沒有人瞧見也應有證實的必要不知你可有什麼端倪麼」勃郎似乎不提防德倫納有這問句不禁怔了一怔才冷然答道「我那裏會知道呢但你可知道有什麼人瞧見他麼」德倫納想了一想答道「我不知道」接著就彼此分別那天晚上六點鐘德倫納又到選舉俱樂部裏去尋勃郎因為勃郎離開蘇格蘭場時留下一張紙條說明如果要和他會面可到俱樂部中去尋他但德倫納到俱樂部時知道勃郎還沒有到過他撲了一個空快快回到蘇格蘭場心中暗想勃郎起初不願意探這件案子就為著和羅白有些夙怨的緣故但若使疑他和那兇案有關那終未免有些神經過敏罷德倫納回到了自己的辦事室中一個人正自反覆思忖忽聽得電話機上鈴聲大震他接了一聽聽得場中司電話的人說道「外面有人要和你說話」德倫納應道「很好請你把外綫接著罷」於是就聽得接綫和搖鈴的聲音接著聽筒中果然又有聲音問道「你可是擔任羅白謀殺案的執事麼」德倫納應道「正是你是那裏」那人道「我是淡福特區警察長你所要偵緝的那個和羅白案有關的却利批列我們剛才已查到了」德倫納問道「查到了麼在那裏」那人答道「在格林河邊上已經中槍而死這也許是一件自殺案因為我們——說到這裏忽然停止了德倫納疾忙問

道「怎麼樣」那聽筒中答道「因為我們在他的衣袋中發見了一張認罪書他說那哀米羅白實在是他殺死的」

羅白的兇案越弄越離奇了那兇手究竟是誰你可曾下過一番猜想功夫麼但猜的時候你須得目光周矚隨處留意並須將案中諸人逐一加以推測不要上了著者的當輕輕被他瞞過下一期中綫索越多真相越露明眼人便不難一眼窺破了

第十二章 却利批列的計劃

從星期五晚上起始直到星期二的早晨倫敦的全城都被濃霧所籠罩淡福特的口克街乃是靠近河岸的霧氣故分外厚濃這樣的濃霧却利批列見了却暗暗歡喜因為他在他的朋友弗萊特室中匿伏了二十四個鐘頭正覺得非常納悶現在霧氣既厚他即使出去走走也沒有。人。瞧。得。出。他。當。然。不。至。有。什。麼。危。險。况。且。他。見。了。他。的。妻。子。心。中。說。不。出。的。厭。惡。所。以。越。發。要。和。伊。隔。離。一。回。到。外。面。去。散。散。他。最。初。和。伊。遇。見。的。時。候。也。曾。真。心。愛。伊。却。終。把。冷。淡。和。傲。岸。的。神。氣。對。他。使。他。非。常。難。堪。他。後。來。也。就。逐。漸。的。厭。惡。伊。用。種。種。非。禮。的。方。法。待。伊。伊。為。情。勢。所。迫。只。是。忍。受。著。他。還。不。知。足。常。罵。伊。是。他。的。障。礙。物。否。則。他。儘。可。以。另。娶。一。個。有。錢。

的寡婦。但他無論怎麼樣虐待伊。始終跟着他。不肯和他離異。這時他的地位和自由。既已十分危險。越發覺得伊是一個贅瘤。他出了那幽黑的屋子。暗自尋思。他既不能遠颺。一旦爲黑來勃郎所得。當然沒有性命。他又回想他的妻子伊原。是人家厭棄的玩物。他當時既接替下來。此刻竟想不出方法。怎樣才可以卸去累墜的担子。他且想且走濃霧中。瞧不見什麼。只覺得足下的街路。逐漸峻削。他因問一個過路的人道：「這一條路往那裏去呀？」那人道：「這是格林河了。你留心些。你已走近河邊了。」批列道：「當真麼？我竟瞧不見。但我覺得有好多人都走向那裏去。又爲著什麼呢？」過路人道：「霧裏溺死了一個婦人。警察們在河邊上發見了一封信。才知伊是自己投河的。現在正撈屍呢。」批列震了一下。接著便也走到一羣人們的後面。瞧見兩個警士在岸上守著河中。却另有一個人在那裏撈摸。他瞧了一回。忽而發生幻想。這個婦人竟自溺了。假使他的妻子也能出同樣的勾當。那他就可以除去一個贅瘤。又想假使伊也同樣留一封信給他。洗刷行兇的罪名。那時黑來勃郎即使怎樣狡猾。也奈何他不得了。他想到這裏。他的呼吸不期急促起來。私忖別的問題都容易解決。只有那一封遺書。又用什麼方法叫伊守呢。一回見他的惡計。既已決定。便忽忽回到弗來特家裏去。當他的

妻子聽得他上樓的足聲。又禁不住嘆了一口氣。誰知他臉上竟帶著笑容。那真是難得見的。他說道：「開娣我在格林河邊兜了一個圈子。心思我如果被黑來勃郎捉得。無論我曾否行兇。他一定會製造證據。致我的死命。如果如此。我固然不幸。你的祕史也必保不住了。」他妻子只靜聽不答。暗中却自懷疑。不知他這話有什麼用意。批列繼續道：「我剛才見河中溺死了一個女子。警士們正在那裏撈屍。」說到這句。那女子怔了一怔。批列仍含笑說道：「我因此發生一種意見。假使那溺死的女子留一封認罪的遺信。說明伊就是殺死哀米羅白的人。那信一經被警察發見。那麼我的嫌疑豈不是就可消滅了麼？」婦人道：「他們不會相信的。伊怎麼會得行兇呢？」批列忙道：「你還沒有明白。須知我已把那女子的來歷打聽過。一下伊曾經在潑拉瑪屋服務過的。這不是很湊巧麼？」婦人張著詫異的目光。似乎不相信。他問道：「這是不可能的。你怎麼樣打聽出來的呢？」他呆了一呆。忽然格格作苦笑道：「我自然有法子打聽的。你何必多問。這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只須那認罪書被人發見。不但我可以洗刷嫌疑。就是那個星期日被捉的人。也定不成罪了。」婦人道：「他們難道已經捉到了什麼人麼？」批列道：「這一著你也不必多管。我只問你。我這計劃可好麼？」婦人勉強

道「計策果然好的」批列道「我意那認罪書寫好以後走到格林河邊去把那書授給一人教他轉交給警察在這樣的霧氣中他們一定認我不出的」他說完就把這所說的計劃聽他的妻子思量自己走下樓去和屋主弗萊特談話弗萊特驚惶道「却利你還要出去麼那你一定要被人捉住了須知你一個人出去人家也許還不注意假使帶著你妻子一同出去那就危險得多」批列顏色很白喘息說道「我正這樣想伊實是我的禍源我現在正準備送伊到鄉下的朋友那裏去」弗萊特疑惑道「什麼地方呀我從不曾聽你說過有什麼朋友」批列假說道「伊有很多的上流朋友現在我就送伊到那裏去伊自己也願意去的」弗萊特道「那麼什麼時候去呢」批列沉吟了一下一時答不出來弗萊特繼續道「你把你妻子送出去計劃果然不錯但我聞得這裏佈滿著蘇格蘭場的人們雖則厚霧迷濛你究竟也應得留意些」批列越發驚駭低聲道「那麼我應當在晚上送伊出去」說著重新上樓走到樓梯頂上站住了定一定神似乎不願把他驚駭慌亂的狀態給伊瞧見少停推門進去說道「開梯我已和弗萊特商量過他也說這個計劃很好」他回身在壁爐簷上取了一本價廉的信簿和一支筆一個墨水都放在桌上就坐下去寫伊立在旁邊瞧著見他

且寫且想不久便寫了滿紙他擲筆說道「好了開娣你現在且聽我念」因念那紙上的字道「我承認我是殺死哀米羅白的人幾年以來他常把銀錢供給我用在一個月前他忽然停止聲言以後不再供給所以我進在星期六晚上我進了潑拉瑪屋的後門和羅白相見我和他爭吵了一回就取起桌上的燭盤在他頭頂上擊了一下接著便從避火警的鐵梯上逃出所以羅白的死只有我一個人負責現在我也到了盡期願天饒赦我罷」他又向他妻子道「開娣你想這認罪書寫得好麼」伊只是閉著眼睛長嘆道「唉可憐的靈魂」他哼著道「你覺伊可憐我却不可憐麼現在快些給我抄一遍」伊驚異道「你要我抄寫一遍麼」批列道「是啊你豈不知道溺死的是一個女子那麼那遺書當然也應是女子的筆迹」婦人拒絕道「我不願做這樣的事這種不道德的行爲你自己去做罷」批列道「開娣你到底給我抄麼否則我便要教你受一些從來未受的痛苦我知道你心中有什麼思想你正在想你心坎中的那個警士」伊低頭不答一回兒只得伸手拿起筆來照著紙上的字一個一個抄寫下來他等伊抄寫完畢就把他自己的那張草稿摺起來放在袋裏預備得機毀棄又說道「你給我再加一句」這一件事我丈夫不知道的」伊問道「難道那婦人也有一個

丈夫麼」批列道「凡係正經的女子總是有丈夫的。所以你也是一個正經的女子啊。現再寫下去。」我的丈夫預先既沒有知道。我現在到了這結局的時候。也不能不請求他的饒赦。」伊依言寫好。他取起讀了一遍。忽拍著伊的肩膀作歡笑聲道「開娣。你有時真好。如果時常這樣。我當然也不會待虧你了。」婦人道「但他們也許要瞧得出筆迹的。」批列道「不會的。我自自有方法。你不必多慮罷。」到了傍晚六點鐘時。伊正坐在爐前烤火。他又走上來說道「外面霧氣很濃。但你蟄伏了這許多時候。也應當出去散散。此刻我們就出去走走罷。」伊道「我不願出去。」批列強迫道「開娣。快走罷。我們去瞧瞧影戲也好。」伊沒法。很疲倦似的立起來。從釘上取了一件外褂披在身上。他見伊已經上鉤。就先下樓來向弗萊特附耳說道「我現在送伊往車站去。但你不要和伊說什麼。再會。因我允許伊還要回來的。」弗萊特疑惑道「你怎麼這樣鬼鬼祟祟。莫非設法傷害伊麼。如果這樣。我一定要打拚你的頭頸。」批列假作忿怒狀道「傷害伊麼。你說我傷害我自己的妻子麼。你想我是怎麼樣人。」那屋主人仍半信半疑說道「很好。我姑且聽你的話。不向伊說再會。但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批列忙道「弗萊特。你聽著我妻子原懷著些隱秘。那些警察所要追捕的人。並不是

我實在是伊因此我才要迫伊逃走。」弗萊特作驚異狀道：「你可是說謀殺羅白的是你妻子麼？」批列作簡語道：「你姑且別問罷。終有一天你會得知道的。」這時批列的妻子也已下來就跟著伊丈夫一道出去。弗萊特坐著思忖覺得終有些可疑。他走到樓上見他們的一只皮包也不會收拾。分明不像遠行。他覺得批列一定有什麼惡計要傷害他的妻子。於是弗萊特疾忙追奔出去。到了街上在濃霧中尋得了一個公共電話。他就搖著問道：「密斯請你給我接格林警察署。我雖不知道號數。但急欲要和他們通話。請你破例接一接罷。」

桂林僧

金惕夫

歲乙卯。姑丈趙公。奉金陵總局檄委。來吾證設局清理沙田。尋有口操粵音之僧。求許執役。允之。僧勤勞倍常。僕與以錢。勿納。曰：僧腹既飽。需此身外物奚爲。訥於言。而言皆含諷刺。故人多勿善之。俄以事被逮入獄。時余亦執事於局。寄寓趙公公館。往來必經由獄所。因便道探視僧。問有所苦否。僧怪笑異而詢之。僧曰：天地皆泡影。世事盡幻戲。人生一世。何者爲苦。何者爲樂。僧不解也。言已。

復笑。繼日鼓掌而歌。歌聲雄壯。第不辨其云何。余知其非常人。囑獄吏善視之。越旬日。聞僧已獲釋。將以詢其家世。覓之不可得。殊以爲恨。後有知其略者。爲余話僧往事。固亦奇人也。僧吳姓。粵之桂林人。幼孤。妻閻氏。有殊色。僧貌寢陋。閻憾之。願僧好施與。門下食客恆數十百人。性疏放。不善理財。坐是家中落。客有毛生者。姣好如少女。有絕技。能挾百鈞物。越長垣如履康莊。與生約爲生死友。繼通閻氏。僧未之知也。一夕。僧從友家歸。見房內燈火猶熾然。疑之。潛窺窗外。隱約聞昵語聲。大怒。掣劍入。毛及閻氏均驚起。僧揮劍刺閻死。斫毛不中。毛飛足蹴僧仆。逸去。僧呼家人輩共操杖逐之。已杳不知所往。僧卽持閻氏頭詣邑宰自訟。宰素器重僧。杖而釋之。僧遂棄家客於外。歷遊名山勝都。遇異人。因擅技擊。後在浙中遇毛生。殺之。時癸丑歲也。黃公克強留守白門。僧褐衣晉謁。黃一見如故。恨相見晚。卽挽留守署。袁氏失德。留守舉義。僧多所贊畫。事敗。留守走。僧謂天下事不復可收拾。遂削髮爲僧。輾轉至此。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二十三回

收徒弟橫遭連累 避官刑又吃虛驚

話說陳廣泰見那後生一拍就跑不知是甚麼緣故。真是怪事即讀隨即追趕下去。陳廣泰的脚步何等迅速。在長樂從廣慈和尚練武藝的時候。他能纏一串寸來長的炮仗。在狗尾巴上將炮仗的引線點着。狗被炮仗聲驚得向前狂奔。他在後面追趕不待炮仗響完。可將狗尾巴撈住。他兩腿既能快到這一步。叙陳廣泰脚步之快。忽然追述其那後生如何能跑掉。跑到十步就被陳廣泰拉住了。不到十步即能拉住是甚言其脚步之速也那後生見已被人拉住。脫身不得。驚慌失措的回頭一看。得奇妙在種種疑團當時均不說破認出是在街頭賣武的才安了心。忽把臉一沈問道：你追我做甚麼。拉住我做甚麼。陳廣泰陪笑說道：收徒弟反要人賠笑亦是趣事你不要動氣。我有話問你。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現在有甚麼職業。家住在那裏。問得仔細誰知恰巧為後生所不願聽也那後生聽了。裝出不屑的神氣。晃了一晃腦袋說道：我姓名職業。家在那裏。你既一項也不知道。却要追趕我。拉住我問話。你要問的就是這幾句。

話嗎。確是有些可笑陳廣泰笑道。你且把這幾項說給我聽了。我自然還有要緊的話問你。若就祇問

你這幾句話。也不追趕你。也不拉住你了呢。那後生見陳廣泰說得很慎重。低頭思想甚麼似

的思想了一會。換了一副笑容說道。奇你問我的姓名麼。我姓劉。沒有名字。人家都叫我劉阿

大。我就叫做劉阿大。職業和住的地方都沒有。一定。我家原不在廣州。我到廣州來的時候。總

是寄居在親戚朋友家裏。我廣州的親戚朋友極多。隨處可以住得。隱約閃爍善讀者閱此數語當已悟解陳廣泰點

頭說道。你既無一定的職業。也願意學習些武藝麼。你若是願意學習些武藝。我就願意收你

做徒弟。並不取你的師傅錢。你的意思怎樣。世上竟有如此遷就之師傅。真是令人可笑。○師傅遷就學生本不能算為奇事。惟其不取錢之師傅。還要遷就學生。則真是

奇事也劉阿大笑了一笑。答道。笑而對答輕薄之狀如睹學習些武藝。倒是很願意的。祇是你教我學些甚

麼武藝呢。陳廣泰見他說很願意。心中甚是高興。連忙說道。十八般武藝。我無一般不精。曉不

過你初學。必須先練一會拳脚。我才教你各般武藝。劉阿大道。你打算教我練的拳脚。是不是

剛才在街頭使的那些拳脚。陳廣泰一聽這話。心中更加高興。一方越看視一方更加逆料。到阿

大。必也知道些拳脚。所以是這們動問。情一即連連點頭答道。一些兒不錯。就是剛才使出來

的那類拳脚。你看我那拳脚。有多好。劉阿大鼻孔裏哼了一聲。也不說出甚麼。掉轉身軀就走。

一。啣。而。走。藐。視。之。至。矣。可。見。陳。廣。泰。歷。世。不。深。人。情。世。故。都。不。大。理。會。得。見。劉。阿。大。又。待。走。仍。摸。不。着。爲。的。甚。麼。此時尙不明白陳廣泰可謂笨伯又一伸手把劉阿大拉住口裏問爲甚麼不說妥就走劉阿大回轉頭來朝着陳廣泰臉上呸了一口道。呸一口妙極陳廣泰固萬不料有此一口呸也你那。種。拳。脚。工。夫。也。想。做。我。的。師。傅。嗎。不。瞞。你。說。我。徒。弟。的。本。領。還。比。你。高。我。看。你。祇。怕。是。窮。的。發。昏。了。虧。你。說。得。出。並。不。取。我。的。師。傅。錢。你。果。真。有。本。領。能。做。我。的。師。傅。我。不。送。你。師。傅。錢。就。好。意。思。要。你。教。武。藝。嗎。一番話將死不要錢之師傅尙如此受人呵斥孔子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信哉陳。廣。泰。萬。分。設。想。不。到。有。這。們。一。派。話。入。耳。確是不料不。覺。怔。了。一。怔。才。說。道。我。倒。不。相。信。你。徒。弟。的。本。領。還。比。我。高。你。不。要。瞧。不。起。我。的。拳。脚。你。敢。和。我。較。量。較。量。麼。我。若。是。輸。給。你。了。立。刻。拜。你。爲。師。你。輸。了。就。拜。我。這。般。使。得。麼。劉阿大小觀陳廣泰轉令陳廣泰不敢小觀劉阿大矣劉。阿。大。仰。天。大。笑。道。有。何。使。不。得。前。面。有。一。塊。火。燒。坪。極。好。較。量。拳。脚。要。較。量。可。就。去。陳。廣。泰。看。看。劉。阿。大。這。有。恃。無。恐。的。樣。子。暗。想。他。的。本。領。必。也。不。小。誰知後來仍是出於意外不。過。自。己。仗。着。得。了。異。人。傳。授。從。來。和。人。交。手。不。會。失。敗。過。心。裏。並。不。畏。怯。當。下。劉。阿。大。在。前。面。走。陳。廣。泰。在。後。面。跟。着。反是劉阿大在前面走見其藐視陳廣泰之至也行。不。到。兩。百。步。遠。近。劉。阿。大。趾。高。氣。揚。的。指。着。一。片。火。燒。了。房。屋。的。地。基。說。道。這。所。在。不。好。動。手。嗎。陳。廣。泰。看。了。看。點。頭。道。我。的。拳。脚。無。論。在。甚。麼。所。在。都。可。以。和。人。動。

手並用不着這們大的地方於今我讓你先動手好麼劉阿大已搶上風站着急欲自炫其狀如見聽陳廣泰這們說便使出一個猛虎洗臉的架勢架勢名目甚新向陳廣泰的面部撲來陳廣泰一見就知道是一個好以大言欺人不中用的膿包貨好大言者往往是不中用之膿包也也懶得躲閃祇將下部一低用一個鴿子鑽山入竹林的身法好身法名目甚新迎將上去劉阿大果不中用連陳廣泰的手脚都不會看清早已撲地一跤變成了一個狗吃屎的架勢狗吃屎亦成架勢耶妙極趣極面部在瓦礫上擦過鼻端門牙都擦出了血陳廣泰一手揪住劉阿大的辮子提了起來看了看那副血肉模糊的臉止不住笑問道我拜你為師還是你拜我為師呢問得好劉阿大雖被打跌了這一跤心裏仍是不服仍是不服真是蠢才向地下吐出口中的帶泥砂說道這趟不能上算怪我自己輕視了你誰教你輕視地下的瓦片又有些滑脚誰教你滑脚所以跌了這一跤你真有本領我們再來過陳廣泰笑道這地方是你自己選擇的我的脚難道不是踏在瓦片上就祇滑了你的說得妙你再要來也隨你的便你說這裏瓦片多了不好就換一個地方也使得說着把手鬆了劉阿大趁陳廣泰才鬆手不防備的時候對準陳廣泰的軟肋上就是一拳全是無賴行爲借陳廣泰之尙看不破也陳廣泰要躲閃也來不及祇得連一口氣將軟肋一鼓劉阿大用盡平生氣力以爲這一下打着了却是作怪那拳打在軟肋上就和

打在棉花包上。一般軟的全不要力。而右手這條臂膊。反如中了風似的。軟癱麻木。一不能動。彈二沒有感覺。寫陳廣泰運氣工夫如此厲害這才知道他自己的本領不濟。若再恃強不哀求。陳廣泰眼見得這條右膀成了廢物。隨即雙脚往地下一跪。叩頭說道。我佩服了。就此給師傅叩頭。陳廣泰很高興的拉起他。陳廣泰真可謂好為人師。宜其受累也在他右膀上揉擦了幾下。劉阿大的右膀登時回復了原狀。措去嘴臉上的血跡。說道。我還有幾個拜把的兄弟。也都是練過武藝的師傅。若肯教他們。我可以將他們找來。同跟師傅學習。陳廣泰喜道。我怎的不肯教。祇要他們肯從我學。居然孔子未嘗無誨的樣子你此刻就去將他找來。給我看看。劉阿大欣然說好。教陳廣泰在一家小茶樓上等候。自去找尋他的拜把兄弟去了。看官們猜這劉阿大是甚麼人。原來是廣州市的一個很厲害的竊賊。到此方纔點明連他自己有六個拜把的兄弟。都略略的懂得些拳棒。他們六個人在廣州市中所犯的竊案。堆積如山。祇因他們都很機警。做事嚴密。一次也不會敗露過。劉阿大為的是心虛。恐怕有衙門裏做公的捉拏他。所以陳廣泰於無意中。在他肩上拍一下。說了一句請站住的話。就嚇得他們狂跑。解釋上文陳廣泰入世未深。那裏看得出這些毛病。一心祇想多收幾個好徒弟。在那小茶樓上等了半晌。祇見劉阿大引了三個漢子上樓來。不全來妙三人的年紀都不過二十

多歲。陳廣泰看三人的體格都很壯實。很靈活。沒一個不是練武藝的好資質。以做劇賊之資質。練武藝自然對工

劉阿大領過來見了禮。張三李四的各自報了姓名。劉阿大道。我們原是六兄弟。現在兩個因

事往別處去了。須遲數日才得回來。回來也是從師傅學的。師傅的寓所在那裏。我們每

日到師傅那裏來。請師傅指教。羅門請益居然亦知此事其即矣陳廣泰道。我才從福建到這裏來。白天在街頭

賣武。夜間隨意到飯店裏借宿。那有一定的寓所。我每日到你們家裏來教倒使得。登門教授格外遷就劉

阿大四人聽了。交頭接耳的商量了一會說道。賊形畢露勞師傅到我們家裏來教。如何使得。於今

師傅既無一定的寓所。那很容易。我們幾人合夥租一所房屋。給師傅住。師傅高興多收徒弟。

儘管再收。飯食由我們幾人供給。豈不甚好嗎。劉大等固一夥毛賊耳。而其對待師傅尙能盡應令之子弟甚或毛賊之不若矣陳廣泰笑道。

能這們辦。還有甚麼不好。他們當竊賊的人。銀錢來得容易。銀錢來得容易者乃為竊賊一流言之可慨有錢凡事易辦。

不須幾天工夫。房屋就租妥了。於是陳廣泰就在廣州設起廠來。劉阿大等六個竊賊。黑夜各

自去做各自的買賣。白日便從陳廣泰練字門拳。六人的武藝越練越好。盜竊的本領也跟着

越練越高。犯出來的案子更是越犯越大。不擇人而教其害如此陳廣泰祇顧督促六人做功課。功課以外

的事一概不聞不問。劉大等作賊陳廣泰焉能絕不覺察得此一語便可掩飾過去如此教練了八九月。這日陳廣泰起床了。好

一會不見劉阿大等六個徒弟來心裏很覺詫異暗想他們都很肯用功每日總是天光才亮就陸續到這裏來做了半晌功課我才起床今日怎的一個也不來呢有事沒有六人都有事的道理有病也沒有六人都有病的道理這不很希奇嗎真是奇怪然善讀者却早已猜透幾分矣陳廣泰獨自躊躇了一會正待弄早點充飢忽見有八個差役打扮的人一擁進了大門各出單刀鐵尺搶步上前要捉擊陳廣泰讀者閱至此處當無不恍然大悟矣陳廣泰大吃一驚暗想自己並無過犯用不着逃走在陳廣泰固尚莫名其祇是見衆差役的來勢兇猛恐怕無故被他們殺傷不等他們近前連忙揚着雙手說道諸位不用動手我不會犯罪決不會逃跑諸位來擊甚麼人請拿出牌票來給我看了如果是來擊我的我同去便了不要諸位勞神在陳廣泰固猶以爲差役誤拘也衆差役聽了這話其中有一個從身邊摸出一張硃票來揚給陳廣泰看道我們奉上官所差要擊的是江西人陳泰廣一點不差你是價值的就此同去免我們勞神費力陳廣泰還待問話祇聽得當即一聲響一條鐵練當面飛來套在頸上陳廣泰忍不住氣往上衝雙手握住鐵練祇使勁一扭便扭成了兩段百忙中復點出陳廣泰本領搶過來往地下一擯道教你們不要動手你們要自討沒趣你們這八個飯桶也想在我跟前用武嗎八個差役看了這情形祇嚇得目瞪口呆那裏還有一個敢上前動手呢真是飯桶陳廣泰

大聲說道。我若是犯了罪。打算逃走。你們這八個飯桶。不過是來送行的。我自問。既沒有犯罪。有了縣大老爺的牌票。便打發一個三歲小孩來。我也不敢不隨傳隨到。由他說得響衆差役。既不敢動手。祇好用軟語來求道。我們也知道你老哥是好漢。必不肯給我們爲難。祇怪我們這夥計。太魯莽。抖出練條來。得罪了老哥。求老哥不要計較。就請同去罷。陳廣泰不能不答應。硬不吃

吃軟的是英雄本色跟着差役到了縣衙裏。縣官立時陞堂。提陳廣泰。廣泰在堂下跪着問道。你就是陳廣泰麼。陳廣泰應是。縣官又問道。劉阿大等六個。結把兄弟。都是你的徒弟麼。陳廣泰也應了聲。是。縣官微微的點頭道。你倒爽快。好好的把所做的案子。一件一件的供出來。問得不測令陳廣泰莫名其妙陳廣泰叩頭說道。小人到廣州一年了。並沒有做過甚麼案子。縣官拿起驚堂木。一拍。喝道。放屁。你到了本縣這裏。還想狡賴嗎。哼。哼。你做夢。喲。快好好的供罷。本縣這裏的刑。你知道是不好受的麼。陳廣泰驚得叩頭如搗蒜的說道。小人實在不知道甚麼叫做案子。小人會得幾手拳脚。初到廣州來。沒有技藝謀衣食。就在街頭賣武。餬口。後來遇着劉阿大小人。因他生得壯實。收他做個徒弟。由他引了五個結拜的兄弟。來一同跟着小人學武。藝小人已教了他們八個多月。的武藝了。每日除教他們的武藝。而外。甚麼事都沒做過。閱者固知其爲實供也。然如縣官之不肯信何縣官冷笑了一

聲道劉阿大等六個人都是廣州犯案如山的竊賊你當了他們八個多月的師傅誰能相信你甚麼事都沒做過這一層確難輕信亦不你便真個一事不曾做過也是一個坐地分肥的賊頭本縣祇要你供認是劉阿大等六人的師傅就得了說着伸手抓了一把竹籤往公案前面地下一擲喝道重打嚴刑逼供專制時代之臨民者大概如此兩邊衙役暴雷也似的答應一聲過來三個掌刑的拖翻陳廣泰褪下小衣來縣官在上面一疊連聲的喝打陳廣泰心想我並不會做賊如何能將我當賊來打呢我在長樂的時候犯了七條命案尙且不會挨打於今教錯了六個徒弟就用得着打我嗎重提舊事趣極我小時候會聽人說過在衙門裏受過刑的人一輩子討不了發跡我練就了這一身武藝若就是這們斷送了我一輩子的前程未勉太不值得拚着斫了我這顆頭倒沒要緊屁股是萬萬不能給他打的以頭與屁股合論趣極陳廣泰這們一想頓時橫了心他的本領能撲面睡在地下將手脚使勁一按身子就彈上了屋頂這時也顧不了犯罪的輕重一伸脚一抬頭卽把按住頭脚的兩人打跌在五六尺以外疾跳起身來順勢一掃腿將手拿竹板的掌刑也掃跌了疾拽上了小衣從丹墀裏一躍上了房屋疾在房上還聽得那縣官在下面一片喊的聲音爽此一語形容甚捷也然亦趣極陳廣泰在廣州住了一年並賣了幾個月的武三街六巷自然都很熟

悉逃出了縣衙不敢回劉阿大一班人所租的房屋揀僻靜街道穿出了廣州城到了鄉村地方便不畏懼有人來拏了一氣跑了二十多里路見一片山林中有一座廟宇心想這所在倒可以歇歇脚且休息一會弄些可吃的東西充充飢。應上正待弄早點充飢句文筆甚細再作計較旋想旋走近那廟門抬頭看廟門上面豎着一塊勅建呂祖殿的白石牌隨提脚踏進了廟門逕走上正殿不見有個人影正殿東邊的兩扇房門朝外反鎖着料想房裏必沒有人。先寫反鎖之東廂房門預為後文佈置文筆甚細西邊也是一個雙扇門却是虛掩着陳廣泰提高着嗓音咳了一聲嗽仍不見有人出來祇得走到房門跟前將門輕輕一推見房內陳設得很清雅因房內無人不便踏進脚去。頓正在躊躇的時分忽聽得有二人口角的聲音發自這間房後面陳廣泰側着耳朵聽他們口角些甚麼言語祇聽得一人厲聲喝道你仔細打定主意可是由不得你後悔的呢。咄咄逼人噫噫我不給點厲害你看你也不知道我的手段。駭這一人也厲聲答道你休得胡說我這回若不殺死你也不在陽世間做人了。更是駭人好你來罷陳廣泰聽了二人的口氣不由得大吃一驚暗想這必是仇人見面彼此都以性命相撲。我也以為是如此即讀者當無不以為是也閱後文方知出乎我人意外我既到了這裏應得上前去解勳一番能免了二人的死傷也是一件好事想罷即大呼一聲不要動手隨躡身進去不知裏

面的人。畢竟因何事要動手相殺。陳廣泰如何的解勸。且待第二十四回再寫。

總評

甚矣。識人之不易也。陳廣泰粗疏脫略。人情世故。懵然未解。乃欲識劉大於稠人之中。而傳之以絕藝。亦可謂不自量力之甚矣。比依匪人。卒受厥累。咎由自取。無足怪也。

師道之不講久矣。作者叙劉大等六人。雖屬穿窬者流。頗知敬禮其師。今之子弟。一入學校。趾高氣揚。凌轢師長。視爲故常。以此例彼。則又穿窬者流之不若矣。

劉大之爲劇賊。在言語舉止中。固已隨處流露。陳廣泰與處八九月之久。乃絕未覺察。亦可謂昏瞶之甚者矣。故我謂縣令之不信。亦在情理。不能責其糊塗也。

作者寫劉大一節。却是爲後文張燕賓作引子也。寫張燕賓。却是欲引誘陳廣泰做劇賊也。蓋陳廣泰不遇劉大。則不致被累脫逃。不脫逃。則不遇張燕賓。不遇張燕賓。則不能一變而爲劇賊。因果相乘。曲折如此。

縣令不信陳廣泰非賊黨。喝令用刑。此尙在情理之中也。若云不管是否知情。祇要是劉大等六人之師。卽該用刑。此則無情理之可言矣。方正學忤成祖。誅十族。并其師亦殺之。

而劉天作賊。復罪及其師。明季有殺先生之皇帝。清朝又有打先生之縣令。誠如是也。則世人孰復敢收學生徒弟哉。

作文有預先下筆佈置者。如陳廣泰入呂祖殿。先見東廂房房門反鎖。此一語看似無關。其實却暗暗早已伏下一個張燕賓也。

此回收束處。故作驚人之筆。比讀下文。不禁爲之失笑。此種筆法。偶一爲之。彌覺可喜。若回回如此。便覺索然無味矣。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四回

看寶劍英雄識英雄

談裝束強盜教強盜

話說陳廣吆喝了一聲不要動手將身躡到房中一看後房的門是關着的這時他一心急於救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對準那門一腿踢去嘩啞一聲門板被踢得飛了起來皇急之狀如見就聽得房內有二人同聲叫着哎呀陳廣泰口裏呼着不要動手身子跟着跳了進去一看倒怔住了何不知要怎麼才好原來房內並沒有仇人見面性命相撲的事僅有兩個年輕道童對面靠着一張方桌在那裏下圍棋原來如此一經道破令人失笑反被陳廣泰一脚踢飛門片嚇得手腳無措齊叫哎呀果然猛吃一驚見跳進來一個不認識的人都立起身問幹甚麼陳廣泰祇得拱一拱手陪笑說道對不起對不起是我誤聽了以為這房裏有人動手相殺所以趕來解勸想不到兩位乃是因下圍棋說出我這番不殺死你不在陽世間做人的話來我冒昧踢破了房門心裏抱歉得很陳廣泰此時亦祇得如此說法一個年紀略大些兒的道童打量了陳廣泰幾眼問道你是認識我師傅特來

相訪的麼。陳廣泰搖頭道：「我是路過此地，想借貴處休息休息，尊師却不曾拜見過。兩道童見陳廣泰這們說，面上都微微的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陳廣泰難受其實亦不能怪此道童也年紀大的那個說道：「既是來這裏休息的，請到前面去坐罷。語極冷淡陳廣泰自覺進來得太冒昧，祇得謝罪出來。到正殿揀一個蒲團坐着，腹中飢腸雷鳴，忍耐不住，十分想跟道童討些飯吃，又深悔自己不该魯莽無端，將人家的房門踢破，道童正在不高興的時候，怎好去向他開口。就是老着臉開口也難勉不碰釘子。確是為難。英雄末路，往往求一飯而不獨自坐在殿上，以口問心的商量了。幾轉終以向旁處人家討碗飯充飢的為好。遂立起身來，待往外走。筆端有意猛然想起東邊配房的門朝外反鎖着。呼應前文我何不從窗眼裏朝房內張望張望，若是沒人住的空房，我於今光身逃了出來，身邊一錢也沒有，夜間去那裏借宿呢？這房豈不是我的安身之所嗎？飯尚未得，憑空忽預覓安身之所，可見陳廣泰此時心如麻陳廣泰如此一想，即走到東配房的窗戶跟前，點破了些窗紙，朝裏一看，那裏是沒人住的空房呢？房內的陳設比西配房還精雅十倍。出人意料之外床几桌椅全是紫檀木鑲嵌螺鈿的，案上圖書壁間字畫沒一件不是精雅絕倫。奇對面床上的被帳更是一個錦繡窩，光彩奪目，連枕頭墊褥都是五彩繡花的。更是奇怪陳廣泰看了，暗忖道：「不是富貴家小姐的繡房，那有這們華

麗的。我亦以為是富貴人家小姐之臥房也。世間豈有富貴家小姐和道士住做一塊兒的。真是奇極。心裏一面想着。一面仍用眼向裏面仔細張望。忽一眼看見枕頭底下露出一綑黃色的絨絛。忽然看出一綑絛絛來。遂令陳廣泰格外着眼。不覺暗暗吃驚道。這絛絛的結子模樣。不是纏在寶劍把手的嗎。明點。我師傅當日所用寶劍。就是和這樣一般無二的絛絛。這劍必是兩道童的師傅用的。我亦以為如此。然而道士不應如此不安本分。享用這般的床帳。不待說。這道士必是個無惡不作的東西。設想到此確有理由。即閱者亦未必不作此想也。陳廣泰正在張看得出神。陡覺背後有些風響。疾。急回頭一看。祇見一個少年俊俏人物。衣服鮮明。剛待伸手來搶自己的辮髮。疾。○此何人也。忙將頭一低。退開一步。說道。幹甚麼在我頭上動手動脚。那少年沒想到搶了個空。很現出又驚訝又詫異的樣子。答道。在少年亦是出乎意外。宜其驚訝詫異也。你問我幹甚麼動手動脚。我倒要問你幹甚麼探頭探腦。你想做賊來偷我房裏的東西嗎。陳廣泰因被誣作賊。脫身逸出。不料少年又指為竊賊。真是命該如此。陳廣泰看少年不過二十多歲。年紀眉目間顯出十分英秀之氣。並且覺得方才他來搶自己辮髮的時候。祇略略的聞得一些兒風聲。回頭就已到了眼前。絲毫不曾聽得脚步聲響。可見得他的本領。也不是等閑之輩。可謂英雄識英雄。我於今正在窮無所歸的時候。像這種人。何妨結識結識。陳廣泰上回硬欲收劉大為徒。以致大受其累。此次又硬欲結交此少年。閱至後文。却令人嗟然失笑。遂拱了拱手。笑道。我從此地過路。實不知

道是尊駕的寓所因貪看房內精雅的陳設忘了避忌求尊駕不要見責那少年聽了也和顏悅色的說道老兄既路過此地你我相遇也是有緣就請去房內坐坐何如陳廣泰自是欣然

應允少年從身邊取出鑰匙開了房門細進房分賓主坐了少年問陳廣泰的姓名陳廣泰因

此地離廣州太近不敢說出真姓名隨口說了個名字姓氏此時陳廣泰亦略知謹慎矣轉問少年少年道姓

張名燕賓廣西梧州人點出少年姓名籍貫到廣東來探看親戚因生性喜靜不願在鬧市特地找了這荒

涼地方的一座廟宇租了這間房居住才住了三四日陳廣泰很相信他是實話心裏祇是放

那枕頭底下的寶劍不下的用眼去睇呼應前文張燕賓忙起身從床上提出那劍來說道張

寶乖我因喜住清靜地方又怕清靜地方有盜賊來侵犯所以將祖傳的一把寶劍帶在身邊

畢竟也可以壯壯胆氣說得委婉陳廣泰看那劍的裝飾並不甚美觀不甚美觀好每怪世俗小說敘述寶劍輒喜誇張其裝束之精美抑又何

也知道是一把年代久遠的寶劍也立起身笑道尊駕不用客氣仗這劍壯胆的人這劍便不

能壯胆能用得着這劍的人便沒有這劍他的胆也是壯的兩層回環得好古語說得好藝高人胆大

我知道尊駕有了不得本領我們同道的人請不用相瞞陳廣泰說這話原是料定張燕賓是

個有本領的人有心想結識他為自己窮途落魄的援助看得破識得透張燕賓見陳廣泰這們說即

笑答道。兄弟有何本領。像老兄這般。才算得是本領呢。不瞞老兄說。兄弟十四歲。闖江湖。實不曾見過。像老兄這般。精靈矯捷的人。兄弟很願意和老兄結交。祇不知尊意何如。廣泰佩服燕賓

泰大有惺惺相惜之意陳廣泰喜笑道。我祇愁高攀不上。那有不願意的。張燕賓當下甚是高興。抽出劍來。給陳廣泰看。侵人秋水。是一把好劍。以劍襯人格外出色彼此談了一會。陳廣泰看張燕賓不是個無志行的人。二人又都有意結交。遂將自己的真姓名籍貫。來廣州一年的情形。並這回逃難的事。詳細向張燕賓說了一遍。到此自不能不說破矣張燕賓聽了一些兒。不驚懼。連忙弄了些食物。給陳廣泰充了飢。細○即讀者亦幾乎忘了陳廣泰腹中飢餓也才說道。這個縣官太糊塗。得可惡。怎麼也不審察明白。就動刑拷打。好人現在這一般。瘟官確是可惡。祇要是因竊盜案拘來的人。總是先用了種種的毒刑。然後開口問供。那怕就是忠信廉潔的聖人。無端被賊盜誣咬一口。也得挨打到半死。不肯誣服的。他就說是會熬。供會熬刑的老賊盜。像這們問供。怕不能將天下的人一個個都問成強盜嗎。一段話流專制官吏之淫威的確如此。張燕賓可謂慨乎言之

甚麼辦法。此是張燕賓與陳廣泰心地不同處陳廣泰問道。你打算如何去開他的玩笑呢。張燕賓向門外張了一張。湊近陳廣泰笑道。他既拿你當賊。你何妨真個做一回賊。給他瞧瞧。春雲漸展陳廣泰道。逕去偷。

那。瘟。官。的。東。西。嗎。陳廣泰竟老實張燕賓搖頭道。偷他的無味。他自己被了竊。不過心痛。一會子。案子。辦。不。活。沒。甚。要。緊。甚。至。他。為。要。顧。全。面。子。情。願。忍。着。痛。不。聲。張。祇。暗。地。勒。着。捕。頭。拏。辦。我。們。更。連。音。信。都。得。不。着。料事如見我想有一家的東西。好偷。看你說。怎樣。杉木欄的李雙桂堂。若是失竊。了。重。要。東。西。這。瘟。官。不。要。活。活。的。急。死。嗎。忽然牽出一個李雙桂堂陳廣泰問道。李雙桂堂是甚麼人家。裏。何。以。他。家。失。竊。了。重。要。東。西。這。瘟。官。要。急。死。張燕賓笑道。你原來不知道。李雙桂堂是誰。祇大約。說。給。你。聽。你。就。知。道。這。瘟。官。是。要。倒。霉。了。李雙桂堂就是李尊。愈。御。史。家。裏。李。尊。愈。是。於。今。兩。廣。總。督。的。老。師。為。人。極。是。慳。吝。一。文。錢。都。看。得。比。性。命。還。要。緊。家。裏。有。百。多。萬。的。財。產。他。的。孫。小。姐。才。得。一。十。六。歲。聽。說。生。得。美。如。天。仙。這。瘟。官。有。個。兒。子。今。年。一。十。八。歲。了。瘟。官。想。娶。李。小。姐。來。家。做。媳。婦。將。要。成。功。了。我。們。去。相。機。行。事。總。得。使。這。瘟。官。吃。一。個。老。大。的。苦。隨手寫出一段情事陳廣泰也是少年心性。聽了這般計劃。又是為自己出氣。那有不極力贊成的。少年好事。即墮落之根本也。作者於此。暗暗點醒世人。張燕賓打開衣箱。揀出一套很漂亮的衣服來。遞給陳廣泰道。你身上的衣服。穿進廣州城。去。容。易。給。人。注。目。用。我。這。套。衣。服。便。是。做。公。的。當。面。看。見。也。想。不。到。是。你。寫張燕賓十分精細。與陳廣泰之脫略不同。陳廣泰很佩服張燕賓的心思。周密接了衣服。抖散開來。就往身上披。張燕賓忙揚手止住道。你

就打算披在這衣服上面嗎。奇問得陳廣泰愕然問道。不披在這衣服上面。要披在甚麼衣服上面呢。張燕賓低聲問道。你沒有夜行衣靠麼。點出夜行衣靠以便引起下面一段議論陳廣泰雖練就了一身絕大的本領。然所從的師傅廣慈和尚是個很守戒律的高僧。沒有江湖上人的行徑。因此陳廣泰不但不會製備夜行衣靠。並不會聽說夜行衣靠是甚麼東西。寫陳廣泰師徒十分規矩廣泰之不明世故不識人物亦以此也當下見張燕賓這們問怔了一會。才問道。甚麼夜行衣靠。我不懂得。張燕賓不覺笑了起來。不懂夜行衣靠固以為也不答話。仍回身在衣箱裏翻了一會。翻出一身青絹衣褲。出來送給陳廣泰道。你我的身材大小高矮都差不多。你穿上必能合身。不是張陳二人之身材定要相類乃是作者欲圖便利也陳廣泰放下手中的衣服。看這套衣褲比平常的衣褲不同。腰袖都比平常衣服小。前胸和兩個袖彎全是鈕扣。褲腳上也有兩排鈕扣。並連着一雙厚底開叉襪。褲腰上兩根絲帶。每根有三尺來長。此外尚有一大捲青絹。不知作甚麼用的。將一套夜行衣靠細細叙出我不知作者由於何處見來真怪事也一件一件的看了。不好怎生擺佈。張燕賓伸手掩關了房門。卸去自己身上的外衣。教陳廣泰看。陳廣泰見他身上穿的。和這衣褲一般。無二遍身緊貼着皮肉。彷彿是拿裁料就身體上縫製的。心想穿了這種衣服。舉動靈巧。是不待說的正要問褲腰上的絲帶有何用處。提出褲腰上絲帶另作一層解釋張燕賓已揭起衣邊。指給陳廣泰看。

道我等夜行的時候躡房越脊褲腰若像平常的繫法跳躍的次數多了難保不褪了下來之談非吾輩書生所能知。時候褲腰忽然湊巧褪了下來不是自己誤了性命嗎？所以用這種絲帶從兩邊肩上繞了過來。你看褲腰這邊不是有兩個紐絆嗎？這兩個紐絆就是穿繫絲帶的要高要低隨心隨欲。並且褲腰是這們繫上蹤跳的時候比平常的繫法得勢好幾倍。解釋穿着之法我這時腰上纏着的就是你手上這樣的一條青絹。此刻把他纏在腰上等到夜間要用的時候解下來往頭上一裹就成了了一個包頭。祇是這包頭的裹法不學不會裹得不好得不着一些兒用處。會裹的有這多青絹裹在頭上除了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遮擋不了。若是尋常的刀劍不問他如何鋒利。這絹是軟不受力的砍在上面至多割裂幾層皮肉是不容易受傷的。又解青絹之用此等處不陳廣泰聽了不勝之喜問道：是怎麼一個裹法？你倒得教給我。我今日得遇着你真是三生有幸。比我十年從師的益處還大。心悅誠服遂計心作賊而不悔擇交之不可不慎有如此者張燕賓笑道：這算得甚麼？我將來叩教的地方還多有在後面呢。我就教給你裹罷。隨從腰間解下青絹來脫下頭上的小帽。一手一手的從容裹給陳廣泰看。這本不是難煩的事。祇一看便會了。陳廣泰照樣裹了一遍。不錯。即

問張燕賓道：「你不曾穿這厚底的開叉襪子嗎？」又說到襪子上去一套夜行衣靠分作幾段解釋筆致便覺活潑而不呆滯矣張燕賓將腳下的鞋子一卸，伸起腳笑道：「這不是嗎？這襪底是最好無比的了。」說襪子却注重襪底一般江湖上綠林中人物所用的，全是用紵麻插成的，好雖好，不過我等的身分不同，平日不曾赤腳在地上行走，過脚底皮膚不老，麻皮太硬，有些墊着脚痛，并且麻的火性太大，走不了幾里路，脚底便走得發燒，再勉強多行幾里，簡直打起銅錢大的一個個血泡，痛澈心肝，還有一層麻皮，最忌見水，乾的時候穿在脚上，覺得鬆快的很，祇一見水，便緊得不成話，逼的一雙脚生痛，就是乾的時候也還有毛病，踏在地下，噹噹的響，我等行事都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分，風吹葉落，尙且妨人聽得，兩隻脚底下噹噹作響，豈不是有意叫人知道？全早經驗之談不知此種經驗作者從何處得來一笑我這襪底純用頭髮結成，又柔軟又牢實，以上所說的病，完全沒有，更有一件好處，是一般人都沒想到的，他們穿的多是和平常的襪子一樣，襪底是整塊頭不開叉的，上山下嶺以及穿房越棟，兩脚全賴大指搨用力整塊頭的，沒有開叉的靈巧。說得更細你穿上一試，就知道了。陳廣泰點頭問道：「這衣是對襟前胸，自然少不了這些鈕扣。」又說到鈕扣上去祇是這兩隻袖彎也要這些鈕扣，幹甚麼呢？不是做配相的嗎？張燕賓笑道：「這種行頭在黑夜裏穿的那裏用得着配相，並且釘幾個鈕扣。」

在袖彎上又能做甚麼配相呢。你不知道這幾個紐扣的用處才是很大咧。不知張燕賓說出甚麼大用處來。且待第二十五回再寫。

總評

呂祖殿救人一節。寫陳廣泰之魯莽。十分可笑。廣泰確是一片好心。不意反遭道童之白眼。人生時乖運背之時。往往如此。閱此爲之一歎。

陳廣泰身懷絕藝。落魄庸州。乃至求一飽而不可得。當其蹀躞廟中。進退維谷。誰復有哀王孫而進食者邪。諺云。世上無如吃飯難。豈不信哉。

作者之使陳廣泰入呂祖殿。爲欲令其遇張燕賓也。顧入廟之後。復故意寫其腹中飢餓。惘然欲去。臨行之時。偶窺空室。乃得藉此以識燕賓。曲曲寫來。筆致自然婉折。不病直率矣。

書中將出張燕賓。却先寫其枕下之寶劍。藉以打動陳廣泰之心。燕賓人未登場。而其英雄氣概。固已赫然紙上。廣泰與之一見。遽爾傾倒。非無因也。

陳廣泰能識張燕賓爲有本領人。而不能識其行爲如何。作何職業。此是識見不到故也。

然以視收劉大等爲徒弟時。其目光固已高出十倍矣。

張燕賓指斥刑訊一節。語語實情。句句有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刑訊取供之不足恃。蓋不待智者而知。今世折獄。廢刑訊。重證據。蓋以此也。

陳廣泰述被誣事。張燕賓卽乘機勸之作賊。因勢利導。陳廣泰固未有不貼然入彀者。張燕賓之機靈活潑。於斯可見。

平空撰出李雙桂堂與縣令締婚一段情事。爲後文竊物張本。第就張燕賓口中所述一節觀之。李御史之吝嗇。杜知縣之鑽營。已躍然如見。抵得一段官場現形記也。

張燕賓立身行事。雖不軌於正道。顧其對待陳廣泰。陌路相交。解衣推食。遇之不可謂不厚。入後廣泰戀戀廣州。不肯遽捨燕賓而去。恩怨分明。大丈夫固當如是也。

敘述夜行衣靠一段。妙在疏疏落落。將衣裳鞋襪包頭等物。分作幾段解釋。較之自首至尾。一氣說明者。自有活潑呆板之分。至其所述夜行衣靠之製法及用法。詳明透闢。不知作者從何處學得。故我謂非十分博學之士。不能輕易捏筆作小說也。

此一回已入張燕賓陳廣泰兩人合傳矣。作者寫陳廣泰之性情。十分直率。寫張燕賓之

性情却十分機靈。一枝筆同時寫出兩個人。脾氣却截然不同。真是好看。

介紹金鋼鑽

「金鋼鑽」三日刊。以提倡文藝爲主旨。擔任撰述者皆一時知名之士。頃已出版。承賜一份。內容豐富。名作如林。長篇復有嚴獨鶴之「人海夢」。程瞻廬之「奈何天」。皆爲不可多得之作。洵足耀彩翰海。揚輝藝林。金鋼鑽三字。實當之而無愧。特誌數語。用代介紹。

(編者)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濟齋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州 長沙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盡速來乎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如蒙委託無任歡迎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承印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謹啓